

新唐書糾謬序

史才之難尚矣游夏聖門之高第而不能贊春秋一辭自秦漢迄今千數百歲若司馬遷班固陳壽范曄之徒方其著書之時豈不欲曲盡其善而傳之無窮然終亦未免後人之詆斥至唐獨稱劉知幾能於脩史之外毅然奮筆自為一書貫穿古今今譏評前載觀其以史自命之意殆以為古今絕倫及取其嘗所論著而考其謬戾則亦無異於前人由是言之史才之難豈不信哉必也編次事實詳略取捨褒貶文采莫不適當稽諸前人而不謬傳之後世而無疑粲然如日星之明符節之合使後學觀之而莫敢輕議然後可以號信史反是則篇帙愈多而譏譙愈衆奈天下後世何

我宋之興

一祖五宗重熙累洽尊儒尚道儲思藝文日以崇廣學校脩纂文史為事故名臣綴緝不絕於時前朝舊史如唐書洎五代實錄皆已脩為新書頒于天下其間唯唐書自頒行迄今幾三十載學

唐書糾謬

二

者傳習與遷固諸史均焉緝以愚昧從公之隙竊嘗尋閱新書間有未通則必反覆參究或舛駁脫謬則筆而記之歲時稍久事日益衆深怪此書抵牾穿穴亦已太甚揆之前史皆未有如是者推本厥咎蓋脩書之初其失有八一曰責任不專二曰課程不立三曰初無義例四曰終無審覆五曰多採小說而不精擇六曰務因舊文而不推考七曰刊脩者不知刊脩之要而各徇私好八曰校勘者不舉校勘之職而唯務苟容何謂責任不專夫古之脩史多出一家故司馬遷班固姚思廉李延壽之徒皆父子論譔數十年方成故通知始末而事實貫穿不抵牾也唯後漢東觀群儒纂述無統而前史譏之况夫唐之為國幾三百年其記事亦已衆矣其為功亦已大矣斯可謂一朝之大典舉以委人而不專其責則宜其功之不立也今唐史本一書也而紀志表則歐陽公主之傳則宋公主之所主既異而不務通知其事故紀有失而傳不知如膠東彦等紀書降封縣公傳有誤而紀不見如宋宣傳欲天平節度使止乃郡公之類

如宋宣傳欲天平節度使止乃郡公之類

如膠東

不專之故歟何謂課程不立夫脩一朝之史其事匪輕若不限以歲月責其課程則未見其可嘗聞脩唐書自建局至印行罷局幾二十年脩書官初無定員皆兼他它務或出領外官其書既無期會得以安衍自肆苟度歲月如是者將十五年而書猶未有緒暨朝廷訝其淹久屢加督促往往遣使就官所取之於是乃倉猝牽課以書來上然則是書之不能完整又何足怪豈非課程不立之故歟何謂初無義例夫史之義例猶網之有綱而匠之繩墨也故唐脩晉書而敬播令狐德棻之徒先為定例蓋義例既定則一史之內凡秉筆者皆遵用之其取捨詳略褒貶是非必使後人皆有考焉今之新書則不然取彼例以較此例則不同取前傳以比後傳則不合詳略不一如中宗紀前與諸帝紀不同諸帝紀亦自詳略不同去取未明如皇太子改名并誕即名例類一史之內為體各殊豈非初無義例之故歟何謂終無審覆方新書來上之初若朝廷付之有司委官覆定使詰難糾駁審更刊脩然後下朝臣博議可與未可施用如此則初脩者必不敢

唐書糾謬

上二

滅裂審覆者亦不敢依違庶乎得為完書可以傳久今其書頒行已久而踈謬舛駁於今始見豈非終無審覆之故歟何謂多採小說而不精擇蓋唐人小說類多虛誕而脩書之初但期博取故其所載或全篇乖舛如代宗母吳皇后傳之類豈非多採小說而不精擇之故歟何謂務因舊文而不推考夫唐之史臣書事任情者多矣如吳兢書魏齊公事可以推知當日史臣書事與奪止在其筆端又如辛雲京自立而傳止稱其朝奉李德裕執政增脩其父吉甫美事之類安可悉依徇而書今之新書乃殊不參較但循舊而已故其失與唐之史臣無異如太宗放死四十三不嫁之類豈非務因舊文而不推考之故歟何謂刊脩之要而各徇私好夫為史之要有三一曰事實二曰褒貶三曰文采有是事而如是書斯謂事實因事實而寓懲勸斯謂褒貶事實實褒貶既得矣必資文采以行之夫然後成史至於事得其實矣而褒貶文采則闕焉雖未能成書猶不失為史之意若乃事實未明而徒以褒貶文采為事則是既不成書而又失為史之意矣新書之病正在於此其始也不考其虛實有無不校其彼此同

異脩紀志者則專以褒貶筆削自任脩傳者則獨以文辭華采爲先不相通知各從所好其終也遂合爲一書而上之故今之新書其間或舉以相校則往往不啻白黑方圓之不同是蓋不考事實不相通知之所致也斯豈非刊脩者不知其要而各徇私好之故歟何謂校勘者不舉校勘之職而唯務苟容方新書之來上也朝廷付裴煜陳薦文同吳申錢藻使之校勘夫以三百年一朝之史而又脩之幾二十年將以垂示萬世則

朝廷之意豈徒然哉若校勘者止於執卷唱讀案文讎對則是二三胥吏足辦其事何假文館之士乎然則

朝廷委屬之意重矣受其書而校勘者安可不思必也討論擊難刊削繕完使成一家之書乃稱校勘之職而五人者曾不聞有所建明但循故襲常唯務喑嘿致其間訛文謬事歷歷具存自是之後遂頌之天下矣豈非校勘者不舉其職而唯務苟容之故歟職是八失故新書不能全美以稱

唐書糾謬

上三

朝廷纂脩之意愚每感憤歎息以爲必再加刊脩乃可貽後況方從官巴峽僻陋寡聞無他異書可以考證止以本史自相質正已見其然意謂若廣以它書校之則其穿穴破碎又當不止此而已也所記事條叢雜無次艱於檢閱方解秩還

朝舟中無事因取其相類者略加整比離爲二十門列之如左名曰新唐書糾謬謂擷舉其謬誤而已膚淺之見烏足貽之同志姑投之中衍以便尋繹而備遺忘云元祐四年己巳歲八月望日夷陵至喜亭咸林吳縝序

新唐書糾謬二十門目錄

一曰以無爲有

第一卷

二曰似實而虛

第二卷

三曰書事失實

第三卷

四曰自相違舛

第四卷

五曰年月時世差互

第五卷

六曰官爵姓名謬誤

第六卷

七曰世系鄉里無法

第七卷

八曰尊敬君親不嚴

第八卷

九曰紀志表傳不相符合

第九卷

十曰一事兩見而異同不宗

第十卷

十一曰載述脫誤

第十一卷

十二曰事狀叢複

第十二卷

十三曰宜削而反存

第十三卷

十四曰當書而反闕

第十四卷

十五曰義例不明

第十五卷

十六曰先後失序

第十六卷

十七曰編次未當

第十七卷

十八曰與奪不常

第十八卷

十九曰事有可疑

第十九卷

唐書糾謬

上四

二十曰字書非是

第二十卷

新唐書糾謬卷第一

一曰以無爲有

代宗母吳皇后傳

李吉甫謀討劉闢

劉闢拒却頡利

馬璘擊潰史朝義兵

裴巨卿竇孝謙無傳而云有傳

代宗母吳皇后傳

肅宗章劾吳皇后傳云后幼入掖廷肅宗在東宮宰相李林甫陰謀不測太子內憂鬢髮班禿後入謁玄宗見不悅因幸其宮顧廷宇不汛掃樂器塵蠹左右無嬪侍帝愀然謂高力士曰兒居處乃爾將軍臣使我知乎詔選京兆良家子五人虞侍太子力士曰京兆料擇人得以藉口不如取掖廷衣冠子可乎詔可得三人而后在中因蒙幸忽寢厭不寤太子問之辭曰夢神降我介而劒決我

唐書糾謬

上五

脅以入殆不能堪燭至其文尚隱然生我宗爲嫡皇孫生之三日帝臨澡之孫體孱弱負姆媵陋更取他宮兒以進帝視之不樂姆叩頭言非是帝曰非尔所知趣取兒來於是見嫡孫帝大喜宮向日視之曰福過其父帝還盡留內樂宴具顧力士曰可與太子飲一日見三天子樂哉后性謙柔太子禮之甚渥

今案本紀代宗以大曆十四年崩時年五十三是歲己未推其生年實開元十五年丁卯歲而李林甫以開元二十年方爲宰相且案林甫本簡其未爲相之前亦無謀不測以傾東宮之事此其證一也又澡開元十五年太子瑛尚居東宮至二十五年瑛始廢二十六年六月肅宗方爲太子是歲戊寅則代宗已年十二矣以其證二也且肅宗既爲太子其宮室之內汛掃廷宇整飾樂器且各有典司玄宗既臨幸其宮則主者當掃洒整飭以爲備豫豈有乘輿方至而有司恬然不加嚴飾除治以俟之者乎就如肅宗誠憂林甫構扇不測則

懷危懼不過中自隱憂而已何豫於掌洒掃典樂器之人而亦不舉其職歟此其證三也代宗既於玄宗爲嫡長孫而又生之三日玄宗親臨澡之其事體亦已不輕彼負姆者遽敢率尔取它兒易之上欺人主下易皇孫靜尋其言有同戲劇雖人臣之家亦不至是況至尊之前乎此其證四也由是言之則吳后傳中所言虛謬可見蓋出於傳聞小說增飾之言不足取信於後世也

李吉甫謀討劉闢

李吉甫傳云遷中書舍人劉闢拒命帝意討之未決吉甫獨請無置宜絕朝貢以折姦謀高崇文圍鹿頭未下嚴礪請出井州兵與崇文趨果閭以攻渝合吉甫以爲非是請起宣洪斬鄂強弩兵擣三峽之虛崇文懼舟師成功人有闢志帝從之由是崇文悉力劉闢平吉甫謀居多

今案杜黃裳傳云劉闢叛唯黃裳固勸不赦又嚴綬傳云

原言劉闢

二六

劉闢叛綬建言天子始即位不可失威請必誅由是言之劉闢之叛杜黃裳嚴綬亦皆請必誅非獨吉甫請無置此其證一也又嚴綬傳云綬爲何東節度使劉闢反綬請選銳兵遣大將李光顏助討賊平之又高崇文傳云崇文討劉闢西自閬中出郤劔門兵解梓潼之圍鹿頭山南距成都一百五十里扼二川之要闢城之旁連八屯以拒東兵崇文破賊于城下明日戰萬勝堆堆直鹿頭左使驍將募死士奪而有之下瞰鹿頭城凡八戰皆捷賊心始搖大將阿跌光顏即李光顏也後期懼罪請深入自贖乃軍鹿頭西斷賊糧道賊大震其將仇良輔舉鹿頭城降遂趣成都闢走追禽之又案嚴礪傳劉闢反時礪爲山南節度使念吉甫傳乃云崇文圍鹿頭未下嚴礪請出井州兵且鹿頭距成都止一百五十里井州之兵與李光顏是時已皆在其行久矣今乃始云圍鹿頭未下嚴礪請出井州兵無乃太後時歟此其證二也且嚴綬傳自劉

闢初反綬即建請自河東選兵遣將助討賊今此乃以爲山
南節度使嚴礪即其誤可知此其證三也且鹿頭之距成
都才一百五十里而果閬渝合皆在城都五七百里之外今
崇文旣已圍鹿頭則其城乃必爭之地而賊方危破之秋是
不可緩頃刻而退尺寸之際也今乃云崇文圍鹿頭未下礪
請出并州兵與崇文趨果閬以攻渝合如此則是鹿頭將拔
賊勢已敗而礪乃始建請出并州兵吉甫方欲起宣洪蘄鄂
強弩不唯其時日已太遲緩乖悟而其所指又皆捨近而之
遠殊非兵家攻取之要此昭然可見其謬其證四也吉甫旣
以起并州兵入蜀爲非是而請起宣洪蘄鄂強弩兵擣三
峽之虛使崇文懼舟師有功而悉力然案諸人傳則并州之
兵自初伐叛即與崇文偕至卒以成功而宣洪蘄鄂之兵不
聞有自三峽進者而闢亦就禽然則吉甫所謀竟無毫髮效
其證五也案杜黃裳傳云劉闢叛唯黃裳固勸不赦專委

唐書州諫

上七

高崇文凡兵進退黃裳自中指授無不切于機崇文素憚劉
澹黃裳使人謂曰公不奮命者當以澹代崇文懼二死力縛賊
以獻蜀平群臣賀憲宗曰黃裳曰時卿之功由此言之平劉
闢者實黃裳之力今反歸功於吉甫此其證六也夫黃裳以
宰相而當伐叛之任書之其傳固其宜矣而吉甫以一中書
舍人乃欲多有其功就使其實且猶未可而况於虛乎然則
此吉甫數事本皆無有而今史之所述如是者非它蓋其子
德裕秉政日嘗重脩憲宗實錄故吉甫之美惡皆增損而不
實若此之事乃重脩之時史官求書吉甫之美而不可得於
是竊取黃裳之事依倣而爲之尔故其事大抵相類然不顧
其間參錯抵牾考其實則無有今新書又因以爲實而書之
無所刊正豈

朝廷重脩之意哉

劉蘭拒却頡利

劉蘭傳貞觀十一年爲夏州都督長史時突厥攜貳郁射設阿史那模末率屬帳居河南蘭縱反間離之頡利果疑模末懼來降頡利急追蘭逆拒卻其衆

今案太宗紀貞觀四年三月甲午李靖俘突厥頡利可汗以獻又突厥傳貞觀八年頡利死于京師矣今劉蘭乃謂貞觀十一年頡利尚存于本國且又考突厥本傳亦無模末來降而頡利急追劉蘭拒卻之事此可驗其事皆虛也

馬璘擊潰史朝義兵

馬璘傳云從李光弼攻洛陽史朝義衆十萬陣北邙山旗鎧照日諸將允疑未敢擊璘率部士五百薄賊屯出入三反衆披靡乘之賊遂潰光弼曰吾用兵三十年未見以少擊衆雄捷如馬將軍者

今案李光弼及史思明傳邙山之戰思明主其軍非朝義也此其悞一也又案帝紀上元二年二月戊寅光弼與思明戰

唐書糾謬

上六

敗績而光弼傳亦云官軍大潰則此安得有賊遂潰之謂哉此其悞二也此蓋馬璘傳一偏之說夸大其功若考其實則虛謬自見矣

裴巨卿實孝諶無傳而云有傳

裴守真傳云子餘耀卿巨卿別有傳昭成竇皇后傳云曾祖抗父孝諶自有傳

今案裴耀卿實抗則已有傳而巨卿孝諶則無之

新唐書糾謬卷第一

新唐書糾謬卷第二

二曰似實而虛

放死罪囚三百九十人

義陽宣城二公主四十不嫁

鄭綯作相時事皆不實

張九齡諫而太子無患

劉潼治蜀南詔不敢犯邊

放死罪囚三百九十人

刑法志云貞觀六年親錄囚徒閔死罪者三百九十人縱之還家期以明年秋即刑及期囚皆詣朝堂無後者太宗嘉其誠信悉原之又太宗紀云貞觀六年十二月辛未慮囚縱死罪者歸其家七年九月縱囚來歸皆赦之

今案太宗紀貞觀四年天下斷死罪者二十九人是舉天下一年止斷死罪二十九人何其少也今六年十二月太宗躬自慮囚而京師死罪繫者已二百九十人又何其多也舉京師一月以推一年之數不亦又多乎哉以京師一年之數而推天下之數則可勝言哉四年之距六年未遠也而多寡如是之遼邈愚謂此蓋出於史氏歸美太宗之故而實則不然也夫太宗聰明仁智之主也興義兵除暴亂拯民於塗炭之中而措之仁壽之域天下之人欣然如獲再生而見父母

唐書約談

上九

其心方安生而樂業嚮善而畏罪故即位才四年天下死罪歲止二十九人此其効也自四年至六年太宗求治之意宜未怠也政亦四年之政民亦四年之民何其善惡薄厚遽有殊絕不啻百倍之遠哉況京師乃風教之所先及者而死罪尚如此之多則夫幽荒遐僻蒙化未孚者又將奈何愚謂此三百九十人乃錄囚之時舉京師輕重繫者之數非實皆死罪也太宗以其盛冬縲繫故矜而縱之使明年就刑如期既至則憐而宥之以四年天下死罪之數而推此則事理人情較然明甚若謂三百九十人實皆死罪而太宗釋之事必不然也况死罪法之極者其數又如此之多其間必有巨姦極盡衆所讎疾其情至重而爲政者所宜亟去者亦有過誤愚懦窮迫株蔓其情至輕而爲政者所宜矜貸者是二者獄事之所常有詎可一槩論哉今也抵是罪者僅四百人其間豈無等差一旦不問其情之輕重舉而釋之以太宗之聰明

仁智必不爲也以是觀之其理豈不甚明哉而史臣皆以死罪書之者蓋欲歸美於太宗故夸大其數以見其仁心感人至云尔自是秉筆者但知傳其文不復推其實後之學者亦相承而未悟故白居易元和中爲詩猶云死囚四百來歸獄蓋亦取信於史而已然則脩新書者固宜辨析其事使昔之史臣歸美而今之史臣紀實之意兩得其真如是乃稱脩史之職也歟

義陽宣城二公主四十不嫁

孝敬皇帝傳云義陽宣城二公主以母故幽掖廷四十不嫁弘聞貽惻建請下降武后怒即以當上衛士配之由是失愛弘奏請數拂旨上元二年從幸合璧宮遇醜薨

今案義陽宣城二公主皆高宗女而蕭淑妃所生也高宗以貞觀二年戊子歲生而孝敬皇帝以上元二年乙亥歲薨自戊子至乙亥則高宗才四十八歲尔何緣有四十歲之女乎

唐書附錄

上十

此當日史臣之過也推原其意蓋止欲甚武氏之惡云尔然殊不顧事過其實遽書於史後之秉筆者又不能推窮其實止襲其誤而載之自吳兢劉知幾脩纂以來迄今已數百年而新書又不爲之討論詳究紕其信實但從而粉澤文飾之豈脩史之意哉

鄭綱作相時事皆不實

鄭綱傳云憲宗即位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始盧從史陰與王承宗連和有詔歸潞從史辭潞之糧請留軍山東李吉甫密譖綱漏言於從史帝怒召學士李絳語其故且曰若何而處絳曰誠如是罪當族然誰以聞陛下者曰吉甫爲我言絳曰綱任宰相識名節不當如犬豕梟鏡與姦臣外通恐吉甫勢軋內忌造爲醜辭以怒陛下帝良久曰幾誤我先是杜黃裳方爲帝夷削節度強王室建議裁可不關決于綱綱常默默居位四年罷又李絳傳云時議還盧從史昭義已而將復召之從史以軍無見儲爲

解李吉甫

謂鄭網漏其謀帝召絳議欲逐網絳為開白乃免

今案憲宗本紀元和四年二月丁卯網罷相至三月乙酉成德軍節度使王士真方卒其子承宗自稱留後十月辛巳承宗始反是月朝廷命吐突承璀為將以討承宗而盧從史傳云丁父喪未官即獻計誅王承宗由是奪服領澤潞討賊且既云從史父喪未官而獻計誅承宗朝廷因命復領澤潞討賊則是亦皆在三月王士真死而承宗自立之後也然則網當是時已去相父矣網傳所述與帝紀及年表并諸人傳皆不相符其證一也又案李吉甫以元和二年正月為相而三年九月出為淮南節度使至四年三月王士真死承宗自立十月承宗反而朝廷討之自後從史方有與承宗連和之事是時吉甫乃在淮南何由得譖網漏言其證二也又至五年四月從史方貶死六年正月吉甫方再入相是時網已去相將二暮矣其年月及網從史吉甫之所在事狀皆參差不相

唐書糾謬

上十一

符其證三也又李絳傳云時議還盧從史昭義已而將復召之從史以軍無見儲為解吉甫謂網漏謀帝欲逐網絳為開白乃免其說與網傳又已不同且謂所還盧從史昭義已而將復召之者何也豈謂從史既奪服復領昭義之後朝廷方欲復召之歟方憲宗元和之初天下節度使如從史者朝廷有無故而可以輕召者歟以從史及孔戡裴均烏重胤吐突承璀等傳與韓愈杜牧等集而考之則從史復領昭義之後其勢可復輕召歟且網絳二傳述漏謀之因既已不同則其事何可復信此蓋李絳之門生故吏撰集絳事者務多書其事以為絳之美然皆參錯不實其後史臣為網傳者既無事可紀故又取絳事而載之展轉相因則愈失其真其證四也網傳又云先是杜黃裳方為帝夷削節度強王室建議裁可不關史于網網常默默居位四年罷案黃裳以永正元年七月為相至元和二年正月罷網以永正元年十

二月為相至元和四年二月罷後網猶居相位二暮始罷使黃裳方當國而事不關決網常默默遂先黃裳罷去以是為網之貶可也今黃裳既已先網罷而網猶居位復為誰而默默如是者又二年乃始罷去史筆若此不亦太近誣乎其證五也由是言之鄭網傳自為相之後止此二事後人讀之似皆有實可信及以紀傳參考則全不可用今列其事如右且又為旁行編年以次陳之於後庶覽者了然易見云

憲宗 鄭網 王承宗 盧從史 李吉甫 李吉絳 杜黃裳

永正元年乙酉自中 書舍人為中書相

丙戌

元和元年

丁亥

元和二年

唐書劄錄

上十二

戊子

元和三年 九月網為

已丑 門下相

元和四年 十月以神策

庚寅 為鎮州招討宣慰使討王承宗 網罷

元和五年

辛卯

元和六年

九月戊戌吉甫罷為淮南節度使

三月乙酉成德軍節度使王士真卒其子承宗自獨留後由是奪服領

十月辛巳承宗澤潞討賊

七月丁未 四月貶驩

赦承宗 州賜死

正月吉甫 十二月絳自戶部侍郎為中書相

為中書相 為中書相

張九齡諫而太子無患

張九齡傳云武惠妃謀陷太子瑛九齡執不可妃密遣宦奴牛貴兒告之曰廢必有興公為援宰相可長處九齡叱曰房幄安有外言哉遽奏之帝為動色故卒九齡相而太子無患

今案太子瑛傳載九齡諫時已為中書令而宰相年表開元

二十二年五月戊子九齡爲中書令二十五年太子竟廢死然則當議廢太子時九齡已爲相久矣安得云卒九齡相哉且九齡以二十五年而太子竟廢死則是終不免禍安得云太子無患哉此二者皆無其實也

劉潼治蜀南詔不敢犯邊

劉潼傳爲西川節度使時李福討南詔兵不利潼至填以恩信蠻皆如約六姓蠻持兩端爲南詔間候有卑寵部落者請討之潼因出兵龍擊俘五千人南詔大懼自是不敢犯邊

今案南詔傳潼爲西川節度使之時即懿宗咸通七年八年之際也當是時南詔方強南寇安南西擾成都至咸通十年又自沐源入寇嘉州由此言之則南詔何嘗不敢犯邊乎潼傳中止云南詔少戰不敢輕寇邊可也以爲自是不敢犯則非其實也

新唐書糾謬卷第二

唐書糾謬

上十三

新唐書糾謬卷第三

三曰書事失實

降封宗室郡公而紀書爲縣公

陸贄李晟傳幸梁州事

憲宗子棣王彭王信王同封失實

王勳傳以壽春等五王降封入閣爲出閣

張錫爲相日數

辛雲京京杲二傳書事失實

崔圓辭大學士

王播進獻

郭英又代高適

節愍太子誅武三思事

降封宗室郡公紀書爲縣公等事

太宗紀云武德九年十一月庚寅降宗室郡王非有功者爵爲縣

今案膠東郡王道彥傳略云高祖初封義興郡公例得王於是唐始興務廣支蕃鎮天下故從昆弟子自勝衣以上皆爵郡王太宗即位舉屬籍問大臣曰盡王宗子於天下可乎封德彝曰漢所封惟帝子若親昆弟其屬遠非大功不王如周郁滕漢賈澤尚不得茹土所以別親疏也先朝一切封之爵命崇而力役多以天下為私奉非所以示至公帝曰朕君天下以安百姓不容勞百姓以養已之親於是疏屬王者皆降為公唯嘗有功者不降故道彥等並降封公由是言之則道彥等其初所封皆郡王也太宗即位後所降封皆郡公也如本紀貞觀八年書道彥膠東縣公及舊書道彥膠東郡公傳云於是宗室率以屬疏降爵為郡公是也今本紀所書乃云為縣公者蓋舊史本紀其悞如是而新書不加考證承悞而書故遂失其實矣今新書道彥本傳之首猶書為郡王亦悞

唐書糾謬

上十四

也又案此降封宗室乃武德九年十一月事是歲八月甲子高祖初遜位自稱太上皇而太宗新受禪位即才三四月耳而封德彝所對遽指高祖為先朝此又史臣書事之甚悞者也

陸贄李晟傳幸梁州事

陸贄傳云李懷光有異志欲怒其軍使叛即上言兵廩薄與神策不等難以戰李晟密言其變因請移屯帝遣贄見懷光議事贄還奏懷光寇奔不追師老不用群帥欲進輒沮止其謀此必反宜有以制之因勸帝許晟移軍入建遣李建徽陽惠元與晟并屯東渭橋託言晟兵寡不足支賊俾為犄角懷光雖不欲遣且辭窮無以沮解帝猶豫曰晟移屯懷光固怏怏若又遣建徽等俱東彼且為辭少湏之晟已徙營不閱旬懷光果奪兩節度兵建徽挺身免惠元死之行在震驚遂徙幸梁又李晟傳云後數日懷光并建徽惠元兵惠元死之是日帝進狩梁

今案本紀云興元元年二月甲子李懷光為太尉懷光反丁

外如梁州三月李懷光奪鄜坊京畿金吾節度使李建徽神策軍兵馬使陽惠元兵惠元死之韓游瓌傳略云李懷光叛誘游瓌爲變游瓌白發其書帝曰卿可謂忠義矣對曰臣安知忠義但懷光悞臣使震驍乘輿後持臣自解帝嘉其誠從問計欲安出游瓌說帝以下及靈武河中振武潼關渭北守請分其兵罷懷光權帝善其言會懷光誘復至渾瑊得書稍嚴卒以警言游瓌不知發怒嫚罵瑊帝疑有變即日幸梁州又李懷光傳云懷光遣將趙升鸞謀於奉天升鸞告渾瑊曰懷光遣達承俊火乾陽使我爲內應以脅乘輿瑊白發其姦請帝決幸梁州帝令瑊戒嚴未畢帝自西門出又嚴震傳云懷光與賊連和奉天危感帝欲徙蹕山南震馳表奉迎遣五千兵至帝大喜翌日發奉天然則此三者之傳其事狀皆不相遠大抵始因懷光與賊通而欲爲變奉天旣已危感故議幸梁州會懷光間誘復至渾瑊嚴警而游瓌罵瑊時嚴震

唐書糾謬

上十五

兵旣已到今贄晟傳乃以爲因懷光奪二人兵行在震驚是日遂幸梁則失其實矣蓋以本紀言之則幸梁與奪兵不同日其悞昭然其陽惠元止是神策軍兵馬使而贄傳兼李建徽遂謂之兩節度亦悞也

憲宗子棣王彭王信王同封失實

十一宗諸子傳內憲宗子棣王惲傳云大中六年始王與彭信二王同封

彭王名揚信王名愷一名愷其悞字恐悞有說見別篇

今案本紀大中六年十一月封弟惲爲棣王即無彭信二王同封之事而大中三年紀云十一月已卯封弟揚爲彭王咸通元年紀云七月封叔怗爲信王然則彭信二王末嘗與棣王同時受封明矣

王勳傳以壽春等五王降封入閣爲出閣

王勳傳長壽中爲鳳閣舍人壽春等五王出閣有司具禮儀志載冊文群臣已在乃悟其闕宰相失色勳召五吏執筆分占其辭

粲然皆畢人人嗟服

今案寧王憲傳云

憲初名成器

文明元年武后以睿宗為皇帝故

憲立為皇太子睿宗降為皇嗣更冊為皇孫與諸王皆出閣

開府置官屬長壽二年降王壽春與衡陽巴陵彭城三王同

封復詔入閣

此三王同封之文當作四五蓋史氏誤不載臨淄稱王一人耳其說見別篇

又案武后紀長壽二年

臘月丁卯降封皇孫成器為壽春郡王恒王成義衡陽郡王

楚王隆基臨淄郡王衛王隆範巴陵郡王趙王隆業彭城郡

王然則王勳傳所謂長壽中壽春等五王事即此是也推考

紀傳乃是五王降而復入閣劇傳以為出閣則失其實也

張錫為相日數

張錫傳云韋后臨朝詔同中書門下三品旬日出為絳州刺史

今案睿宗紀張錫以景雲元年六月壬午同三品至七月壬

戌貶絳州刺史乃四十日非旬日也

辛雲京京杲二傳書事失實

唐書糾誤

上十六

辛雲京傳云加代州都督鎮北兵馬使太原軍亂帝惡鄧景山纏下無漸以雲京性沈毅故授太原尹

今案肅宗紀云寶應元年建卯月癸丑河東軍亂殺其節度

鄧景山都知兵馬使辛雲京自稱節度使以傳言之則朝廷

所命也以本紀言之則雲京自立也二者何所取信哉以唐

藩鎮事狀考其實乃雲京自立之後以軍中之情請諸朝耳

故鄧景山傳云眾怒作亂景山遇害肅宗以其統馭失方不

復究驗遣使喻撫其軍軍中請雲京為節度使詔可此蓋

唐中葉已後藩鎮大抵皆然史氏於雲京本傳乃為之委

曲隱避不復言因亂自立然則當時史官於雲京兄弟為有

私矣試又舉其事以驗之夫僕固懷恩之禍其始豈非雲京

很忌激觸之所致歟而又結謀中人表裏間搆以成就懷恩

之叛逆者實雲京為之根柢也而本傳但書其美曾無一言

以及此此其一驗也又雲京從弟京杲為湖南觀察使以貪

賊殘暴而致王國良之亂且嗣曹王阜賢者也而京杲陷害
此二事見于嗣曹王阜傳及西原蠻傳又以私怒而殺部曲此見于李忠臣傳凡此等事皆不見
于京杲本傳此其二驗也是則當時史臣有私於辛氏兄弟
豈不信哉今新書但襲舊史而載之不加刊正亦編脩之一
失也

崔圓辭大與學士

李泌傳貞元三年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俄加集賢殿
崇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泌建言學士加大中宗時及張說爲之
固辭乃以學士知院事至崔圓復爲大學士亦引泌爲讓而止

今案明皇帝及肅宗本紀天寶十二載是歲六月劔南節度

使崔圓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至乾元元年是歲

五月罷而崔圓本傳亦與紀同其傳末云大曆中卒案大曆

止於十四年是歲而李泌以貞元二年方爲宰相是歲設若

崔圓以大曆十四年卒至李泌拜相之年崔圓卒亦已九

唐書制謬

上十七

年矣何緣乃云至崔圓復爲大學士亦引泌爲讓而止乎且
又此乃李泌議學士不可加大而固辭朝命之詞旣而殊不
言朝廷之聽否乃遽述崔圓爲相之事疑此一句顛倒錯
亂其間脫字必多全不可考

王播進獻

王播傳云自淮南還獻玉帶十有三銀盃數千綾絹四十萬遂再
得相云

今案播之再爲相乃大和元年文宗初即位之數月也時帝
新即位有意太平方以恭儉爲政故莊恪太子傳云帝承寶
曆荒怠身勤儉率天下觀本紀自帝即位之初其所行簡儉
省約之事皆可以旣見無容因播進獻之多遂命爲相況文
宗雖中常之主然方其新即阼銳於爲治必不至於是也案
播傳穆宗時領鹽鐵劼宗時以王涯代使播失職見王守澄
方得君厚以金謝守澄乘間薦之天子有意復用播遂復領

使又案李景讓傳云寶曆初遷右拾遺淮南節度使王播以錢十萬市朝廷權求領鹽鐵又獨孤郎傳云王播賂權近還判鹽鐵又案播傳云文宗立就進檢校司徒大和元年入朝拜左僕射復輔政而文宗紀云大和元年六月癸巳淮南節度副大使王播為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此蓋播當敬宗時以賄賂遺權幸又以獻于朝方敬宗荒侈而得其貢奉故復其鹽鐵使名既而文宗即位權近之臣又甘其賄賂故言之于帝帝新登阼未知其實遂自淮南召還使復輔政如是而已若謂文宗因其獻玉帶銀盃綾絹而命為相此則近誣也帶盃綾絹之獻乃敬宗時其所得止是再領鹽鐵其云自淮南還及再得相皆記事者誤也

郭英又代高適

班宏傳云高適鎮劍南表為觀察判官郭英又代適表維令

今案郭英又及崔寧傳云永泰元年嚴武卒眾請英又為節度

唐書糾謬

上十八

使朝廷用英又乃拜劍南節度使其事甚明此云英又代適

則誤矣代高適者嚴武非英又也

節愍太子誅武三思事

中宗本紀景龍元年七月辛丑皇太子以羽林千騎兵誅武三思不克死之

今案節愍太子及武三思傳其三思父子皆已為節愍所誅止是太子之眾自潰故太子被害耳不得謂之誅武三思不克也當云以羽林千騎兵誅武三思已而眾潰死之如此乃盡其實

新唐書糾謬卷第三

新唐書糾謬卷第四

四曰自相違舛

王環恭憲太后弟乃以為惠安太后弟

以三月二日爲中和日

太宗紀享年差三歲

杜佑所終之官與桑道茂傳不同

明皇帝公主數多一人

穆宗紀始封與憲宗紀異

建王已改名而薨時猶書故名

謂八王史失其薨年而自有薨年可見者

謂九王史失其系胄而自有系胄可見者

韋雲起嘗爲麟州刺史而本傳不載且是時未有麟州

虞世南傳及天文志叙星變災異事與紀志不同

李源年七十四而傳以爲八十

王同皎李多祚傳討二張處所與桓彥範及皇后等傳

不同

獨孤懷恩獻后之弟而以爲姪

唐書列傳

上十九

張鷟貶官年世相遠

本紀書渾釋之死與傳不同

杜求仁傳舛悞

賢妃徐惠爲齊暉姊又爲姑

蕭至忠傳叙蕭德言世次未明

徐州戍兵龐勛等擅還

誅張昕三傳各異

劉禹錫得志時三事與別傳皆差

張巡用兵人數悞

王燾等世次不明

裴寂字不同

劉審禮傳與表不同

號王子次序不同

館陶公主所尚不同

崔良佐傳

武攸暨傳誤

兩傳載周贇安太清不同

郝玘馬璘傳不同

蘇定方傳誤

江夏王道宗李靖等傳不同

劉濼入朝紀傳不同

孔戢傳誤

劉弘基殷開山傳誤

王瓌恭憲太后弟乃以為惠安太后弟

官者楊復恭傳云王瓌者惠安太后之弟也

今案后妃傳懿宗凡二后一曰惠安皇后王氏一曰恭憲皇

后王氏惠安傳則不載有弟瓌事至恭憲傳則載弟瓌事

甚詳且又述其被害事與復恭傳正合然則瓌乃恭之弟非

唐書糾謬

上二十

惠安弟也

以三月二日為中和日

方技桑道茂傳云李泌病篤以三月二日中和日強入見不能步歸而卒

今案李泌請以二月朔為中和節帝悅又案本紀泌以三月

甲辰薨是歲正月甲辰朔而鄴侯家傳以為三月二日寒食

而必力疾赴內宴不能步歸而卒然則泌以三月二日甲辰

寒食日薨而道茂傳以為中和節日則誤也

太宗紀享年差三歲

太宗本紀貞觀二十三年五月己巳皇帝崩于含風殿年五十

三 今案虞世南傳叙太宗語曰吾年十八舉義兵二十四平天

下未三十即大位且太宗以隋煬帝大業十三年起義兵是

歲丁丑而太宗自謂年十八則是庚申歲生又太宗紀云大

業中突厥圍煬帝鴈門詔書募募兵赴援太宗時年十六往應募案隋書紀突厥以大業十一年圍煬帝于鴈門是歲乙亥而太宗年十六則亦是生于庚申歲以二者推較則太宗以庚申生無疑矣貞觀二十三年歲在己酉自庚申至己酉止是五十年而本紀以為年五十三則悞也

杜佑所終之官與桑道茂傳不同

桑道茂傳云杜佑終於司徒

今案佑傳以太保致仕而終非司徒也

明皇帝公主數多一人

公主傳明皇帝二十九女

今案其名數乃有三十人即不知其總凡之悞邪名數之悞邪然脩書而至於如此亦可謂踈謬矣

穆宗紀始封與憲宗紀異

穆宗紀云始封建安郡王進遂王

唐書糾謬

上二十一

今案憲宗紀元和元年八月丁卯進封子延安郡王宥為遂王即穆宗也穆宗紀以為建安憲宗紀以為延安二者必有一悞

建王已改名而薨時猶書故名

穆宗紀長慶元年五月丙辰建王審薨

今案十一宗諸子傳云憲宗二十子內澧王憚傳未云初憚名寬深王察洋王蒙絳王寮建王審元和七年並改今名則是寬以下其名皆改從心故審改名恪而本傳書為建王恪也既於元和七年壬辰改為恪至長慶元年時薨時猶書為審其悞可見也

謂八王史失其薨年而自有薨年可見者

十一宗諸子傳內憲宗二十子宋云凡八王史失其薨年

今案所謂八王者深王惊瓊王忱沔王恂發王懌茂王愔衡王愔澧王忱榮王憤也然案僖宗紀廣明元年八月癸卯榮王憤為司空是月憤薨則是此一王薨年亦自可見而本傳

亦謂史失之者悞也

謂九王史失實其系胄而自有系胄可見者

宣宗諸子通王滋傳末云濟韶彭韓沂陳延覃丹九王史逸其系胄云

今案昭宗紀乾寧四年韓建所害九王內彭王名惕即憲宗子沂王名禛即昭宗子此二王舉其名而考其傳則皆見系胄安得一槩云史逸之也

韋雲起嘗爲麟州刺史而本傳不載且是時未有麟州

裴寂傳云麟州刺史韋雲起告寂反

今案雲起傳雲起未嘗爲麟州刺史亦無告裴寂反之事且又按地理志麟州乃開元十二年始置則方武德時固未有麟州也

虞世南傳及天文志叙星變災異事與紀志不同

唐書糾謬

上二十二

虞世南傳云貞觀八年進封永興縣公會隴右山崩大地屢見山東及江淮大水後星孛虛危歷氏餘百日帝訪群臣世南曰云云又天文志云貞觀八年八月甲子有星孛于虛危歷玄枵乙亥不見今案帝紀貞觀八年七月隴右山崩八月甲子有星孛于虛危五行志云貞觀八年七月隴右山摧又云八年七月山東江淮大水又云隴右大地屢見凡此所云即虞世南傳及天文志所書之事也其大節如山摧地見大水星變雖已僅同至於間有違舛則不能使人無疑何者如世南傳云星孛虛危歷氏餘百日而天文志云甲子星孛于虛危至乙亥不見則止十二日尔此一可疑也自氏至虛危凡歷大火析木星紀玄枵四辰即未知十二日之間果能徧歷歟此二可疑也又云星孛虛危歷玄枵夫虛危即玄枵之次今云孛虛危又云歷玄枵此三可疑也以是觀之則志傳必有誤者矣

李源年七十四而傳以爲八十

李源傳略云源八歲家覆俘爲奴轉側民間長慶初年八十矣御史中丞李德裕表薦源絕心祿仕五十餘年

今案明皇帝本紀天寶十四載十二月丁酉安祿山陷東京留守李愷死之是歲乙未而源年八歲則是生于天寶七年戊子也至長慶元年辛丑止七十四歲尔其長慶盡四年即又歷敬宗寶歷元年已二年兩文宗大和元年丁源始八十歲然則既云八歲家覆又云長慶初年八十此二者必有一誤况德裕爲中丞正長慶時時源實未八十矣

王同皎李多祚傳討二張處所與桓彥範及皇后等傳不同

王同皎傳云趨長生殿太后所李多祚傳亦同

今案桓彥範傳云時武后處迎仙宮之集仙殿又武后及張易之傳皆云迎仙院未知孰是

獨孤懷恩獻后之弟而以爲姪

唐書糾謬

上三十三

獨孤懷恩傳云元正皇后弟也懷恩之幼隋文帝獻皇后以姪養宮中

今案元正皇后即高祖之母而高祖紀云隋文帝獨孤皇后高祖之從母也由此言之則元正后與隋文獻后乃姊妹而懷恩則弟也安得謂之姪哉

張旒爲貶官年世相遠

張薦傳略云薦字文成證聖中天官侍郎劉竒以薦及司馬鍾爲御史開元初御史李全劾薦多口語訕短時政貶嶺南武后時中人馬仙童陷默噉問文成安否荅曰近自御史貶官曰國有此人不用無能爲也

今案武后證聖元年乙未明皇帝開元元年癸丑相去十九年而薦仍爲御史此已可疑且又薦旒於開元初以御史貶官矣何緣復云武后時馬仙童曰近自御史貶官歟此一節前後乖舛全不可考

本紀書渾釋之死與傳不同

渾瑊傳云父釋之有才武從朔方軍積戰多累遷開府儀同三司試太常卿寧朔郡王廣德中與吐蕃戰沒

今案代宗紀廣德二年二月辛未僕固懷恩殺朔方軍節度留後渾瑊釋之又釋之本傳云李光弼保河陽釋之以朔方都知兵馬使為裨將進寧朔方節度留後僕固懷恩之走虜為歸鎮釋之曰是必眾潰將拒之其甥張韶曰彼如悔禍還鎮渠可不納釋之信之乃納懷恩懷恩已入使韶殺釋之收其軍紀傳所載如此而與瑊傳不同未知孰是

杜求仁傳舛誤

杜求仁傳云求仁與徐敬業舉兵為興復府左長史死于難

今案徐敬業傳求仁為匡復府右長史與求仁傳不同未知孰是

賢妃徐惠為齊暉姊又為姑

唐書制卷

上二十四

徐齊暉傳云高宗時姑為帝婕妤子堅傳末又云齊暉姑為太宗充容仲為高宗婕妤

今案后妃傳云太宗賢妃徐惠太宗召為才人再遷充容卒贈賢妃惠之弟齊暉子堅皆以學聞女弟為高宗婕妤然則徐齊暉在本傳則為賢妃婕妤之姪而堅為姪孫在賢妃傳則齊暉乃賢妃婕妤之弟而堅乃姪也未知何者為是

蕭至忠傳叙蕭德言世次未明

蕭至忠傳云祖德言秘書少監

今案宰相世系表德言乃忠之曾祖其世次甚明又德言傳亦謂至忠為曾孫此必可信今至忠傳止以德言為祖則誤也

徐州戍兵龐勛等擅還

康承訓傳云咸通中南詔復盜邊武寧兵七百戍桂州六歲不得代列校許佶趙可立因眾怒殺都將詣監軍使丐糧鎧北還

今案崔彥曾傳云初蠻寇五管陷交趾詔節度使孟球募兵三千往屯以八百人戍桂林舊制三年一更至期請代而彥曾親吏尹戡徐行儉貪不恤士乃議廩賜之請無登兵復留屯一年戍者怒殺都將王仲甫脅糧料判官龐勛為將取庫兵剽湘衡虜丁壯合眾千餘北還然則康承訓傳以為武寧兵七百戍桂林六歲不得代而作亂崔彥曾傳則以為八百人戍三年請代以復留一年故怒而作亂此二者所載不同未知孰是

誅張昕三傳各異

高固傳云李懷光反使邠寧留後張昕將兵萬人先趣河中固在行乃伺間入帳下斬昕首以徇拜檢校右散騎常侍前軍兵馬使今案楊朝晟傳云李懷光反韓游瓌退保邠寧賊黨張昕守邠州大索軍實多募士欲潛歸之朝晟父懷賓為游瓌將夜以數十騎斬昕及同謀者游瓌遣懷賓告行在德宗勞問授

唐書別錄

上十五

兼御史中丞又案韓游瓌傳云懷光撤假游瓌邠州刺史欲因張昕殺之游瓌既失兵不知所圖有客劉南金說之游瓌馳入邠說昕昕不聽游瓌移疾不出陰結其將高固等游瓌伏甲先起高固等應之斬昕首以聞且張昕之死不過止在一人之手又其先必有主其謀者今此則不然在高固傳則以為固伺間斬昕在楊朝晟傳則以為楊懷賓以夜斬昕在韓游瓌傳則以為游瓌伏甲先起而高固應之乃斬昕其主謀及致殺者果在何人為史如此使後人何所信乎

劉禹錫得志時三事與別傳皆差

劉禹錫傳云王叔文引禹錫及柳宗元與議禁中所言必從擢屯田負外郎判度支鹽鐵案頗憑籍其勢多中傷士若武元衡不為宗元所喜下除太子右庶子

今案武元衡傳云為御史中丞順宗立王叔文使人誘以為黨拒不納俄為山陵儀仗使監察御史劉禹錫求為判官元

衡不與叔文滋不悅數日改太子右庶子然則元衡下遷庶子乃以忤叔文禹錫之故非爲柳宗元不喜此其事與禹錫傳不同者一也

又云御史竇群劾禹錫挾邪亂政群即日罷

今案竇群傳云德宗時遷侍御史至順宗時群不附王叔文欲逐之韋執誼不可而止憲宗立轉膳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然則當王叔文禹錫等黨方盛時群亦未嘗罷御史此其事與禹錫傳不同者二也

又云韓臯素貴不肯親叔文等斥爲湖南觀察使

今案韓臯傳云入拜尚書右丞王叔文用事臯嫉之謂人曰吾不能事新貴從弟臯以告叔文叔文怒出爲鄂岳蘄沔觀察使觀此則臯所忤者叔文及其一黨之人不獨止禹錫而已此事當載之叔文傳中乃可非禹錫傳之所當書也且臯之出自爲鄂岳蘄沔觀察又非湖南此其事與禹錫傳不同

唐書劄錄

上二十六

者三也噫如禹錫者固非良士而又朋附小人竊弄威柄方其得志之秋朋黨構扇變故易常妄相進擢旣不叶天下之望宜爲正人之所疾惡意其當日施爲恣橫者不止此數事而已然當時史臣不能撫其信實之事筆之簡策止綴拾微末一二且又差舛不同不唯無以見其過惡之迹而又使後世疑其事之不然此最爲可惜也

張巡用兵人數誤

忠義張巡傳贊云以疲卒數萬

今案巡所用戰兵止數千不滿萬人贊之所云誤矣

王燾等世次不明

王珪傳及酷吏王旭傳皆云燾及旭乃珪之孫

今案宰相世系表則二人皆珪之曾孫未知孰是

裴寂字不同

裴寂傳云寂字玄真

今案宰相世系表則字真玄未知孰是

劉審禮傳與表不同

劉審禮傳云子殆庶又云易從爲彭城長史

今案宰相世系表殆庶易從爲漢州長史未知孰是

號王子次序不同

號王鳳傳云七子次子茂融

今案宗室世系表鳳止六子而茂融第四未知孰是

館陶公主所尚不同

酷吏崔器傳云曾祖恭禮尚館陶公主

今案公主傳高祖女真定公主嫁崔恭禮又館陶公主下嫁崔宣慶今器傳乃云恭禮尚館陶未知孰是

崔良佐傳

藝文志崔良佐三國春秋注云良佐深州安平人日用從子

今案崔日用傳乃滑州靈昌人而又崔元翰傳述良佐云與

唐書列傳

上二十七

日用從昆弟也此二傳鄉里宗族與藝文志不同未知孰是然以宰相世系表考之則良佐乃日用之再從姪以是言之則從子者是而從昆弟者誤歟

武攸暨傳年號誤

武攸暨傳云中宗時拜司徒復王定延秀之誅降楚國公景龍中卒

今案武延秀傳延秀以韋后敗時與安樂公主同斬則是景龍四年六月中事也是歲六月壬午韋后殺中宗甲申改元唐隆庚子臨淄王以兵誅韋氏及安樂公主武延秀等甲辰睿宗即位七月己巳改元景雲由是言之延秀既誅之後何緣復有景龍年號乎

兩傳載周贇安太清不同

李光弼傳河陽北城之戰賊衆奔敗禽周贇

今案史思明傳云時周贇以後軍屯福昌駭悅惡其貳乃殺

執贊擊雖不同其實一人也且周執贇已為光弼所禽何緣復從思明領軍屯福昌而為駱悅所殺歟

又光弼傳云安太清襲懷州守之光弼令郝廷玉由地道入懷州得其軍號登陴大呼王師乘城禽太清楊希仲送之京師獻俘太廟侯仲莊傳亦云禽安太清

今案史思明傳云使安太清取懷州以守光弼攻之太清降又案哥舒曜傳亦云降安太清光弼仲莊傳言禽而思明曜傳言降未知孰是

郝玼馬璘傳不同

郝玼傳云貞元中為臨涇鎮將常從數百騎出野還說節度使馬璘曰臨涇扼洛口其川饒衍利畜牧其西走戎道曠數百里皆流沙無水草願城之為一養便地玼出或謂璘曰玼言信然公所以蒙恩大幸以邊防未固也上心日夜念此故厚於公若用玼言則邊已安尚何事為璘遂不聽

原書糾謬

上三十八

今案馬璘傳云徙涇原節度使大曆八年吐蕃內寇璘與渾瑊擊破之十二年卒於軍是歲丁巳今玼傳云貞元中說馬璘而貞元元年歲在乙丑則是時璘卒已九年矣玼安得與璘有言哉此可疑者一也案璘傳云在涇八年繕屯壁為戰守具令肅不殘人樂為用虜不敢犯今郝玼傳所言乃如此則正與璘傳相反此可疑者二也案舊書玼傳則云臨涇地居險要當虜要衝白其帥帥不從則是舊史未嘗以為馬璘未審新書何由指以為馬璘此可疑者三也

蘇定方傳悞

蘇定方傳云至恒篤城欲殺降胡取貨定方一不取太宗知之今案本紀此乃高宗顯慶元年九月事今云太宗則悞也

江夏王道宗李靖等傳不同

江夏王道宗傳云助李靖破虜親執頡利可汗今案李靖及突厥傳禽頡利者張寶相也而道宗傳以為道

宗親執未知孰是

劉灘入朝紀傳不同

德宗本紀貞元八年十一月幽州盧龍軍節度使劉濟及其弟瀛州刺史灘戰于瀛州灘敗奔于京師

今案灘傳云灘怵次子濟母弟怵得幽州病且死灘輒以父命召濟於莫州濟嗣總軍事德灘之讓以為瀛州刺史有如不諱許代已久之濟自用其子為副大使灘不能無恨因請以所部為天子戍隴悉發其兵千五百馳歸京師無一卒敢違令者其事與紀入異未知何者為是

孔戢傳悞

孔戢傳云初父死難詔與一子官補修武尉不受以讓其兄戢今案死難者巢父傳則以戢戢戢為從子又案宰相世系表戢戢戢實巢父兄岑父之子是則非巢父之子審矣今戰傳乃指巢父為父則甚悞矣

唐書糾謬

上二十九

劉弘基基般開山傳誤

劉弘基傳云討薛舉戰淺水原八總管軍皆沒唯弘基軍戰力矢盡為賊拘仁杲平乃克歸

般開山傳云從秦王討薛舉會王疾甚卧營委軍於劉文靜誠曰賊方熾邀速戰利公等毋與爭糧盡眾枵乃可圖開山銳立事說文靜曰王屬疾憂公弗克濟故不欲戰今宜逗機制敵無專以賊遺王也請勒兵以怖之遂戰折塢為舉所乘遂大敗下吏當死除名為氏

今案折塢城名也般開山傳及地理志以為折塢而薛舉及仁杲傳則以為高塢未知孰是今以紀傳考之薛舉自唐得長安之後至於仁杲降太宗之時與唐兵前後凡五戰雖紀傳多不載其地名然徐叅考亦可槩見自高祖初入關義寧元年舉入寇扶風為秦王所破此第一戰也

此不書于高祖紀而見于太宗紀并舉本傳

武德元年六月舉又寇涇州秦王西討屯于高塢王卧疾而

長史劉文靜躬開山等觀兵於高墟為舉所大敗死者十六
大將慕容羅睺李安遠劉弘基皆沒此見于高祖太宗紀及薛舉傳王還京師舉拔高墟將
趨長安而病死此第二戰也是年八月辛巳舉卒

己丑秦王復西討屯于高墟相持六十餘日九月甲寅秦州
摠管竇軌及仁果戰敗績此第三戰也此見于高祖太宗紀又與長平王叔

良戰于百里細川而執劉感此第四戰也此見于叔良十一月己
酉秦王敗仁果於淺水原徑圍其城遂降之此第五戰也此見于高祖太宗紀

祖太宗紀
仁果傳

此五戰地名人名及勝負粗可考矣若劉文靜躬開山

之敗乃高墟也而開山傳則以為折墟悞矣淺水原之戰仁
果將宗羅睺敗走太宗急追夜半圍之遲明而仁果降而弘
基傳乃以為八摠管軍皆沒一何舛謬之甚乎此最為大悞
也案薛舉傳則弘基之沒亦高墟之戰耳夫淺水原乃太宗
戰勝之地逐追奔逐北使仁果不及計而降曷嘗有八摠管
敗沒者乎此史氏殊不考究之故也高墟折墟皆城名高墟

唐書糾謬

上三十

屬寧州定平縣折墟屬涇州安定縣地既近而名相類故易
於舛悞唯弘基傳有淺水原戰沒之說為謬最甚矣

新唐書糾謬卷第四

新唐書糾謬卷第五

五曰年月時世差五

韋弘景封還詔書事一以為憲宗一以為穆宗

魏謩能相差一年

李愬平蔡州差一年

關立本為中書令差一年

武惠妃薨差一年

王志愔傳幸東都差一年

王未禮傳久視二年大雪誤

武后問狄仁傑求奇士其年誤

岑羲為同三品年悞及官稱不同
竇懷貞傳誤

常山王承乾卒紀傳紀差一年

惠昭太子薨年紀傳不同

孝敬皇帝年差一歲

章懷太子傳年誤

慶王宗薨紀傳差一年

張濬死紀傳差一年

肅王薨差一年

武攸暨傳年次誤

啖助傳贊誤

懿德太子傳誤

上官昭容傳誤

江夏王道宗傳誤

唐書糾謬

上三十一

突厥傳叙永安王孝基誤

太宗薛舉相持六十餘日事

吐谷渾傳貞觀九年誤

韋弘景封還詔書事一以為憲宗一以為穆宗

韋弘景傳云遷給事中駙馬都尉劉士涇賂權近擢太僕卿弘景
上還詔書穆宗使喻其先人昌有功朕所以念功睦親者弘景固
執帝怒使宣慰安南由是有名

今案劉士涇傳云遷太僕卿給事中韋弘景等封還制書以
士涇交通近倖不當居九卿憲宗曰昌有功於邊士涇又尚
主官少卿已十餘年制書宜下弘景等乃奉詔此二傳一以
為穆宗一以為憲宗一則云弘景固執帝怒使宣慰安南一
則云弘景等乃奉詔二說殊不同未知孰是且又士涇傳云
弘景等即不知餘人為誰此皆舛誤之甚者也

魏謩罷相差一年

魏謩傳云大中十五年以平章事領劍南西川節度使

今案宣宗紀大中十一年二月辛巳魏謩罷又宰相表云大中十一年二月辛巳謩為檢校戶部尚書平章事西川節度使二者不同或者本傳以為十五年者誤歟

李愬平蔡州差一年

李愬傳云于時元和十一年十月巳卯師夜起黎明雪止愬入駐元濟外宅蔡吏驚曰城陷矣元濟請罪梯而下檻送京師

今案憲宗紀元和十二年十月癸酉克蔡州又韓愈平蔡碑云十二年八月丞相度至師十月壬申愬用所得賊將自文城因天大雪疾馳百二十里用夜半到蔡破其門取元濟以獻然則憲宗紀新書正得其實而愬傳以為元和十一年十月巳卯則大誤矣

關立本為中書令差一年

關立本傳云咸亨元年官復舊名改中書令卒

立本初以總章元年為右相本中書令也

唐書糾謬

上三十二

今案宰相表則咸亨二年立本方為中書令未知孰是

武惠妃薨差一年

楊貴妃傳云開元二十四年武惠妃薨

今案玄宗紀開元二十五年四月乙丑廢皇太子瑛及鄂王瑤光王琚為庶人皆殺之十二月丙午惠妃武氏薨又案惠妃傳及庶人瑛等先死而後薨既瑛等皆二十五年死則妃之薨無由却在二十四年其理甚明然則楊貴妃傳所云差一年矣

王志愔傳辛東都差一年

王志愔傳云開元九年帝幸東都詔留守京師京兆人權梁山妄稱襄王子謀反

今案玄宗紀開元九年並無辛東都之事而十年正月丁巳如東都九月京兆人權梁山反伏誅志愔傳所云九年者悞也

王求禮傳久視二年大雪誤
王求禮傳云久視二年三月大雨雪

今案本紀久視止有元年至次年正月丁丑改元大足至十月改元長安則是久視無二年三月矣且又案本紀及五行志長安元年三月亦無大雨雪止是五行志云久視元年三月大雪疑求禮傳所云即此事而誤以元年為二年尔

武后問狄仁傑求奇士其年誤

張柬之傳云長安中武后謂狄仁傑曰安得一奇士用之

今案本紀及狄仁傑傳仁傑以聖曆三年九月薨是年歲在庚子即久視元年也而長安元年歲在辛丑由是言之柬之傳云長安中必誤也

岑羲為同三品年悞及官稱不同

岑羲傳云遷祕書少監進吏部侍郎帝崩詔擢右散騎常侍同中書門下三品睿宗立罷為陝州刺史再遷戶部尚書景雲初復召

同三品

唐書糾謬

上三十三

今案睿宗紀云景雲元年六月壬午韋皇后弒中宗矯詔立溫王重茂為皇太子以刑部尚書裴談工部尚書張錫同中書門下三品吏部尚書張嘉福中書侍郎岑羲吏部侍郎崔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宰相表亦同即無中宗崩而羲以右常侍為同三品之事六月甲辰睿宗即位至七月丁巳羲罷為右散騎常侍先天元年正月以戶部尚書始同三品蓋自景雲元年即景龍四年庚戌歲也六月溫王即位改元唐隆是月睿宗即位己巳大赦改元景雲至二年癸亥先天元年壬子正月羲始為同三品然則非景雲初乃先天初也紀及表又云羲曾為中書侍郎而本傳無之亦脫漏也

竇懷貞傳誤

竇懷貞傳云俄與李日知郭元振張說皆罷為左御史大夫踰年復同中書門下三品

今案睿宗紀景雲二年癸亥十月竇懷貞罷先天元年壬正月乙未左御史臺大夫竇懷貞同中書門下三品則是止三數月耳非踰年也或曰史家止謂改歲則為踰年非謂過一暮也愚曰唯新書之例不然故不得不疑而辨之案杜元穎傳謂穆宗即位不闕歲而元穎至宰相且穆宗以元和十五年閏正月即位次年長慶元年二月元穎入相斯亦可謂踰年矣而本傳以為不闕歲又云甫再暮出為西川節度使蓋謂僅及二周而元穎以長慶元年二月為相至三年十月罷凡二周歲餘八月而本傳以為甫再暮全竇懷貞自罷相至復同三品雖曰改歲而止三四月又安得遂以為踰年哉

常山王承乾卒差一年

常山王承乾傳古貞觀十七年廢為庶人徙黔州十九年死

今案本紀貞觀十八年十二月壬寅庶人承乾卒與本傳差一年

唐書糾謬

上三十四

惠昭太子薨年紀傳不同

憲宗紀元和四年閏三月丁卯立鄧王寧為皇太子

即惠昭太子也

六年十

二月辛亥皇太子薨

今案穆宗紀云元和七年惠昭太子薨而惠昭太子傳云李絳等建言立皇太子帝曰善以寧為皇太子冊禮用孟夏雨不克改用孟秋亦雨冬十月克行禮明年薨年十九以是推之憲宗紀惠昭以元和四年立六年十二月薨而穆宗紀云元和七年薨已為舛錯今惠昭本傳又云冬十月克行禮明年薨則是元和四年受冊成禮而五年薨愈見乖異不知何者為是然要之李絳嘗上言曰陛下受命四年而冢子未建於是乃立太子則是元和四年立之無疑但薨年則紀傳交互為難考耳

孝敬皇帝年差一歲

孝敬皇帝傳云弘奏請數拂旨上元二年從幸合璧宮遇酖薨年

二十四又高宗紀上元二年四月己亥天后殺皇太子五月戊申追號皇太子為孝敬皇帝

今案燕王忠傳云王皇后廢武后子弘甫三歲又高宗紀永徽六年十月己酉廢皇后為庶人是歲乙卯而弘三歲則是以癸丑生至上元二年歲在乙亥薨止是二十三年不得云二十四也

章懷太子傳年悞

章懷太子傳云上元元年復名賢是時皇太子薨其六月立賢為太子

今案高宗紀及三宗諸子傳並云皇太子以上元二年薨獨此傳以為元年蓋誤也

慶王琮薨差一年

十一宗諸子傳云奉天皇帝琮天寶十載薨

琮本封慶王

今案玄宗紀云天寶十一載五月戊申慶王琮薨恐本傳之

唐書列傳

上三十五

悞也

張濬死差一年

張濬傳云遷左僕射致仕居洛長水野王師範起兵青州欲取濬為謀主不克全忠肅帝東遷濬聞曰乘輿卜洛則大事去矣蓋知其將篡也全忠肅濬構它鎮兵使張全義遣牙將如盜者夜圍墾殺之屠其家實天復二年十二月

是歲壬戌

今案昭宗紀天復元年

辛酉

十月朱全忠犯京師十一月壬子

昭宗如鳳翔戊辰全忠犯鳳翔自是全忠圍鳳翔至天復三年

正月王師範取兗州甲子昭宗幸全忠軍己巳昭宗至

自鳳翔十二月丙申朱全忠殺尚書左僕射致仕張濬由此

觀之則天復二年十二月昭宗尚在岐下為全忠所圍未出

亦未有卜洛之事王師範亦未起兵然則本紀所書三年十

二月丙申殺濬為得其實而本傳云二年十二月者誤也且

又濬以三年既死而昭宗以四年遷洛今觀濬傳所書則似遷

浴之後潘方被殺此蓋傳中文意未全所致當云全忠將脅帝東遷如此則文意完矣

肅王薨差一年

肅王詳傳云建中二年薨

今案德宗紀建中三年十月丙子肅王詳薨與傳差一年

武攸暨傳年次誤

武攸暨傳云天授中自千乘郡王進封定王長安中降王壽春中宗時拜司徒復王定

今案武承嗣傳云中宗復位侍中敬暉等言諸武不當王帝

柔昏不斷纔降封一級三思王德靜郡攸暨壽春然則攸暨之降王壽春乃中宗神龍時事也而傳以為長安中則悞矣

啖助傳贊誤

儒學啖助傳贊云嗚呼孔子沒乃數千年

今案孔子以魯哀公十六年壬戌歲卒鉅嘉祐五年庚子進

唐書無誤

上三十六

新書之歲止一千五百三十九年又案啖助以大曆五年庚

戌歲卒止距孔子之卒才一千二百四十九年今乃云孔子

沒數千年無乃誤歟

懿德太子傳誤

懿德太子重潤傳云大足中或譖重潤竊議武后怒杖殺之年十

九

今案重潤傳首云重潤生高宗喜甚乳月滿為大赦天下改

元永淳而是年歲在壬午大足止有元年歲在辛丑則是重

潤年二十謂之十九則誤也

上官昭容傳誤

上官昭容傳云西臺侍郎儀之孫父廷芝與儀死武后時

今案上官儀傳云麟德元年坐梁王忠事下獄死子廷芝亦

被殺又本紀麟德元年十二月丙戌殺上官儀武后傳云麟

德初后召方士為蠱官人發之帝怒召上官儀草詔廢后后

諷許劼宗構儀殺之然則武后以麟德元年造盡是年殺儀方是時高宗尚親政武后止居中宮後二十年方有臨朝稱制事則當麟德初不得謂之武后時也

江夏王道宗傳誤

江夏王道宗傳高宗永徽初房遺愛以反誅長孫無忌褚遂良與道宗有宿怨誣與遺愛善沛象州道病薨年五十四

今案道宗本傳云裴寂與劉武周戰度索原寂敗賊逼河東

道宗年十七從秦王討賊且裴寂與劉武周度索原之戰即

武德二年九月介州姜寶誼死之戰是也此戰見于裴寂姜寶誼

德二年中是年歲在己卯時道宗年十七則是生于隋仁壽三年

癸亥歲也而房遺愛之誅在永徽四年癸丑歲自癸亥至癸丑正五十一年尔不得云年五十四也

突厥傳叙永安王孝基誤

突厥傳云武德四年頡利率萬騎與苑君璋合寇鴈門執我使者

唐書制誤

上三十七

帝亦囚其使與相當由是寇代州敗行軍總管永安王孝基

今案永安王孝基傳云武德二年劉武周寇太原夏人呂崇

茂以縣應賊詔孝基為行軍總管攻之工部尚書獨孤懷恩

內史侍郎唐儉陝州總管子筠隸焉會尉遲劼德至與崇茂

夾彊官師大敗孝基及筠等皆執於賊謀亡歸為賊所害晉

陽平購尸不獲又案本紀武德二年十月劉武周寇晉州永

安王孝基及工部尚書獨孤懷恩陝州總管子筠內史侍郎

唐儉討之是月夏縣人呂崇茂反十二月永安王孝基及劉

武周戰于下邳敗績此乃戰于夏縣而撰作下邳已有說見別篇又孝基

及于筠等四人被執正在此戰而紀漏書亦見別篇三年

二月甲寅獨孤懷恩謀反伏誅索懷恩傳懷恩初謀反而赦令討武周既而

恩逃歸而謀反事敗遂伏誅四月壬戌秦王世民及劉武周戰于洛州敗之武

周亡入于突厥克并州由是言之永安王孝基在武德三年四月劉武周未破敗之前已被害矣何緣四年猶為行軍總管而與突厥戰乎此蓋誤也

太宗薛舉相持六十餘日事

太宗紀云武德元年薛舉寇涇州太宗爲西討元帥七月太宗有疾諸將爲舉所敗八月太宗疾間復屯于高墪城相持六十餘日已而舉死其子仁果率其眾求戰太宗按軍不動久之仁果糧盡太宗曰可矣乃遣摠管梁寶柵淺水原仁果將宗羅暉擊寶實太宗率兵出其後羅暉敗走太宗追之至其城下仁果乃出降

今案高祖紀武德元年六月癸未薛舉寇涇州秦王世民爲西討元帥七月壬子劉文靜及薛舉戰于涇州敗績八月辛巳薛舉卒己丑秦王世民爲西討元帥以討薛仁果十一月己酉秦王世民敗薛仁果執之然則薛舉以六月癸未寇涇州至八月辛巳卒共五十九日耳若自七月壬子舉敗劉文靜後至八月辛巳止三十日耳今本紀乃云八月太宗疾間復屯于高墪城相持六十餘日已而舉死參較高紀前後無復有與舉相持可及六十餘日之處

唐書例錄

上三十八

吐谷渾傳貞觀九年誤

吐谷渾傳云其王慕容伏允拘天子行人趙德楷貞觀九年詔李靖等爲西海道行軍大摠管擊之

今案本紀其吐谷渾執趙德楷及命李靖等六摠管伐之皆貞觀八年十二月事非九年也

新唐書糾謬卷第五

新唐書糾謬卷第六

六曰官爵姓名謬誤

紀書團練使崔灌而傳乃觀察使崔瓘

天策上將乃書為上將軍

紀云襲璋而傳乃襲章

史思明朱泚傳各有劄釘許季常

目錄著王縑而傳乃王琳

封道言名不同

楊咄名不同

王搏名不同

梁武孫名誤

嗣郊王戒丕字誤

武德四年封越王元茂誤

信王檀名紀傳不同

唐書糾謬

昭宗子裕紀書為祐

王茂章悞作彥章

辛雲京官誤

朗陵王父子名皆未明

吳大瓘名不同

楊子琳作楊惠琳二事

以公主字為封號

程昌裔名不同

張去奢去盈不同

郭潛曜姓不同

南昌公主

張說字誤為銳字

雍王畢王房各有景誤

范雲仙等官誤

蘇光榮名不同

鹿晏弘名誤

牛勗名不同

魚朝恩傳脫字

李訓仇士良兩傳各載魚弘志名不同

馬舉官及名紀傳不同

盧垣悞書吳少誠

范陽王藹名不同

東莞郡公融名不同

袁朗傳表粲名誤

蘇弘軫名不全

李氏表有知古二名

王琚王同皎等傳周璟名不同

宰相李藩世系表脫誤

唐書糾誤

上四十

仇甫姓不同

蘇定方傳與突厥傳不同

突厥傳季高遷姓誤

突厥傳李靖傳不同

何重霸名紀傳不同

高祖紀書封德彝左僕射誤

唐儉傳悞書官

高祖紀書長孫順德官誤

高祖紀封子為蜀王名不同

長平王傳薛仁果傳不同

紀書團練使崔灌而傳乃觀察使崔瓘

代宗紀大曆五年四月庚子湖南兵馬使臧玠殺其團練使崔
灌

今案崔瓘傳云瓘悞陵人以士行脩謹聞累官至澧州刺史

大曆中遷湖南觀察使時將吏習寬弛不奉法瓘稍以禮法繩裁之下多怨別將臧玠判官達奚覲忿爭覲曰今幸無事玠曰欲有事邪拂衣去是夜以兵殺覲瓘聞難惶懼走遇害此即紀所書者而不同如此蓋紀誤也

天策上將乃書為上將軍

褚亮傳云初武德四年太宗為天策上將軍

今案高祖紀武德四年十月己丑秦王世民為天策上將領司徒又太宗紀云高祖以謂太宗功高古官號不足以稱乃加號天策上將領司徒又宰相表云武德四年十月己丑世民加司徒天策上將又唐儉傳太宗曰天策長史不見上將擊賊耶然則其官止是天策上將非上將軍也

紀云矍璋而傳乃矍章

昭宗紀乾寧四年五月壬午朱全忠陷黃州刺史矍璋死之

今案楊行密傳云汴將朱友恭勗金率騎兵萬人與張崇戰

唐書劍器

上四二一

泗州金敗矍章守黃州聞友恭至南走武昌柵行密遣將馬珣以樓舡精兵助章守友恭次樊港章據險不得前友恭鑿崖開道以彊弩叢射殺章別將遂圍武昌章率軍薄戰不勝友恭斬章拔其壁然則書為矍璋者誤也

史思明朱泚傳各有劾釭許季常

史思明傳云思明又遣劬釭擊李充鄆又云思明大怒召許季常將誅而釋之

今案朱泚僭即皇帝位以劬釭為御史大夫許季常京兆尹斯二人名姓皆同然史思明之亂至朱泚建中之變已二十五年矣二人者果存而助亂歟或者姓名偶同歟其誤記歟不可得而知脩史家亦當定其去取也

目錄著王綝而傳乃王琳

目錄第一百三十烈女傳有王琳妻韋

今案其傳乃王琳妻韋也未知孰是

封道言名不同

公主傳高祖女淮南公主下嫁封道言

今案封倫傳乃名言道未知孰是

楊咄名不同

外戚傳揚國忠四子暄咄曉晞又云咄尚萬春公主貴妃傳亦同其字皆從日

今案公主傳及宰相世系表其咄字皆從月蓋悞也

王博名不同

王綝傳其孫搏字昭逸

今案宰相世系表皆作搏未知孰是

梁武孫名悞

宰相世系表內敘梁武孫云統五子歡譽登整言

今案表內有啓字而無登字蓋登當作啓也

嗣郟王戒丕字悞

唐書糾謬

上四十二

顧彥暉傳云乾寧四年華洪率眾五萬攻彥暉王建之將也取渝昌普三

州壁梓州南帝仍遣左諫議大夫李洵諭止建拒命帝以嗣郟王

戒丕鎮鳳翔徙茂貞代建皆不奉詔

今案本紀乾寧四年六月賤王建為南州刺史以李茂貞為

劍南西川節度使嗣覃王嗣周為鳳翔隴右節度使茂貞不

受命嗣周及茂貞戰于奉天敗績况嗣覃王嗣周嗣延王戒

丕紀傳中載之多矣唯此傳乃作嗣郟王戒丕悞也

武德四年封越王元茂誤

高祖紀武德四年四月甲寅封子元方為周王元禮鄭王元嘉

宋王元則荆王元茂越王

今案高祖諸子傳云周王元方武德四年始王與鄭宋荆滕

四王同封正謂此也今紀內書元茂封越王而傳乃是滕王

已見差舛而又高祖諸子中無名元茂者以是推之實紀悞

也當書云元懿滕王為是況傳中自周王元方已下皆有次

序載其名故徐康王元禮初王鄭韓王元嘉始王宋彭思王元則初王荆鄭惠王元懿始王滕凡此皆有根源一一可考而紀之所書殊無據依也

信王懼名紀傳不同

懿宗紀咸通元年七月封叔怛為信王八年十二月信王怛薨今案十一宗諸子傳憲宗二十子無名怛者止有信王懼咸通八年薨既封于信而又薨年與傳相符則此信王怛即懼無疑但紀傳名不同必有悞者

昭宗子裕紀書為祐

昭宗紀大順二年六月丙午封子祐為德王

今案昭宗諸子德王名裕不名祐也況乾寧四年立為皇太子時名裕即可見此悞也

王茂章悞作彥章

楊行密傳云天祐二年王彥章李德誠拔潤州殺安仁義

唐書列傳

上四十三

今案田頽傳云行密遣將王茂章攻潤州又云行密使王茂章穴地取潤州叅校諸傳當作茂章為彥章者悞也

辛雲京官悞

僕固懷恩傳云史朝義退守莫州於是都知兵馬使薛兼訓郝廷王充鄆節度使辛雲京會師城下

今案肅宗紀云寶應元年註建卯月癸丑河東軍亂殺其節度使鄧景山都知兵馬使辛雲京自稱節度使又代宗紀云廣德元年癸正月甲申史朝義自殺今僕固懷恩傳載雲京等會師于莫州城下正是寶應元年廣德元年冬春之際又按辛雲京傳雲京自為河東節度使之後未嘗移鎮卒于太原亦未嘗為充鄆節度使況雲京新得太原必不敢輕出會師討賊此蓋誤書也

朗陵王父原子名皆未明

太宗諸子傳蜀悼王悛傳末云子璠嗣王武后時謫死歸誠州神

龍初以朗陵王禕子瑜嗣

今案朗陵王即鬱林王恪之子也恪亦太宗子恪傳云四子仁瑋琨瑋瑋瑋早卒中宗追封朗陵王子玆出繼蜀王愔由是言之此蜀王傳所云以朗陵王禕子瑜嗣當作以朗陵王瑋子玆嗣也况開元中有信安王瑋即琨之子而朗陵之親姪無容與伯父同名以此益見朗陵王禕當作瑋字也然三宗諸子傳內許王素節傳末云乃以嗣蜀王瑜為廣漢王以宗室世系表考之蓋玆本名瑜也

吳大瓘名不同

柳晟傳云授學於吳大瓘并子通玄

今案吳通玄傳其父乃名道瓘未知孰是

楊子琳作楊惠琳二事

劉昌裔傳云入蜀楊惠琳亂昌裔說之惠琳順命拜瀘州刺史署昌裔州佐惠琳死客河朔間曲環方攻濮州表為判官為環擢李

唐書列傳

上四十四

納剗曉大詛環上其藁德宗異之

今案憲宗紀永貞元年十一月夏綏銀節度留後楊惠琳反元和元年三月楊惠琳伏誅自反至伏誅止四五月耳中間未嘗有順命事此其一也且惠琳之亂在夏州而此傳乃云入蜀說惠琳既順命拜瀘州刺史地里全不相屬此其二也既惠琳死乃與曲環擢李納而環上其藁于德宗案德宗紀建中二年八月平盧節度使李正己卒子納自稱留後貞元八年五月平盧節度使李納卒子師古自稱留後皆德宗之世也至憲宗世惠琳反時平盧節度使乃李師古而納死已久矣時又不相值此其三也曲環自建中三年為邠隴節度其後改陳許至貞元十五年卒當惠琳反時環死已久矣無復與李納攻戰事此其四也且曲環攻李納時乃德宗之初而惠琳反在憲宗之初相距二十四五年曲環又已死何緣先述惠琳死然後方及曲環攻擢李納事如此則顛倒錯亂無復次序此

其五也由此觀之此非楊惠琳乃楊子琳也案代宗紀大曆三年七月瀘州刺史楊子琳反陷成都劔南節度留後崔寬敗之克成都子琳殺夔州別駕張忠又案崔寧傳云寧攻郭英人英入走靈池為韓澄所殺於是劔南大擾楊子琳起瀘州討寧詔宰相杜鴻漸為西川節度使往平其亂鴻漸入成都乃表子琳為瀘州刺史以和解之又數薦寧朝廷因授寧西川節度使大曆三年寧入朝楊子琳龍衣取成都帝乃還寧於蜀未幾子琳者本瀘南賊帥既降詔隸劔南節度也瀘州杜鴻漸表為刺史寧入朝留弟寬守成都子琳乘間起瀘州以精騎數千龍衣據其地寬戰力屈寧委任素驍果即出家財募士設部隊自將以進子琳大懼會糧盡且大雨引舟至廷乘而去收餘兵沿江而下諸刺史震慄備餼牢以饗士遇黃草峽守捉使王守仙伏兵五百子琳前驅至悉禽之遂入夔州殺別駕張忠城守以請昇朝廷以其本謀近忠故授峽州刺史

唐書糾謬

上四十五

移澧州鎮遏使後歸朝賜名猷此乃楊子琳亂蜀之本未正與代宗本紀相符又與昌裔傳時事狀相應蓋舊史止書為楊琳而脩新史者遂悞以為惠琳故其時世年月皆參錯顛倒前後不合以子琳考之則與紀傳年世事理皆符同其悞昭然矣今新書悞以子琳為惠琳處凡二此劉昌裔并載叔倫傳其悞皆同也

載叔倫傳云師事蕭穎士為門人冠劉晏管鹽鐵表主運湖南至雲安楊惠琳反馳客劫之曰歸我金幣可緩死叔倫曰身可殺財不可奪乃捨之嗣曹王臯領湖南江西表在幕府

今案劉晏傳略云代宗立領度支鹽鐵轉運鑄錢等使拜吏部尚書平章事使如故罷為太子賓客領東都河南江淮轉運租庸鹽鐵常平使代宗紀云廣德元年癸卯正月癸未京兆尹劉晏為吏部尚書平章事二年甲辰正月罷憲宗紀云永貞元年配十月夏綏銀節度留後楊惠琳反元和元年丙三

月楊惠琳伏誅曹王臯傳臯以建中元年庚申為湖南觀察使李希烈反建中三年壬戌歲十月也為江西節度使由此推之劉晏之管鹽

鐵今且以廣德元年癸卯為始至永貞元年乙酉巳四十二年矣雖曹王臯為江西節度使之時自廣德癸卯計之至建

中壬戌亦二十年豈有主運而四十三年不罷之理且叔倫主運在代宗初而惠琳反在憲宗初此時不相值一也惠琳

之反在夏州而叔倫主運在湖南雲安地里聲勢何由相接此地不相近二也以此見決非楊惠琳明矣案代宗紀大曆三

年七月壬申瀘州刺史楊子琳反陷成都劔南節度留後崔寬敗之克成都子琳殺夔州別駕張忠又崔寧傳叙子琳自

成都敗收餘兵沿江而下遂入夔州城守以請朝廷授峽州刺史其本末與叔倫傳相應且正當代宗之初劉晏管鹽鐵之際此蓋亦楊子琳而悞為惠琳也

以公主字為封號

唐書劉謩

上四十六

楊貴妃傳云每命婦入班持盈公主等皆辭不敢就位

今案諸公主傳睿宗女玉真公主字持盈外不見有封持盈者夫以公主之字而遂為封號稱之可乎就使當日時俗所

稱然史家亦當考正之也

程昌裔名不同

楊貴妃傳云十載正月望夜妃家與廣寧主僮騎爭闌門鞭撻謹競主墜馬僅得去主見帝泣乃詔殺楊氏奴貶駙馬都尉程昌

衣商官

今案公主傳乃程昌胤也未知孰是

張去奢去盈不同

公主傳玄宗常芬公主下嫁張去奢

今案肅宗張皇后傳其尚常芬公主乃張去盈非去奢也未知孰是

郭潛曜姓不同

公主傳玄宗臨晉公主下嫁郭潛曜

今案孝友傳乃鄭潛曜而其父萬鈞亦尚代國公主證據甚明為郭姓者悞也

南昌公主

公主傳高祖女南昌公主下嫁蘇勗

今案蘇勗傳乃云南康公主未知孰是

張說字悞為銳字

禮儀志開元十四年通事舍人王崑上疏請刪去禮記舊文而益以今事詔付集賢院議學士張說以為禮記不刊之書去聖久遠不可改易而唐貞觀顯慶禮儀注前後不同宜加折衷以為唐禮乃詔集賢院學士右散騎常侍徐堅左拾遺李銳及太常博士施勣本撰述歷年未就而銳卒蕭嵩代銳為學士奏起居舍人王仲丘撰定為一百五十卷是為大唐開元禮

今案藝文志開元禮一百五十卷注云張說請脩貞觀永徽

唐書制卷

上四十七

五禮為開元禮命賈登張烜施勣李李銳王仲丘陸善經洪孝昌撰集蕭嵩摠之又按張說傳說為集賢院學士知院事常典集賢圖書之任開元十八年卒又案蕭嵩傳嵩以開元十四年以兵部尚書領朔方節度使徙河西節度使以破吐蕃功授同中書門下三品十七年進兼中書令自張說罷宰相令缺四年嵩得之又案玄宗紀開元十一年四月張說為中書令十四年四月罷十七年六月蕭嵩兼中書令以是言之方初脩開元禮之時即張說摠領至十八年說卒即蕭嵩摠之蓋皆以見任宰相或舊相摠之也況蕭嵩名位素崇當開元十四年已為兵部尚書節度使而李銳乃其屬官嵩豈容下與銳為代乎此蓋是說卒嵩代說為學士而悞以說為銳於是義理皆不明也

雍王畢王房各有景悞

宗室世系表雍王繪之曾孫有廬國公相州刺史景悞

今案畢王璋之曾孫亦有蔡國公景悞此二人止是三從昆弟

耳無緣如此同名按江夏王道宗傳云子景恒封廬國公相州刺史然則雍王房之景悞非也當為景恒而封廬國

范雲仙等官誤

武后本紀云長壽二年一月殺內常侍范雲仙三月殺白潤府果毅薛大信

今案后妃傳則云監門衛大將軍范雲仙白潤府果毅薛大信未知孰是

蘇光榮名不同

孟元陽傳云韓全義敗五樓列將多私去獨元陽與神策將蘇元策以所部屯澗水

今案韓全義傳云討吳少誠而師皆潰退保五樓賊移屯逼之乃與監軍英秀等保澗水不能固又入屯陳州是時唯陳許將孟元陽神策將蘇光榮守澗水又吳少誠傳亦云神策將蘇光榮而韋弘景傳亦有蘇光榮者為涇原節度使然

唐書糾謬

上四十八

則名光榮者是而為元策者悞矣

鹿晏弘名誤

田令孜傳云復光部將鹿景弘

今案下文及僖宗紀中和三年皆曰晏弘然則此景弘字悞也

牛勗名不同

田汝傳云復光部將鹿景弘王建等以八都眾二萬取金洋等州進攻興元節度使牛勗奔龍州晏弘自稱留後

今案僖宗紀中和三年十二月忠武軍將鹿晏弘逐興元節度使牛勗自稱留後紀以為勗傳以為頊未知孰是

魚朝恩傳脫字

魚朝恩傳云以左監門衛軍知內侍省事

今案監門衛軍疑不成號當是將軍也

李訓仇士良兩傳各載魚弘志名不同

李訓傳云顧中尉仇士良傳云志弘右衛上將軍兼中尉

今各以本傳上下文考之如李訓傳云弘志使偏將攻之士良傳云與右神策軍中尉魚弘志挾帝還宮又云與弘志議更立又云弘志韓國公又云士良弘志憤文宗與李訓謀又云禍原於士良弘志又案武宗紀亦書為魚弘志然則其人名弘志審矣而傳或書為志弘使後世何所取信乎

馬舉官及名紀傳不同

懿宗紀咸通九年龐勛反十二月前天雄軍節度使馬舉為南面招討使泰寧軍節度使曹翔為北面招討使

今案康承訓傳云詔以馬士舉為淮南節度使南面行營諸軍都統以隴州刺史曹翔為充海節度北面都統招討使與本紀所書名及官号有不同又案令狐綯傳馬舉本左衛大將軍遂代綯為南面招討使亦不言為前天雄節度使且又一名舉一名士舉莫知孰是

唐書糾誤

上四十九

盧坦傳悞書吳少誠

盧坦傳云坦為東川節度使初坦與宰相李絳議多協坦出半歲而絳罷吳少誠之誅詔以兵二千屯安州

今案李絳罷相在元和九年二月則坦之出鎮東川乃八年秋冬之交也又案憲宗紀元和四年十一月彰義軍節度使吳少誠卒其弟少陽自稱留後九年閏八月彰義軍節度使吳少陽卒其子元濟自稱知軍事是後始相繼命將誅討然當元和八年九年則少誠之卒已久朝廷未嘗有誅少誠之事今此云吳少誠之誅誤矣當云吳元濟之誅也

范陽王諱名不同

魯王靈夔傳云子諱為范陽王宗室世系表亦同

今案本紀垂拱四年九月殺范陽郡王靄諱靄不同未知孰是

東莞郡公融名不同

號王鳳傳云次子茂融宗室世系表亦同

今案邢文偉傳云東莞公融本紀垂拱三年亦作東莞郡公融皆無茂字未知孰是

袁朗傳袁粲名悞

袁朗傳云自滂至朗凡十二世其間位司徒司空者四世淑顛察皆死宋難昂著節齊梁時

今案袁朗之先仕宋而死于國難者有淑顛察三人然未嘗有名察者則此言察乃粲字之誤也

蘇弘軫名不全

鄭從讜傳云河東節度使康傳圭遣大將伊釗張彥球蘇弘軫引兵拒沙陀戰數負傳圭斬軫以徇

今案上文云弘軫而下文止云斬軫即不知軫姓蘇弘邪或脫誤邪

李氏表有知古二名

遼東李氏世系表內兩世之間有名知古者二人必有悞者

唐書糾謬 上五十一

王琚王同皎等傳周璟名不同

王琚傳云琚義其為即與周璟張仲之等共計

今案王同皎武三思傳皆作周憬未知孰是

宰相李藩世系表脫悞

宰相世系表李氏南祖表內有承為山南東道節度使弟名暉子名藩

今案本表之末注云南祖宰相有藩又李藩傳云其先趙州

人父承仕為湖南觀察使藩相憲宗而李承傳云趙州高邑

幼孤其兄暉養之仕歷山南東道節度使終于湖南觀察使

此即李暉李承李藩之世次今且據傳為正傳稱兄暉養之今表中暉乃為承之弟其悞一也藩既承之子今表止作藩其悞二也藩相憲宗以例當有相憲宗字而此不載顯是脫漏其悞三也

仇甫姓不同

藝文志雜史類中鄭言平郊錄一卷注云裘甫事

今案本紀咸通元年正月浙東人仇甫反命安南經略使王式為浙江東道觀察使以討之八月己卯仇甫伏誅王式傳亦作仇甫唯藝文志作裘甫未知孰是

蘇定方傳與突厥傳不同

蘇定方傳云俟斤賴獨祿擁眾萬帳降

今案西突厥傳以為賴獨祿未知孰是

突厥傳季高遷姓誤

突厥傳云武德八年頡利攻靈朔於是張瑾兵屯石嶺季高遷也太谷

今案突厥傳云武德五年進擊于忻州為李高遷所破又李高遷自有傳則此為季字者誤也

突厥傳季高遷傳不同

突厥傳頡利子疊羅支

唐書糾誤

今案李靖傳作疊羅施未知孰是

上五十一

何重霸名紀傳不同

武宗本紀開成五年十一月魏博節度使何進滔卒其子重霸自稱留後

今案進滔傳其子乃名重順未知孰是

高祖紀書封德彝為尚書左僕射

高祖本紀武德九年七月癸巳封德彝為尚書左僕射

今案宰相表乃是右僕射况是月辛卯方命蕭瑀為左僕射至此止隔兩日尔而德彝本傳亦止云拜右僕射且云是時瑀為左僕射然則德彝此拜實右僕射而高祖紀書為左則悞也

唐儉傳誤書官

唐儉傳云武德初進內史舍人遷中書侍郎為劉武周所虜

今案高祖紀云武德二年內史侍郎唐儉討劉武周又永安王

孝基及獨孤懷恩傳皆云內史侍郎又百官志云武德三年改內書省曰中書省內書令曰中書令然則儉在武德二年則當止是內史侍郎未合書為中書侍郎也

高祖紀書長孫順德官悞

高祖紀武德四年左驍騎衛大將軍長孫順德

今案十六衛止有驍衛未嘗有驍騎衛又按突厥傳亦止云左驍衛大將軍長孫順德然則此騎字實衛字也

高祖紀封子為蜀王名不同

武德六年四月壬申封子元壽為蜀王元慶漢王至八年十二月辛丑徙封元壽為吳王元慶陳王

今案子名元壽而封蜀王使民吏若何稱之雖壽字亦有壽音然恐難戶曉終似未安其可疑者一也又按此高祖子也遍尋本傳則二十二人並無名元壽者此可疑者二也案霍王元軌傳云武德六年始王蜀與幽漢二王同封後徙吳與

唐書糾謬

上五十二

此高祖所書封徙皆同又云貞觀十年徙王霍今以紀考之武德六年王蜀及八年徙封吳者皆名元壽而貞觀十年徙封霍者則名元軌然則元軌初名元壽後改為元軌歟若然則是傳漏載其改名一事矣至於名壽而封蜀一事訖未可曉或者止名元軌而高祖悞以為元壽乎設若果悞載則又安得六年八年皆悞歟此二者雖不可得而考然要之元壽元軌在紀傳不脫則悞必有一者矣

又案舊唐書紀武德六年雖不載元壽初封蜀王等事然八年亦書

去十一月改封蜀王元軌為吳王其名此是元軌不作元壽已自與新書不同由是觀之疑新書之悞也

長平王傳薛仁果傳不同

長平王叔良傳云薛仁果內史翟長孫以衆降又云委事於長孫乃克安

今按薛仁果傳作內史令翟長孫未知孰是



新唐書糾謬卷第七

七曰世系鄉里無法

稱引父祖子孫別傳例

王方慶璵 李吉甫德裕

徐文遠有功 劉迺伯芻

張薦又新 柏良器著

盧懷慎弈杞元輔

稱引旁支遠裔別傳例

崔日用良佐 李邕鄜

崔玄暉戎 嚴震礪

陸贄宸 令狐德茶楚

父祖子孫別傳以例當書而不書者

李素立李承李潘

孟簡 陸長源

唐書糾謬

中一

李景讓為澄孫又似曾孫

張鎰為後胤五世孫又似曾孫

袁朗鄉里

崔行功鄉里



嘗見前史所載凡父祖子孫同書而別傳者必各於其傳中略相稱引其官及名或所仕之朝及鄉里世系之次以見其家世所承善惡曉然相屬不絕非獨使覽者易於考見亦所以示將矣勸而為風教之助也自遷固以來此法未之有改若不略加敘述則其子孫屬不復聯殆如路人後世必有疑之者故昔人嘗有以蕭望之為何之宗者而注家深明其不然以為史所不述後人安從而知之是蓋後世唯史之信捨史則不敢以為據故也秉史筆者其可不重其事而忽之乎今之新書此例雖不敢廢然而為法不一其門亦有當書而不書者儻後世考尋而不得其說必不免有二蕭之疑則其為史氏之病豈小哉且又其間有雖旁宗別派而猶時有敘述者

若其父祖子孫世系相承皆有聲迹列于諸傳安可不明加稱引使後人開卷而可見乎今略取新書所述父祖子孫或旁支遠裔雖別傳而互相稱引得前史之體者及有為法不一當書而不書者條列左方以見其未有定式云

新書稱引父祖子孫別傳例

王方慶傳末云六世孫璵別傳

王璵傳云方慶六世孫

李吉甫傳末云次子德裕自有傳

李德裕傳云元和宰相吉甫子也

徐文遠傳云孫有功自有傳

徐有功傳云國子博士文遠孫也

劉迺傳云子伯芻別傳

劉伯芻傳云兵部侍郎迺之子

張薦傳末云子又新別有傳

唐書別錄

中二

張又新傳云工部侍郎薦之子

柏良器傳末云子耆別傳

柏耆傳云父良器為時威名將

盧懷慎子弈弈子杞杞子元輔其傳各相稱引世次歷然

可見如此者甚多難以遍舉今粗條數傳如右以見例

例既如是則餘人當從一法也

新書稱引旁支遠裔別傳例

崔日用傳云滑州靈昌人

崔元翰傳云父良佐與齊國公日用從昆弟也

李邕傳云揚州江都人

李鄴傳云北海太守邕之從孫

崔玄暉傳云博陵安平人

崔戎傳云玄暉從孫也

嚴震傳云梓州鹽亭人

嚴礪傳云震從祖弟也

陸贄傳云蘇州嘉興人

陸扈傳云宰相贄族孫

令狐德茶傳云宜州華原人

令狐楚傳云德茶之裔也

新書父祖子孫別傳以例當書而不書者

李素立李承李藩傳

李素立傳云趙州高邑人

李承傳云趙州高邑人

李藩傳云其先趙州人父承仕為湖南觀察使有名于時

今案素立生休列休烈生至遠至遠生畬畬生承承生藩自素立至藩六世皆有名迹別為三傳而曾無一語相敘述以為父其祖其子某別有傳雖藩傳云父承仕為湖觀察使有名于時然終不明言見于別傳必不免後人之疑也

唐書糾謬

中三

子孟簡傳

孟簡德州平昌人曾祖詵武后時同州刺史

今案孟詵在隱逸傳自傳云汝州梁人也然則平昌孟氏之望而梁則所居之地今簡傳既不云汝州梁之所居而但書其望又不於詵字下云見隱逸傳止云武后時同州刺史則似簡與隱逸傳之孟詵殊非親屬矣

陸長源傳

陸長源者吳人字泳祖餘慶天寶中為太子詹事有清譽

今案餘慶在陸元方傳後自有傳今長源傳不言其別傳則其失與李承孟簡傳同也

李景讓為愷孫又似曾孫

李彭傳云從天子入蜀後愷數年卒彭即愷之子也有孫景讓景莊景溫別傳

今案李景讓傳云景讓贈太尉愷孫也然以彭傳言之則似

景讓等乃彭之孫而澄之曾孫也在景讓傳則云澄孫頗為難明矣

張鎰為後胤五世孫又似曾孫

張鎰傳云國子祭酒後胤五世孫也父齊丘朔方節度使東都留守

今案後胤傳末云孫齊丘歷監察御史朔方節度使終東都留守子鎰別有傳以後胤傳言之則鎰乃後胤之曾孫非五世孫也

袁朗鄉里

袁朗傳云其先雍州長安人父樞仕陳為尚書左僕射

今案朗之先出於後漢司徒滂而後漢靈帝紀光和元年二月癸丑光祿勳陳國袁滂為司徒

滂字公偉志字公熙

此袁滂為陳國人而初

見於漢史甚明者也至其子渙仕魏為郎中令本傳亦云陳郡扶樂人至渙曾孫瓌仕東晉本傳亦云陳郡陽夏人瓌族

唐書糾謬

中四

孫湛仕宋本傳亦云陳郡陽夏人其後湛之一族如淑洵灌顓觀黎昂彖君正劭憲樞朗凡累世皆仕江左無入北為官者至陳亡朗始仕隋耳故昂嘗自稱陳國賤男子然則朗之先世皆本諸陳國未嘗遷徙今新史乃云其先雍州長安人未審自何得之豈非失其實歟且自後周平江陵隋平建鄴南朝士人過江而北仕者衆矣故唐初此族尚多如殷開山虞世南褚亮姚思廉王方慶顏師古陸德明之徒皆是也而新書皆本其先里使後世有考焉獨袁朗傳所載如是實甚悞矣

崔行功鄉里

崔行功傳云恒州井陘人兄子玄暉別有傳

今案玄暉傳則云博陵安平人二者不同未知孰是又案宰相世系表崔損亦行功族也而損傳亦云系本博陵無乃博陵者是耶或者系望博陵而實則恒州耶不可得而知然

史家止當考案從一不可二者皆存而無辨也

新唐書糾謬卷第七

新唐書糾謬卷第八

八曰尊敬君親不嚴

楊隆禮嘗避諱改名而傳不載

誕節名及上壽儀紀傳皆不載

裴守真耀卿傳次序

楊隆禮嘗避諱改名而傳不載

楊慎矜傳云父隆禮歷州刺史善檢督吏以嚴辦自名開元初為太府卿任職二十年年九十餘以戶部尚書致仕卒

今案宰相世系表載隆禮為崇禮此蓋隆禮以開元時避明皇帝諱以崇易隆理亦當然而史家遺落其事止書舊名此其失也或者謂此乃史之小疵亦不足云愚以為不然夫史之作豈獨止於勸懲而已哉其筆削取舍必使後世有考焉方開元時君父既名隆矣為臣子者亦名隆而無所遷避豈尊君嚴上之謂哉今隆禮既嘗易名而史不載使後世不

唐書糾謬

中六

知者或歸罪於隆禮或遂援之以為說此實史氏之深責豈止小疵而已哉況韋思謙嘗避諱而以字行王紹陸質亦嘗避諱改名而史皆載於傳以例言之則隆禮之傳其失昭然矣

誕節名上壽儀紀傳皆不載

禮樂志云千秋節者玄宗以八月五日生因以其日名節而君臣共為荒樂當時流俗多傳其事以為盛其後巨盜起陷兩京自此天下用兵不息而離宮苑囿遂以荒堙獨其餘聲遺曲傳人間聞者為之悲涼感動蓋其事適足為戒而不足考法故不復著其詳自肅宗以後皆以生日為節而德宗不立節然止於群臣稱觴上壽而已

今案唐會要云開元十七年八月五日左丞相源乾曜右丞相張說等表請以是日為千秋節著之甲令群臣常以是日獻萬壽酒又憲宗元和十五年七月詔云朕誕辰奉迎皇太

后宮中上壽又文宗大和七年慶成節是日上於宮中奉迎皇太后宴樂群臣詣延英門上壽是蓋人主因其誕辰感其親生育劬勞之恩不敢同之常日於是為之宴樂以致其愛敬之心焉為臣子者又喜其君父生於是日願其享無疆之祚亦相率奉觴獻壽以致其祝延之誠焉是皆出於臣子之情而節以禮文故後世不可得而廢者也是以累朝沿襲未之有改且上壽之禮尚矣古人每有吉慶喜樂之事則上壽於君親以致其誠意經所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則其比也如漢高祖車千秋東方朔止偶因一事而猶且為之況當君親誕育之日臣子若恬如平時不少致其誠敬則人情禮意其可安乎由是言之因誕日立節名上壽酒亦臣子奉君親之禮耳未可遽削而不著也且天寶之亂盜起兵興而唐遂衰其所以召之者蓋有由矣刑政乖戾而任用匪人也非以立千秋節也使當時不立節名不上壽不宴樂亦未免乎

唐書

中七

盜起而唐衰也其後肅宗文宗以至武宣懿僖昭哀八朝各嘗立誕節名亦不聞其召亂迨其亡也亦不自誕節起然則史之所書使後世可以為戒者在乎刑政之得失任用之賢否尔立誕節而上壽宴樂以致臣子之情禮者非所以為戒也徒使後世有司欲考按故事則返區區乎求之於他書是未可謂善為史者也又按唐會要自肅宗以後有代德順憲穆敬六朝皆不立誕節名今志以為獨德宗不立亦未知其孰是

裴守真耀卿傳次序

今案裴耀卿守真之子也而耀卿傳居第五十二卷守真傳居第五十四卷次序如此於義無乃未安歟

新唐書糾謬卷第九

九曰紀志表傳不相符合

百官志太宗定內外官數與曹確傳不同
天平軍節度使姓名次序紀傳不同

劉總納土其州名不同

宋璟傳載東巡泰山之年與紀不同

李光弼傳平表晁年月與紀不同

程知節為葱山道摠管與紀不同

桓彥範傳中宗復位日與紀不同

宰相世系表蘇環字與傳不同

崔龜從傳其官與本紀不同

郭正一傳為相之年并其事與紀志不同

流劾暉處紀表與傳不同

杜元穎為相至罷紀傳各不同

唐書

中八

孫處約為相其官名紀傳不同

岑羲命相之官紀傳不同

李吉甫傳星變紀志不載

乾符五年五月風電事紀志不同

垂拱二年新豐慶山事紀志不同

侯君集傳岑文本官不同

褚遂良貶官紀傳不同

柳璨官本紀與表傳不同

畢王璋子韶世系未明

搖山王彩字

元結猗玗子

貞儉年齒差悞

蕭穎士

李素立世系不同

崔沔傳

王方慶傳與表不同

睿祖名紀傳不同

崔行功祖表傳不同

德宗紀與李懷光傳不合

李揆世次表傳不同

袁滋子均等

崔祐甫立後

竇懷貞官名與紀不同

蘇味道拜官紀傳不同

韋巨源傳州名與紀不同

李進賢被逐紀傳不同

蕭至忠父引官悞

蘇瓌蘇震世次不明

唐書糾謬

韓休父兄

劉瞻入相

王瓊傳年與紀不同

脩搖山玉彩人不同

蕭悅為僕射表傳不同

鄧康王徙封紀傳不同

雨土紀志月不同

韓王更封紀傳年不同

武德時地震紀志月不同

貞觀時地震紀志日不同

石然紀志月不同

李勣等征遼東宰相表日悞

薛萬徹官及高麗城名紀傳不同

百官志太宗定内外官數與曹確傳不同

百官志云初太宗省内外官定制為七百三十員曰吾以此待天下賢材足矣

今按曹確傳云太宗著令文武官六百四十三謂房喬曰朕設此待天下賢士此與百官志所載語意同而數不同未知孰是

天平軍節度使姓名次序紀傳不同

僖宗紀乾符二年^起六月濮州賊王仙芝尚君長陷曹濮二州四年^訂三月寇句賊黃巢陷鄆沂二州天平軍節度使薛崇死之五年^成二月王仙芝伏誅是歲天平軍節度使張勗卒牙將崔君裕自知州事六年^起淄州刺史曹全勗克鄆州殺崔君裕廣明元年^庚六月辛酉天平軍節度使曹全勗為東面副都統中和二年^寅十月魏博節度使韓簡寇鄆州天平軍節度使曹全勗死之部將崔用自稱留後三年^癸天平軍將曹存實克鄆州四年^甲七月壬午黃巢伏誅是歲濮州刺史朱宣逐天平軍節度使曹存實自稱留後

唐書削錄

中十

今按朱宣傳云宣為王敬武青州牙軍黃巢亂敬武遣將曹存實率兵西入關宣為軍候道鄆州是時節度使薛崇拒王仙芝戰死其將崔君裕攝州事存實揣知兵實襲殺之遂稱留後宣以功署濮州刺史留摠帳下兵中和初魏博韓簡東窺曹鄆引兵濟河存實迎戰死于陣宣收殘卒嬰城簡圍之六月不能拔引去僖宗喜其守拜天平軍節度使然則以本紀言之天平軍節度使自乾符四年丁酉至中和四年甲辰凡八年歷薛崇張勗崔君裕曹全勗崔用曹存實朱宣七帥也以朱宣傳言之即自薛崇崔君裕曹存實至于子朱宣止四帥而已此其大槩俱已不同至于紀稱黃巢陷韓簡寇鄆州而曹全勗死傳乃云韓簡寇鄆存實迎戰而死紀稱朱宣逐存實而自稱留後相傳乃云存實與韓簡戰死宣嬰城而簡不能拔乃拜節度使其舛謬至於如此豈可以垂之後世乎

劉總納土其州名不同

崔植傳云時朝廷悉收河朔三鎮而劉總又以幽薊七州獻諸朝
今案穆宗紀長慶元年二月己卯劉總以盧龍軍八州歸于
有司三月丁巳赦幽涿檀順瀛莫營平八州死罪以下給復
一年賜盧龍軍士錢又案溫造傳云長慶初為幽鎮宣諭使
至范陽劉總郊迎造為開示禍福總懼由是籍所部九州入
朝而劉總傳云總上疏願奉朝請且欲割所治為三以幽涿
營為一府請張弘靖治之瀛莫為一府盧士政治之平薊媯
檀為一府薛平治之然則劉總所歸之地在崔植傳則七州
在本紀則八州在溫造劉總傳則九州以本紀及劉總傳州
名參考之則十州幽涿檀順瀛
莫營平媯薊其舛駁至於如此未知何者為
是且唐人著書多謂天下視河北得失以為朝廷治亂重輕
則其於當時所繫亦大矣而史臣記述乃爾使後學無所考
信是誠可罪也哉

唐書糾謬

中十一

宋璟傳載東巡泰山之年與紀不同

宋璟傳云十二年東巡泰山璟復為留守

今案本紀開元十二年無東巡泰山事其東巡封泰山乃十
三年十月也

李光弼傳平袁晁年月與紀不同

李光弼傳云浙東賊袁晁台州建元寶勝以建丑為正月殘剽州
縣光弼遣麾下破其眾於衢州廣德元年遂禽晁浙東平二年
光弼薨

今案代宗紀寶應元年八月辛未台州人袁晁反九月癸卯
陷信州十月乙卯陷溫明二年十二月甲戌李光弼及
袁晁戰于衢州敗之廣德元年三月丁未李光弼及
袁晁戰敗之二年七月己酉李光弼薨十一月癸丑袁晁伏
誅以此而校本傳則頗不相應未知何者為是
程知節為葱山道摠管與紀不同

程知節傳云歷瀘州都督左領軍大將軍顯慶二年授葱山道行軍大摠管以討賀魯

今案本紀永徽六年五月癸未左屯衛大將軍程知節為葱山道行軍大摠管以代賀魯顯慶元年八月辛丑程知節及賀魯部歌邏祿處月戰于榆幕谷敗之九月癸未程知節及賀魯戰于恒篤城敗之二年閏正月庚戌右屯衛將軍蘇定方為伊麗道行軍摠管以代賀魯十二月丁巳蘇定方敗賀魯于金牙山執之然則程知節之討賀魯乃永徽六年也其顯慶二年自命蘇定方出討而是年執之矣今乃云知節顯慶二年為葱山道大摠管以討賀魯者悞也且又傳云左領軍大將軍而紀云左屯衛大將軍亦必有悞者

桓彥範傳中宗復位日與紀不同

桓彥範傳略云神龍元年正月彥範敬暉率羽林兵討賊明日中宗復位

唐書糾謬

中十二

今案本紀長安五年即神龍元年也正月癸卯張柬之崔玄暉敬暉桓彥範等率兵討亂張易之昌宗等伏誅丙午皇帝復于位又中宗紀云神龍元年正月張柬之等以羽林兵討亂甲辰皇太子監國大赦改元丙午復于位由此觀之則討賊後三日中宗乃復位非討賊之明日彥範傳悞矣

宰相世系表蘇瓌字與傳不同

宰相世系表云蘇瓌字廷碩

今案本傳云瓌字昌容子頊字廷碩世系表必悞也

崔龜從傳其官與本紀不同

崔龜從傳云歷戶部侍郎大中四年以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再歲罷

今案宣宗紀大中四年六月戊申戶部尚書判度支崔龜從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五年十一月崔龜從罷又宰相年表云大中四年六月戊申戶部侍郎判度支崔龜從守戶部尚書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如故八月庚戌罷判五年四月乙卯龜從爲中書侍郎兼吏部尚書十一月庚寅龜從檢校吏部尚書同平章事宣武節度使由此言之本紀及傳所書皆甚略唯年表爲詳備至於自四年六月而至五年十一月遂以爲再歲若以杜元穎傳例言之止可謂之逾年也

郭正一傳爲相之年并其事與紀志不同

郭正一傳云永隆中遷祕書少監檢校中書侍郎詔與郭待舉岑長倩魏玄同並同中書門下承受進止平章事平章事自正等始永淳中眞遷中書侍郎

今案高宗本紀永淳元年四月丁亥黃門侍郎郭待舉兵部侍郎岑長倩祕書員外少監郭正一吏部侍郎魏玄同與中書門下同承受進止平章事宰相表亦然即非永隆中此一也又案百官志云貞觀八年僕射李靖以疾辭位詔疾小瘳三兩日一至中書門下平章事而平章事之名蓋起於此

唐書糾謬

中十三

永淳元年以黃門侍郎郭待舉兵部侍郎岑長倩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平章事入銜自待舉等始然則是平章事之名實始於貞觀八年以命李靖至永淳元年乃始入銜尔今正一傳遂以爲同平章事始於正一等則悞矣此其二也

流敬暉處紀表與傳不同

中宗紀云神龍二年七月流敬暉于嘉州宰相表亦同

今案暉本傳乃流瓊州疑稱嘉州者悞

杜元穎爲相至罷紀傳各不同

杜元穎傳云自帝即位不閱歲至宰相搢紳駭異

今案本紀穆宗以元和十五年閏正月丙午即帝位至次年長慶元年二月壬午元穎以翰林學士戶部侍郎爲相止踰年矣閱之言歷也更也

又云甫再暮出爲劔南西川節度使同平章事

今案本紀元穎以長慶三年十月罷相則是已逾二年矣非

甫再葺也

孫處約為相其官名紀傳不同

孫處約傳云麟德元年以西臺侍郎同東西臺三品

今案高宗本紀麟德元年十二月太子右中護樂彥瑋西臺侍郎孫處約同知軍國政事又宰相表云十二月戍子太子右中護樂彥瑋檢校西臺侍郎西臺侍郎孫處約並同知軍國政事尋同東西臺三品然則紀傳所書各有未完而表始為詳備矣

岑羲命相之官紀傳不同

岑羲傳略云進吏部侍郎中宗崩詔擢右散騎常侍同中書門下三品睿宗立罷

今案睿宗紀景雲元年六月壬午韋皇后弒中宗以刑部尚書裴談工部尚書張錫同中書門下三品吏部尚書張嘉福中書侍郎岑羲吏部侍郎崔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宰相

唐書糾謬

中十四

表亦同殊不言以右常侍為同三品也

李吉甫傳星變紀志不載

李吉甫傳云前卒一歲熒惑掩太微上相吉甫曰天且殺我

今案吉甫以憲宗元和九年十月薨而本紀自八年至九年並無此熒惑之變獨天文志有八年十月己丑熒惑犯太微西上將而已若非悞書相為將以致異同即是脫漏不載也若以為例不書則九年十月太白晝見亦書于紀例與此同亦當書也

乾符五年五月風雹事紀志有不同

五行志第二十六卷乾符六年五月丁酉宣授宰臣豆盧瑑崔沆制殿庭氛霧四塞及百官班賀于政事堂雨雹如鳧卵大風雷雨拔木

今案僖宗紀乾符五年五月丁酉翰林學士承旨戶部侍郎豆盧瑑為兵部侍郎吏部侍郎崔沆為戶部侍郎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是日雨雹大風拔木宰相表亦同又五行志第二十五卷常風門云乾符五年五月丁酉大風拔木又崔沆傳云乾符五年以戶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昕旦告麻大霧塞庭中百僚就班脩慶大風雨雹時謂不祥又豆盧瑑傳云歷翰林學士不言戶部侍郎與崔沆皆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是日宣告于廷大風雷雨拔木然則本紀表傳及五行志第二十五卷皆以為乾符五年五月丁酉獨五行志二十六卷以為六年則悞也

垂拱二年新豐慶山事紀志不同

武后紀垂拱二年十月己巳有山出于新豐縣改新豐為慶山今案五行志云垂拱二年九月己巳雍州新豐縣露臺鄉大風雨震電有山湧出紀以為十月己巳而志以為九月己巳二者必有一悞

侯君集傳岑文本官不同

唐書副錄

中十五

侯君集傳云君集平高昌還為有司所劾詔詣獄簿對中書侍郎岑文本諫

今案本紀貞觀十三年十二月侯君集伐高昌十四年八月克之十二月丁酉俘高昌王以獻十六年正月辛未中書舍人岑文本為中書侍郎專典機密則是當十四年十二月文本未為中書侍郎也而宰相表又云十六年正月辛未中書舍人兼侍郎岑文本為中書侍郎專典機密然則君集傳所書者止書其兼官歟不書正官而書兼官亦恐非史法也至於本紀止書正官而不著兼官若非脫漏似亦未允也

褚遂良貶官紀傳不同

褚遂良傳云武氏立乃左遷遂良潭州都督

今案高宗紀永徽六年九月庚午貶褚遂良為潭州都督十月乙卯立宸妃武氏為皇后宰相表載貶遂良事亦同然則傳所云悞也

柳璨官本紀與表傳不同

昭宗紀天祐元年正月翰林學士右拾遺柳璨為右諫議大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今案璨傳及宰相表皆左拾遺非右也未知孰是

畢王璋子韶世系未明

宗室列傳畢王璋生二子曰韶曰孝基韶死隋世武德時追封東平王生子道宗

今案宗室世系表畢王房止有子孝基及夫名者二人無東平王韶而東平王韶自是雍王房雍王繪之子其世次甚明與傳全不同未知孰是

搖山玉彩字

孝敬皇帝傳云擿采古今文章號搖山玉彩凡五百篇又裴光庭傳云撰搖山往則維城前軌二篇獻之

今案藝文志云裴光庭搖山往則一卷又云搖山玉彩五百卷

唐書刪誤

中十六

其搖字在傳則皆從本而藝文志皆從手未知孰是

元結猗玗子

藝文志小說家類有元結猗玗子一卷

今案元結傳云入猗玗洞始稱猗玗子玗字皆從玉此乃從犬未知孰是

負俶年齒差悞

李泌傳開元十六年悉召能言佛道孔子者相答難禁中有負俶者九歲升坐詞辯注射坐人皆屈

今案藝文志儒家類中有負俶太玄幽贊十卷注云開元四年京兆府童子進書召試及第授散官文學直弘文館且李泌傳謂俶開元十六年而年九歲則是俶生于開元八年也既俶以八年始生何緣四年已有進書乎若以四年能進書者為是則至十六年之時俶不啻九歲矣此二說者必有一悞

蕭穎士

文藝傳蕭穎士

今案新史中皆作穎惟藝文志第五十內作穎未知孰是

李素立世系不同

李素立傳云曾祖義深父政藻為隋水部郎

今案宰相世系表政藻乃素立之伯父為宜州長史政期乃

素立之父為水部郎中與傳不同未知孰是

也誤

又案隋朝諱忠凡郎中皆無中字今此本有之亦恐

崔沔傳

崔沔傳云後周隴州刺史士約四世孫

今案宰相世系表則並無隴州刺史士約而沔乃後周大將軍說之四世孫也說之父名措兄名士元士謙與傳全不同

王方慶傳與表不同

王方慶傳云父弘直終荆王友

今案宰相世系表云弘直魏州刺史謚曰孝與傳不同未知

唐書糾謬

中十七

孰是

睿祖名紀傳不同

本紀云天授元年九月追尊四代祖平王少子武曰睿祖康皇帝

今案后妃傳云尊武王為康皇帝號睿祖二說不同未知孰是

崔行功祖表傳不同

崔行功傳云祖謙之仕北齊終鉅鹿太守

今案宰相世系表行功曾祖名伯謙字士遜而無名謙之者與傳不同未知孰是

德宗紀與李懷光傳不合

德宗紀云興元元年二月李懷光將孟庭保以兵來追左衛大將軍侯仲莊敗之于驛店

今案李懷光傳云懷光遣將孟廷寶等輕騎趨南山廷寶

等率輕騎趨南山廷寶等引而東縱卒大掠而百官遂入駱谷追帝不及還白懷光懷光怒悉罷其兵即不言有驛店之戰且其名乃是廷寶非庭保未知孰是

李揆世次表傳不同

李揆傳云祖玄道為文學館學士父成裕秘書監

今案宰相世系表則玄道生正基正基生亶亶生成裕成裕生揆玄道於揆為高祖與傳不同未知孰是

表滋子均等

表滋傳末云子均右拾遺郊翰林學士

今案宰相世系表表滋五子均太子典膳郎都字之美右拾遺郊字之乾號州刺史與傳不同又藝文志注云郊字之儀滋子也昭宗翰林學士亦與表傳不同未知孰是

崔祐甫立後

崔植傳云植即祐甫弟廬江令嬰甫子也傳內又以植為嬰甫次

唐書糾謬

中十八

子祐甫命以主祀

今案宰相世系表則嬰甫乃祐甫之再從弟而嬰甫止有植一子其說與傳不同以意考之祐甫身為名相其家号素守禮法必不取人之長子為嗣傳之所言宜得其實而表似脫悞矣

竇懷貞官名與紀不同

睿宗紀書竇懷貞官皆為左御史臺大夫

今案本傳止云左御史大夫無臺字未知孰是

蘇味道拜官紀傳不同

蘇味道傳延載中以鳳閣舍人檢校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歲餘為真

今案本紀延載元年三月甲申鳳閣舍人蘇味道為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殊不言其檢校若以是年杜景佺周允元例言之則皆當書此蓋闕文也

韋巨源傳州名與紀不同

韋巨源傳云坐李昭德累貶麟州刺史

今案本紀天冊萬歲元年正月戊子貶韋巨源鄜州刺史紀傳不同推究其實則紀是而傳悞何以言之案地理志云麟州開元十二年析勝州之連谷銀城置且天冊萬歲元年歲在乙未而開元十二年歲在甲子相距三十年是時既未有麟州則巨源何由貶為刺史乎以此知其實鄜字而悞為麟也

李進賢被逐紀傳不同

憲宗紀元和八年十二月庚寅振武將楊遵憲反逐其節度使李進賢

今案嚴綬傳未云進賢討回鶻史廩糧不實次鳴砂焚殺其將楊遵憲而還進賢大怒眾懼攻進賢奔靖邊軍與紀所書不同

唐書糾謬

中十九

蕭至忠父引官誤

蕭至忠傳云陳吏部郎引子也

今案宰相世系表引為陳吏部侍郎又案南史引歷官金部庫部中書黃門吏部侍郎則是新書傳之悞也

蘇瓌蘇宸世次不同

宰相世系表蘇瓌七世孫震為河南尹

今案瓌傳瓌之子詵詵之子震當祿山亂時奔靈武代宗時為河南尹而卒且瓌為相在睿宗時至代宗時不過六十餘年耳則震不當便為七世孫也由此言之世系表必有悞處況本傳以震為詵之子而表乃以為震之子此大差互其悞必矣又瓌傳未云文宗大和中錄舊德官其四代孫翔而世系表不載翔之名字此可見表之脫略又況震傳所述皆肅宗代宗時事而世系表乃以為七世孫今翔當文宗時得官而止是四世孫文宗去睿宗尤更年遠其世次尚止四世即

震之非七世亦明甚矣

韓休父兄

韓休傳云父大智其兄大敏

今案宰相韓氏世系表則大敏乃大智之弟

劉瞻入相

劉瞻傳云為翰林學士拜中書舍人進承旨出為河東節度使咸通十一年以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同昌公主薨懿宗補太醫韓宗紹等送詔獄瞻上疏固爭帝大怒即日賜罷以檢校刑部尚書同平章事為荆南節度使

今案懿宗紀咸通十年六月翰林學士承旨戶部侍郎劉瞻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十一年八月殺醫待詔韓宗紹九月丙辰劉瞻罷又宰相表瞻自承旨為相與紀同又云十年九月瞻為中書侍郎十一年正月兼刑部尚書九月丙辰罷為檢校刑部尚書同平章事荆南節度使以上並無為河東節度

唐書劉瞻

中二十

使一節又無咸通十一年為中書相一節未知其孰是

脩搖山玉彩人不同

考敬皇帝傳云命賓客許敬宗右庶子許圜師中書侍郎上官儀中書舍人楊思儉即文思殿擿采古今文章號搖山玉彩

今案藝文志搖山玉彩注云考敬皇帝令太子少師許敬宗

司議郎孟利貞崇賢館學士郭瑜顧胤右史董心恭等撰其姓名惟許敬宗同外皆與傳不同未知孰是

蕭倪為僕射表傳不同

蕭倪傳云罷為尚書左僕射

今案宰相表云罷為右僕射

鄧康王徙封紀傳不同

鄧康王元裕傳云貞觀五年始王鄧十一年後王鄧始王及徙皆同
譙魏許密四王同封

今案本紀貞觀五年二月己酉封弟元裕為鄧王元名譙王

靈夔魏王元祥許王元曉密王即此鄧康王傳所書其始封者皆是也至貞觀十一年則不然止書正月丁亥徙封元裕鄧王元名舒王至六月己巳又書徙封元祥江王而已其靈夔元曉本紀皆不載其徙封疑其徙封則不同而元裕傳悞云始封徙封皆同也

靈夔又以貞觀十四年自燕王徙封魯以本傳可見然亦未見改燕王之年

雨土紀志月不同

太宗紀貞觀七年二月丁卯雨土

今案五行志乃三月丁卯未知孰是

韓王更封紀傳年不同

韓王元嘉加傳云貞觀九年更封韓

今案本紀乃貞觀十年也

武德時地震紀志月不同

高祖紀武德二年九月乙未京師地震

今案五行志乃十月乙未未知孰是

唐書糾謬

中二十一

貞觀時地震紀志日不同

太宗紀貞觀十二年正月乙未叢州地震癸卯松州地震

今案五行志則云正月壬寅松叢二州地震未知孰是

石然紀志月不同

太宗紀貞觀十三年四月壬寅雲陽石然

今案五行志乃三月壬寅未知孰是

李勣等征遼東宰相表日悞

宰相表貞觀十八年十一月甲子世勳周為遼東道行軍大摠管

今案本紀乃是十一月甲午以上文推之是月有戊寅庚辰

日則不復有甲子日蓋宰相表悞也

薛萬徹官及高麗城名紀傳不同

本紀貞觀二十二年正月丙午左武衛大將軍薛萬徹為青丘道行軍大摠管以伐高麗六月丙子薛萬徹及高麗戰于泊灼城敗之

今案高麗及薛萬徹傳皆云右武衛大將軍獨紀以爲左武衛又此紀及高麗傳皆云泊灼城而萬徹傳作泊灼城未知孰是案地理志第三十三卷下末有載賈耽考邊州入四夷之路內有營州西北路一節內云泊灼城又有登州東北路一節內有泊灼口以此觀之似泊灼是也

穀齋李世倬錄



新唐書糾謬卷第九

新唐書糾謬卷第十

十曰一事兩見而異同不完

肅宗紀即位事與裴冕杜鴻漸魏少游傳不同
李峴傳謝夷甫事與毛若虛傳不同

吳士矩傳與狄兼謨傳異同且各述事不盡

高智周傳記蔣洌等事與喬琳傳不同

李知本李華傳各載太冲而得名之因不同

薛存誠孔戣傳各述李位事而有不同

公主傳及張茂昭傳各紀尚主而有不同

韋溫傳尉遲璋事與陳夷行曹確傳不同

王璠傳所載石刻與五行志不同

杜棕及南蠻傳述秦匡謀事不同

崔湜及周利貞傳述内外兄不同

劉晏傳及藝文志各載包融包佶事及所任官有不同

唐書糾謬

中二十三

王晏平為韋溫封上詔書

蘇味道張錫傳悞

吳湊韓臯傳不同

蘇幹之死紀傳不同

武延秀安樂主被誅處不同

張說評許景先文兩傳不同

吳湊劉晏議王縉等罪

劉悟賈直言傳不同

文宗紀即與楊志誠傳不同

肅宗紀即位事與裴冕杜鴻漸魏少游傳不同

肅宗紀云朔方留後支度副使杜鴻漸六城水陸運使魏少游

度判官崔漪支度判官崔簡金關內鹽池判官李涵河西行軍司

馬裴冕迎太子治兵于朔方

今案裴冕傳云河西節度使哥舒翰辟行軍司馬玄宗入蜀

詔皇太子爲天下兵馬元帥拜冕御史中丞兼左庶子副之初冕在河西方召還而道遇太子平涼遂從至靈武與杜鴻漸崔漪同辭進曰主上猷于勤且南狩蜀宗社神器要須有歸今天意人事屬在殿下宜正位號有如逡巡失億兆心則大事去矣太子曰我平寇逆奉迎乘輿還京師退居儲貳以待膳左右豈不樂哉公等何言之過對曰殿下居東宮二十今年今多難啓聖以安社稷而所從將士皆關輔人日夜思歸大衆一騷不可復集不如因而撫之以就大功臣等昧死請太子固讓凡五請卒見聽太子即位又杜鴻漸傳云安思順表爲朔方判官祿山亂皇太子按軍平涼未知所適議出蕭關趣豐安鴻漸與六城水陸運使魏少游節度判官崔漪支度判官盧簡金關內鹽池判官李涵謀曰胡羯亂常二京覆沒太子治兵平涼然散地難恃也今朔方制勝之會若奉迎太子西詔河隴北結回紇與収其勁騎與大兵合鼓而南雪社

稷之耻不亦易乎即具上兵馬招輯之勢錄軍資庫器械儲詹凡最使涵詣平涼見太子太子大悅會裴冕至自河西亦勸之朔方而鴻漸與漪至白草頓迎謁說曰朔方天下勁兵靈州用武地今回紇請和吐蕃結附天下列城堅守以待王命縱爲賊據日夜望官軍以圖収復殿下治兵長驅逆胡不足滅也太子喜曰靈武我之關中卿乃吾蕭何也既至靈武鴻漸即與冕等勸即皇帝位以係中外望六請見聽又魏少游傳云累遷朔方水陸轉運副使考此數傳杜鴻漸止爲朔方判官而紀云朔方留後支度副使魏少游本爲水陸轉運副使而紀云六城水陸運使鴻漸傳又云六城水運使裴冕以河西行軍司馬已拜御史中丞兼左庶子爲天下兵馬副元師赴召而還而紀止云河西行軍司馬此位號不同也鴻漸傳云支度判官盧簡金而紀云崔簡金此姓不同也裴冕傳云五請而鴻漸傳云六請此勸進之數不同也

李峴傳謝夷甫事與毛若虛傳不同

李峴傳云鳳翔七馬坊押官盜掠人天興令謝夷甫殺之李輔國諷其妻使訴枉詔監察御史孫瑩鞠之直夷甫其妻又訴詔御史中丞崔伯陽刑部侍郎李暉大理卿權獻為三司訊之無異辭妻不臣輔國助之乃令侍御史毛若虛覆按若虛委罪夷甫言御史用法不端伯陽怒欲質讓若虛馳入自歸帝帝留若虛簾中頃伯陽等至劾若虛傳中人失有罪帝怒叱之貶伯陽高要尉權獻杜陽尉逐李暉嶺南流瑩播州

今案毛若虛傳云乾元中鳳翔七坊士數剽州縣間殺人尉謝夷甫不勝怒榜殺之士妻訴李輔國輔國請御史孫瑩窮治獄久不具詔中丞崔伯陽與三司參訊未決乃使若虛按之即歸罪夷甫伯陽爭甚乃若虛慢拒伯陽怒若虛即馳入白于帝詔姑出若虛泥訴曰若臣出即死因蔽若虛殿中而召伯陽至具劾若虛罔上帝主先語叱伯陽出并官屬悉貶

唐書糾謬

中二十五

嶺外且李峴傳云天興令謝夷甫而毛若虛傳以為尉峴傳云中丞刑部大理為三司而若虛傳云詔中丞崔伯陽與三司參訊則中丞之外自有三司歟峴傳云孫瑩直夷甫其妻又訴詔三司參訊無異辭妻不臣若虛傳云獄久不具參訊未決而若虛按之峴傳云崔伯陽高要尉權獻杜陽尉李暉嶺南孫瑩播州若虛傳云官屬悉貶嶺外此皆兩傳之不同者也

吳士矩傳與狄兼謩傳異同且各述事不盡

吳湊傳末云兄澈子士矩開成初為江西觀察使饗宴侈縱一日費凡十數萬初至庫錢二十七萬緡晚年纔九萬軍用單匱無所仰事聞中外共申解得以親議文宗弗窮治也貶蔡州別駕諫官執處其罪不納於是御史中丞狄兼謩建言陛下擢任士矩非私也士矩負陛下而治之亦非私也請遣御史至江西即訊使杜江淮它鎮循習意帝聽乃流端州

今案狄兼謩傳云江西觀察使吳士矩加給其軍擅用上供錢數十萬兼謩劾奏觀察使爲陛下守上宣國詔條知臨戎賞士州有定數而與奪由已詒獎一方爲諸道缺望請付有司治罪士矩由是貶蔡州別駕觀二傳載士矩所犯固已不同至於有司劾治貶責次序各有未完蓋刪修之際未嘗以二傳參校補足其事宜也

高智周傳記蔣洌等事與喬琳傳不同

高智周傳云智周所善義興蔣子慎有客嘗視兩人曰高公位極人臣而嗣少弱蔣侯官不達後且興子慎終達安尉其子縉往見智周智周方貴以女妻之生子挺歷湖延二州刺史生子洌洌皆擢進士洌爲尚書左丞渙永泰初歷鴻臚卿日本使嘗遺金帛不納唯取牋一番爲書以貽其副云挺之卒洌兄弟廬墓側植松栢千餘渙終禮部尚書封汝南公洌子鍊渙子銖又有清白名而高氏後無聞

唐書糾謬

中二十六

今案喬琳傳末云時又有蔣鎮者洌子也與兄鍊俱以文辭顯擢賢良方正科累轉諫議大夫大曆中涇兩壤河中鹽池味苦惡韓滉判度支慮減常賦妄言池生瑞鹽王德之美祥代宗疑不然命鎮馳驛按視鎮內欲結滉故實其事表置祠房號池曰寶應靈慶云再進工部侍郎妹婿源溥者休弟也故鎮與交泚叛竄于鄆傷足不能進泚先得鍊而鎮左右逃歸語所在源休聞白泚以二百騎求得之知不免懷刃將自刺鍊止之復謀出奔懦不決中朝臣遁伏者休多所誅殺賴鎮救原一五初洌與弟渙在安史時皆汙僞官鍊兄弟復屈節于賊云又案朱泚傳云泚僭即皇帝位以蔣鎮爲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蔣鍊爲御史中丞又云泚自將逼奉天以蔣鍊李子平爲宰相然則蔣洌渙兄弟以高智周傳言之則皆良士可嘉者在喬琳朱泚傳言之則父子皆汙僞官爲叛臣名教之所不齒且如崔渙賢者也止爲元載所惡

而蔣渙遂按其罪而逐之以是觀之則蔣渙之為人可知而新書於兩傳各書之曾無褒貶與奪亦不明書其兩見之因後人觀之何所取信邪

崔渙事在崔玄暉傳未有傳

李知本華傳各載太沖而得名之因不同

孝友李知本傳云知本趙州元氏人元魏洛州刺史靈六世孫父孝端仕隋為獲嘉丞與族弟太沖俱有世閥而太沖官婚最高鄉人語曰太沖無兄孝端無弟

今案李華傳云華字遐叔趙州贊皇人曾祖太沖名冠宗族間鄉人語曰太沖無兄太宗時擢祠部郎中然則此李太沖姓名鄉郡時世及里語皆同則二傳之太沖實一人耳今一傳以為官婚最高而得稱一傳以為名冠宗族而得稱二者使後世何所從也況知本傳既備載矣華傳復書之可乎

薛存誠孔戣傳各述李位事而有不同

薛存誠傳云存誠為御史中丞江西監軍高重昌妄劾信州刺史

唐書糾謬

中二十七

李位謀反追付仗內詰狀存誠一日三表請付位御史臺及案果

無實

今案孔戣傳云遷尚書左丞信州刺史李位好黃老道數祠禱部將韋岳告位集方土圖不軌監軍高仲謙上急變捕位劾禁中戣奏刺史有罪不容繫仗內請付有司詔還御史臺戣與三司雜治無反狀岳坐誣罔誅貶位建州司馬中人愈怒此李位一事在薛存誠傳則云高重昌劾之而存誠三表請付臺按之無實在孔戣傳則云高重謙上變劾位禁中而戣請付有司治之無反狀二者未知孰是

公主傳及張茂昭傳各記尚主而有不同

順宗女襄陽公主始封晉康縣主下嫁張孝忠子克禮

今案張茂昭傳克禮乃茂昭之子而孝忠之孫且又云尚晉康郡主非縣主也

韋溫傳尉遲璋事與陳夷行曹確傳不同

韋溫傳云樂工尉遲璋授光州長史溫封上詔書

今案陳夷行傳云仙韶樂工部尉遲璋授王府率右拾遺
竇洵直當衙論奏鄭覃嗣復嫌以細故謂洵直近名夷行
曰諫官當衙正須論宰相得失彼賤工安足言者然亦不可
置不用帝即徙璋光州長史以百練賜洵直又案曹確傳云
文宗欲以樂工尉遲璋為王府率拾遺洵直固爭卒授光州
長史由是言之則尉遲璋初授王府率因洵直爭之遂下除
光州長史矣韋溫何為猶封還詔書無乃史悞記乎或者雖
下除光州而尚未馱公議故溫封還其詔而朝廷遂已乎事
雖不可得而知然要之韋溫傳所書訖不見朝廷聽否此若
非史筆之悞則其事之終始是非必有所未盡而後世不得
不疑也

王璠傳所載石刻與五行志不同

五行志云浙西觀察使王璠治潤州城隍中得方石有刻文曰山

有石石有玉玉有瑕瑕即休

唐書糾謬

中二十八

今案璠本傳止云山有石石有玉玉有瑕而已無瑕即休三
字又曰術家云璠祖名峯生礎礎生璠盡遐休蓋其應云然
則史之為書所以傳信也璠之石識正宜傳信者也雖復鄙
俚隱晦既載之以示後則宜存其本文豈可或增或損以疑
後世哉就使有增損而止一見手書使觀者無它疑猶為未可
況志傳皆載而其文多寡復不同使後世何所信乎

杜棕及南蠻傳述秦匡謀事不同

杜棕傳云棕為荆南節度使黔南觀察使秦匡謀討蠻兵敗奔于

今案南蠻傳云坦綽寇成都至新津而還回寇黔中經略使
秦匡謀懼奔荆南在杜棕傳則云討蠻賊而奔在南蠻傳則
云蠻寇黔中懼而奔則是未嘗討蠻二者既不相符且又觀
察經略之名亦異此二說必有非其實者

崔湜及周利貞傳述內外兄不同
崔湜傳云進其外兄周利貞

今案利貞湜內兄也未知孰是

劉晏傳及藝文志各載包融包佶事及所任官有
不同

劉晏傳末云包佶字幼正潤州延陵人父融集賢院學士與賀知章張若虛有名當時號吳中四士佶擢進士第累官諫議大夫坐善元載貶嶺南晏奏起為汴東兩稅使晏罷以佶充諸道鹽鐵輕貨錢物使遷刑部侍郎改秘書監封丹陽郡公

今案藝文志云包融詩一卷注云潤州延陵人歷大理司直二子何佶齊名世稱二包何字幼嗣大曆起居舍人融與儲光羲皆延陵人曲阿有餘杭尉丁仙芝緱氏王薄蔡隱丘監察御史蔡希周渭南尉蔡希寂處士張彥雄張潮校書郎張暈吏部常選周瑀長洲尉談戴句容有忠王府倉曹參軍

唐書附錄

中二十九

殷遙硤石主簿樊光橫陽主簿沈如筠江寧有右拾遺孫處玄處士徐延壽丹徒有江都主簿馬挺武進尉申堂構十八人皆有詩名殷璠彙次其詩為丹陽集者然則融佶既見于劉晏傳末矣今藝文志又言之非重複歟且又其間述事互有不同不若會而為正備見于藝文志或備載于劉晏傳末庶乎後世易於考尋且免異同之感也

王晏平為韋溫封上詔書

韋溫傳云為給事中王晏平罷靈武節度使以馬及鎧仗自隨貶康州司戶參軍厚賂貴近浹日改撫州司馬溫封上詔書

今案王晏平傳云以功檢校常侍靈鹽節度使父喪擅取馬四百兵械七千自衛歸洛陽御史劾之有詔流康州不即行陰求援於河北三鎮三鎮表其困改撫州司馬給事中韋溫薛延老盧弘宣等還詔不敢下改永州司戶參軍溫固執文宗諭而止以二傳校之一則云貶康州司戶厚賂貴近一

則云涿康州求援河北三鎮二者已自不同且溫傳云

州司馬溫封上詔書而不言朝廷從否晏平傳則云溫等還詔改永州司戶溫固執文宗諭而止此皆異同之甚者未知其孰是兼薛廷老盧弘宣傳皆遺此一事不載

蘇味道張錫傳悞

蘇味道傳云延載中以鳳閣舍人檢校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證聖元年與張錫俱坐法繫司刑獄錫雖下吏氣象自如味道獨席地飯蔬為危惴可憐者武后聞放錫嶺南纔降味道集州刺史召為天官侍郎聖曆初復以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三品更葬其親侵毀鄉人墓田蕭至忠劾之貶坊州刺史

今案張錫傳云錫久視初為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坐洩禁中語又賅謝鉅萬時蘇味道亦坐事同被訊繫鳳閣俄徙司刑三品院錫按轡專道神氣不懼日膳豐鮮無貶損味道徒步赴逮席地菜食武后聞之釋味道將斬錫既而

唐書糾謬

中三十

涿循州又武后紀云延載元年甲申三月甲申鳳閣舍人蘇味道為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天冊萬歲元年紀正月戊子味道貶集州刺史聖曆元年歲九月辛巳試天官侍郎蘇味道為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久視元年庚閏七月己丑天官侍郎張錫為鳳閣鸞臺平章事長安元年甲申三月流張錫于循州七月蘇味道按察幽平等州兵馬長安二年^{壬寅}十月甲寅蘇味道同鳳閣鸞臺三品長安四年^{甲辰}三月己亥貶蘇味道為坊州刺史以宰相表考之皆同然則蘇味道凡再為相其初相以延載元年甲午歲其貶集州以天冊萬歲元年乙未歲^{是年先改為證聖次改天冊萬歲}方是時張錫未為相也至聖曆元年戊戌歲味道再入相是時張錫亦尚未入至久視元年庚子歲閏七月張錫始為相與味道共事至長安元年辛丑歲流錫于循州此其大槩也今味道傳乃云證聖元年與張錫俱坐法繫司刑獄武后放錫嶺南纔降味道

集州刺史此大悞也蓋後之史臣吳兢劉知幾之後追書其事不知味道貶集州之因但聞錫嘗與味道同下獄而錫以高抗不屈洙竄味道以懾懼自責獲免遂附會其事以為坐此貶集州耳殊不知當證聖之時則張錫未為相也味道貶集州自有所坐也與張錫同下獄自是再入相之後又視長安之間錫雖洙竄味道獲免未嘗被責也今試條陳之且又為旁通圖譜列其歲次年號及二人歷官次序庶覽者昭然易見所謂證聖之時張錫未為相者案武后紀及宰相表張錫傳並云錫以久視元年始為相此得其實也而是年歲在庚子其證聖元年歲在乙未距庚子中間六年其事殊不相屬此其一也所謂味道貶集州自有所坐者案武后紀及宰相表延載元年九月壬寅貶李昭德為南賓尉昭德時自檢校內史貶也次年天冊萬歲元年正月戊子貶豆盧欽望為趙州刺史韋巨源鄜州刺史杜景佺漆州刺史蘇味道集州刺史陸元方

唐書糾謬

中三十一

綏州刺史此五人皆宰相也而同時貶斥今考其傳則四人所坐皆同豆盧欽望傳云李昭德被罪有司劾奏欽望阿順昭德不執正附臣罔君貶趙州刺史韋巨源傳云坐李昭德累貶麟州刺史麟即麟字之悞杜景佺傳云會李昭德下獄景佺苦申救后以為面欺左遷漆州刺史陸元方傳云坐附會李昭德貶綏州刺史此五人既同時為相同時貶斥而四人所坐皆以昭德則味道所坐不言可知由是言之則味道集州之貶本坐李昭德之故而張錫奚預焉此其二也所謂與張錫同下獄乃再入相之後久視長安之間又獨得釋免未嘗被責者案武后紀及宰相表久視元年錫始為相時味道亦同為相至長安元年三月錫洙循州而味道一無貶責且錫本傳亦云武后聞之釋味道而又是年七月味道方奉使幽平亦足以驗其未嘗被責此其三也然則味道此傳止以證聖元年與張錫下獄一事失其實則其餘考于紀傳遂皆

參錯不能符合宜後人之疑惑今若差次其事當云證聖元年有司劾味道與豆盧欽望等附會李昭德坐貶集州刺史召為試天官侍郎聖曆初復以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長安初與張錫俱坐法繫司刑獄錫雖下吏氣象自如味道獨席地飯蔬為危喘可憐者武后聞之將斬錫既而流循州釋味道是歲奉使幽平等州按察兵馬還二年進同鳳閣鸞臺三品更葬其親有詔州縣治喪事味道因役庸過程遂侵毀鄉人墓田蕭至忠劾之貶坊州刺史如此則紀傳皆遂相應而事實可以無疑也

歲次

年號

本紀內蘇蘇味道傳 本紀內張 張錫傳

味道歷官 內歷官 錫歷官 內歷官

甲午

延載元年

唐書制謬

三月甲申鳳閣以鳳閣舍人檢舍人蘇味道為校侍郎同鳳閣

中三十二

乙未

證聖

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與張錫坐事歲餘為真

正月戊子貶

繫司刑獄降集州刺史此傳誤也

天冊萬歲

集州刺史

丙申

萬歲登封

萬歲通天

丁酉

神功元年

戊戌

聖曆元年

九月辛巳試天官侍郎蘇味道為

復以鳳閣侍

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

郎同鳳閣

己亥 二年

庚子 久視元年

辛丑 大足元年 七月辛蘇味
道按察幽平

壬寅 長安元年 笮等州兵馬
十月甲寅蘇味道進同鳳閣鸞臺三品

癸卯 三年

三月丁亥賤本傳不記賤
唐書制謬 蘇味道為坊 中三十三

甲辰 四年 州刺史 坊州之年

乙巳 神龍元年

吳湊韓臯傳不同

吳湊傳云貞元十四年夏大旱穀貴人流亡帝以過京兆尹韓臯
罷之即召湊代臯

今案韓臯傳云拜京兆尹奏署鄭銓為倉曹叅軍銓苛斂吏
乃說臯悉索府中雜錢折糴粟變三十萬石獻於帝臯悅
之奏為興平令貞元十四年大旱民請蠲租賦臯府帑已空
內憂恐奏不敢實會中人出入百姓遮道訴之事聞貶撫州
賁外司馬由此言之則臯之為京兆無政之甚者而吳湊傳
所云乃似臯本無過而德宗以之為過其意殊與臯傳不同

閏七月己丑天官侍 此年初為鳳閣

侍郎同鳳閣

侍郎同鳳閣 鸞臺平章事 三月丙申流 坐事流

張錫于循州 循州

書法如是可乎

蘇幹之死紀傳不同

本紀長壽元年五月殺冬官尚書蘇幹

今案幹傳云遷冬官尚書來俊臣素忌之誣幹與琅琊王冲通書繫獄發憤卒與紀不同未知孰是

武延秀安樂主被誅處

武延秀傳云韋后敗尚與主居禁中同斬肅章門

今案安樂公主傳云臨淄王誅韋庶人主方覽鏡作眉聞亂走至右延明門兵及斬其首二說不同未知孰是

張說

許景先文兩傳不同

許景先傳云張說曰許舍人之文雖乏峻峯激流然詞旨豐美得中和之氣

今案王勃駱賓王傳後張說論文處云許景先如豐肌賦理雖穠華可愛而乏風骨與本傳所載不同未知孰是

唐書糾謬

中三十四

吳湊劉晏議王縉等罪

吳湊傳云元載賜死於是王縉楊炎王昂韓會包佶等皆當坐湊建言法有首從從不應死一用極刑虧德傷仁縉等由是得減死
今案劉晏傳云元載得罪詔晏鞠之晏畏載黨盛不敢獨訊更勅李涵等五人與晏雜治王縉得免死晏請之也又王縉傳云縉敗劉晏等鞠其罪同載論死晏曰重刑再覆有國常典況大臣乎法有首從不容俱死於是以聞上憫其老不加刑乃貶栢州刺史由是言之王縉以下以從坐免死乃劉晏之請也今吳湊傳止以爲湊言則悞矣蓋當時晏湊皆各有言但史之所敘不完尔

劉悟賈直言傳不同

劉悟傳云與監軍劉承偕不叶衆辱悟縱其下亂法悟不堪其忍承偕與都將張問謀縛悟送京師以問代節度事悟知之以兵圍監軍殺小使其屬賈直言質責悟曰李司空死有知使公所爲

至此軍中將復有如公者矣。悟遽謝曰：「吾不欲聞。」李司空字少選，當定即擒兵退，匿承偕囚之。帝重違其心，貶承偕。然悟自是頗專肆，上書言多不恭，天下負罪亡命者多歸之。彊列其寃。

今案賈直言傳云：監軍劉承偕與悟不平，陰與慈州刺史張汶謀縛悟送闕下。以汶代節度事，洩悟以兵圍承偕，殺小使直言。遽入責曰：「司空縱兵脅天子使者，是欲劾李司空邪？」它日後復為軍中所指，笑悟聞感悔，匿承偕於第，以免悟。每有過必爭，故悟能以臣節光明於朝。且在劉悟傳則言其自是專肆，上書不恭，彊列負罪者寃在直言傳則云悟能以臣節光明在悟傳，以為都將張問直言傳則云慈州刺史張汶而。又質責應荅之詞皆不同，覽者莫知所從。此蓋未嘗以兩傳互相考究，但各就本傳直加筆削，故舛謬至是。

文宗紀與楊志誠傳不同

文宗本紀大和七年三月辛卯，幽州盧龍軍節度使楊志誠執春

衣使邊奉鸞送奚契丹使尹士恭。

唐書糾謬
中三十五

今案楊志誠傳云：志誠果怨望軍有嫚言囚中人魏寶義及它使焦奉鸞尹士恭與紀異同未知孰是。

新唐書糾謬卷第十

新唐書糾謬卷第十一

十一曰載述脫誤

衡王傳誤

唐義識字誤

常山及薛譚字誤

程處亮名不同

韋倫傳記襄州事誤

嚴善思傳誤

王同皎傳誤

狄仁傑傳誤

宰相世系表脫漏不載者

宰相世系雖有名而計目中脫漏者

寧王傳漏臨淄王一名

武后所撰字闕漏

唐書糾謬

中三十六

杜棕傳漏拜司徒

南蠻傳漏李福敗績

韓建害諸王紀書不盡

裴行立傳漏平李錡功

裴行立授泌州刺史誤

王志愔傳誤

膠東郡王道彥傳誤

孔穎達傳誤

溫曦尚涼國公主未明

李道古迫逐柳公綽及誣李聽事

賈至傳漏弃汝州貶岳州

劉蕡陳少游傳脫字

李晟世系脫漏

袁朗傳悞

長孫無忌傳漏事

崔戎傳脫世次

韓暉為滉之族子

大曆十二年秋雨災

邢文偉傳闕漏

西河公主傳漏事

李光顏立功漏落

諸王有傳而無錄者

隱太子傳李執事誤

貞觀四年日食及火紀志脫字

蜀王愔傳漏晉王治一名

李子和傳脫字

霍王傳證本紀脫誤

高紀悞書戰地及漏書四將被執

唐書別錄

中三十七

衡王傳誤

十一宗諸子傳內憲宗子衡王愔

今案憲宗諸子廊王憬傳云長慶元年始王與瓊沔葵茂淄
衢澶七王同封又穆宗紀長慶元年三月戊午封弟愔衢王
然則愔之所封衢也而書為衡則悞矣

唐義識字誤

公主傳太宗女豫章公主下嫁唐義識

今案唐儉傳及宰相世系表皆作善識然則義字悞矣

常山及薛譚字誤

公主傳明皇帝女常山公主下嫁薛譚

今案薛稷傳作恒山公主嫁薛談且唐自穆宗以後始諱恒
方明皇帝時未當避也譚談二字未知孰是

程處亮名不同

公主傳太宗女清河公主名敬字德賢下嫁程懷亮薨麟德時陪

葬昭陵懷亮知節子也終寧遠將軍

今案程知節傳云子處亮尚清河公主其名不同未知孰是且又處亮所終之官當載于知節本傳之後今載于此不唯重複且失其所附也今若於公主傳則曰下嫁程處亮知節子也薨麟德時陪葬昭陵於知節傳則曰子處亮尚清河公主終寧遠將軍如此豈不兩得其所乎

韋倫傳襄州事誤

韋倫傳云擢商州刺史荆襄道租庸使襄州裨將康楚元亂自稱東楚義王刺史王政弃城遁賊南襲江陵絕漢沔道倫調兵屯鄧州厚撫降賊寇益怠乃繫禽楚元以獻收租庸二百萬緡召為衛尉卿俄兼寧隴二州刺史乾元中襄州亂詔倫為山南東道節度使而李輔國方恣橫倫不肯謁憾之中罷為秦州刺史

今案肅宗紀乾元二年八月乙巳襄州防禦將康楚元張嘉

延反逐其刺史王政九月甲子張嘉延陷荊州十二月乙巳

唐書糾謬

中三十八

康楚元伏誅上元元年庚四月戊申山南東道將張維瑾反殺其節度使史翹翹已未來瑱為山南東道節度使以討張維瑾又案杜鴻漸傳乾元二年襄州康楚元等及商州刺史韋倫平其亂然則倫傳所言康楚元作亂而倫所討平者正肅宗紀及杜鴻漸傳所云乾元二年事也至次年上元元年張維瑾事即自命來瑱討之矣今傳乃先敘楚元作亂討平訖始又云乾元中襄州亂如此即不知康楚元作亂是何年而乾元中襄州亂一節是何事以此參考即見差謬矣

嚴善思傳誤

嚴善思傳云譙王重福敗善思坐關通論死吏部尚書宋璟戶部郎中李邕薄其罪給事中韓思復固請乃流靜州

今案睿宗紀及宰相表宋璟傳景雲元年八月重福以反伏誅是時璟以檢校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則是宰相也今捨璟宰相不書而載其檢校官是捨大而錄小其悞一也又

李邕傳云重福謀反邕與洛州司馬崔日知捕支黨遷戶部
負外郎玄宗即位召為戶部郎中則是重福反時邕未為戶
部郎中其悞二也

王同皎傳誤

王同皎傳云尚太子女安定郡主太子即中宗也帝即位主進封公主
今案公主傳云安定公主始封新寧又新都公主傳云神龍
元年與長寧新寧義安安樂新平五郡主皆進封然則當
同皎初尚郡主之時止是新寧郡非安定郡至中宗復位之
後方進安定公主同皎傳悞也當云尚太子女新寧郡主帝
復位主進封安定公主其安定或作定安二
說不同未知孰是

狄仁傑傳誤

狄仁傑傳云聖曆三年卒
今案本紀聖曆三年五月癸丑改元久視而仁傑以九月辛丑
卒當書為久視元年卒

唐書糾謬

宰相世系表脫漏不載者

于惟謙相中宗而于氏表不載下皆倣此

鄭瓘相昭宗

武什方相武后

宰相世系雖有名而計目中脫漏者

高馮字季輔相太宗高宗高氏表有宰相五人而止計四人漏此一名

寧王傳漏臨淄王一名

寧王憲傳云長壽二年降王壽春與衡陽巴陵彭城三王同封

今案武后紀長壽二年臘月丁卯降封皇孫成器即寧王憲也為壽

春郡王恒王成義衡陽郡王楚王隆基臨淄郡王衛王隆範巴

陵郡王趙王隆業彭城郡王然則此封乃王也在憲傳當云

與衡陽臨淄巴陵彭城四王同封今止云三王者脫悞也或曰

臨淄即明皇帝史家不欲列之降封之數故止書三王此說

非也

武后所撰字闕漏

武后傳云作盟空丙朶^乙困^乙○風患嵐^初夔^初率^初岳^初十有二文
今案集韻丙作瓦^乙作囧^乙作囧^乙夔作夔外又有夔^初授夔^初
匡生困國 陸聖 銓 證 共十九字 然則不止十二文也

杜棕傳漏拜司徒

杜棕傳云懿宗立未幾冊拜司空封邠國公以檢校司徒為鳳翔節度使

今案懿宗紀及宰相表皆云咸通三年二月庚子棕守司空十月丙申棕為司徒四年閏六月棕檢校司徒同平章事鳳翔節度使然則本傳漏其正拜司徒一節也

南蠻傳漏李福敗績

李福傳云蠻侵蜀詔福持節宣撫即拜劔南西川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與蠻戰敗績貶斬王傳分司東都

今案南蠻傳止有李福械繫南蠻清平官董成等一事外

唐書糾謬

中四十

並無入寇成都敗福兵之事然則福傳所書得實而南蠻傳則脫漏矣

韓建害諸王紀書不盡

昭宗紀乾寧四年八月韓建殺通王滋沂王禔韶王彭王嗣韓王嗣陳王嗣覃王嗣周嗣延王戒丕嗣丹王允^{凡九}

今案通王滋傳云建乃將十一王并其屬至石隄谷殺之十一王謂通王滋沂王禔^{昭宗子}韶王^{名失}彭王^{憲宗子}惕^{憲宗子}嗣^{韓王名失}

嗣陳王^{名失}嗣覃王^{名失}嗣周^{名失}嗣延王^{名失}戒丕^{名失}嗣丹王^{名失}允^{名失}睦^{名失}王^{名失}今紀中止載九人而不記睦濟二王蓋脫誤也

裴行立傳漏平李錡功

裴行立傳云行立重然諾學兵有法母亡泣血幾毀以軍勞累授沁州刺史

今案行立即李錡甥其授沁州刺史以平錡功也事見李錡傳今本傳遺其平錡之功止云以軍勞累授沁州刺史殊未

盡其事也

裴行立授泌州刺史誤

李錡傳云擢裴行立泌州刺史

今案裴行立本傳云授沁州刺史又地理志云泌州本昌州武德五年更名唐州天祐三年朱全忠徙治泌陽表更名然則是天祐三年方有泌州之名而元和之初未有泌州以此見書為沁者得其實實而泌字誤也

王志愔傳誤

王志愔傳云上所著應正論又言漢成帝甥昭平君殺人以公主子廷尉上請

今案漢書此乃武帝時言成帝誤也

膠東郡王道彥傳誤

膠東郡王道彥傳曰太宗問大臣曰盡王宗子於天下可乎封德彝對曰漢所封惟帝子若親昆弟其屬遠非大功不王如周郟滕漢

唐書糾謬

中四十一

賈澤尚不得茆土所以別親疏也

今案周之郟滕漢之賈澤皆嘗封國有土安得謂之尚不得茆土乎此蓋因舊書之文而悞易之耳舊書則曰兩漢已降唯封帝子及親兄弟若宗室疎遠者非有大功如周之郟滕漢之賈澤並不得濫封所以別親疏也蓋謂宗室屬疏者須有功如郟滕賈澤乃可得封云爾今新書乃謂漢非大功不王至如周郟滕漢賈澤雖宗室然以無功尚不得茆土則悞矣殊不知郟滕賈澤皆封國有土者也

孔穎達傳誤

孔穎達傳云太宗問孔子稱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何謂也對曰此聖人教人謙耳

今案論語此乃曾子之語非孔子所言也太宗悞問而穎達悞對史臣悞書也

溫曦尚涼國公主未明

溫彥博傳云曾孫曦尚涼國長公主

今案公主傳止有睿宗女涼國公主下嫁薛伯陽非溫曦也然睿宗女內又有荊山公主亦嫁薛伯陽此二者未知孰是無乃涼國實嫁溫曦而史悞作伯陽乎若以為然又薛稷傳云伯陽稷之子尚仙源公主而仙源公主即涼國舊封此又似非悞無乃尚荊山者即溫曦乎二者雖不可得而推然必有一悞矣

李道古迫逐柳公綽及誣李聽事

李道古傳云柳公綽鎮鄂岳為飛譖上聞憲宗欲代之會道古自黔中觀察使入朝乃代公綽倍道入其軍公綽惶遽出財貨皆被奪李聽守安州未嘗敗道古誣逐之

今案柳公綽傳止云元和十一年為李道古代還除給事中並無被飛語及道古迫逐之事又李聽傳云徙安州會觀察使柳公綽方討蔡以聽典軍一二咨之聲振賊中召為羽林將

唐書糾謬

中四十二

軍亦無道古誣逐之事其記事者脫悞歟

賈至傳漏弃汝州貶岳州

賈至傳坐小法貶岳州司馬寶應初召復故官

今案至本傳述王去榮殺人事乃至德二載已後乾元元年二月已前事也其傳中自後更無事止是貶岳州司馬後遂言寶應初召復故官且至德二載歲在丁酉乾元元年歲在戊戌二年歲在己亥至寶應元年歲在壬寅而肅宗紀云乾元二年三月九節度之師潰于塗水東京留守崔圓河南尹蘇震汝州刺史賈至奔于襄鄧案崔圓留守東都王師之敗相州圓懼委東都奔襄陽詔削階封尋召拜濟王傳又蘇震傳云震為河南尹九節度兵敗震與留守崔圓奔襄鄧賈濟王府長史起為絳州刺史然則至之貶岳州司馬正當至德乾元之際其貶岳州即坐奔汝州而出奔之故也本傳既漏其為汝州刺史一節又失其為岳州司馬之因止云坐小法而已若

以肅宗紀乾元二年崔圓崔震事考之則其貶岳州之事昭然可見也

劉蕡陳少游傳脫字

劉蕡傳云號曰北司凶醜朋挺外群臣內劾李憺天子陳少游傳云佶但諸史如江鄂州

今案外群臣字句內及佶但諸史句內必皆有脫字

李晟世系脫漏

李晟傳云詔為晟立五廟追賁高祖芝已下

今案宰相世系表晟上世名止及曾祖嵩而不及芝亦闕文也

袁朗傳誤

袁朗傳云秦王有主簿薛收李道玄

今案太宗文學館學士姓名中止有主簿李玄道而無李道玄且又玄道自有本傳甚明此作道玄蓋悞也

長孫無忌傳漏事

唐書糾謬

中四十三

徐齊暉傳云長孫無忌死家廟毀頓齊暉言於帝詔復獻公官以無忌孫延主其祀

今案無忌本傳則全無復獻公官及以延主祀之事止有上元元年以孫元翼襲封事又案宰相世系表延即無忌孫而元翼則是曾孫如此則無忌本傳脫此一事明矣

崔戎傳脫世次

崔戎傳云玄暉從孫也

今案宰相世系表戎乃玄暉四世從孫也

韓暉之族子

王任傳云韓暉混族子韓臯傳以暉為臯從弟

今案宰相世系表則韓混與洵乃親兄弟而臯則混之子暉則洵之子然則暉為臯從弟是也而王任傳以為混族子則悞矣

大曆十二年秋雨災

韓滉傳大曆十二年秋大雨害稼十八
今案五行志無此異乃漏書也

邢文偉傳闕漏

邢文偉傳云武后時累遷鳳閣侍郎兼弘文館學士載初元年為
內史

今案本紀永昌元年十月丁卯鳳閣侍郎刑文偉同鳳閣鸞
臺平章事載初元年一月戊子邢文偉為內史今傳中不載
其為平章事止自鳳閣侍郎為內史況弘文館學士職之細
者尚且記之平章事則返不書蓋闕文

西河公主傳漏事

順宗女西河公主始封武陵郡主下嫁沈翬薨咸通時

今案郭子儀孫錡傳略云尚西河公主長慶三年暴卒太后
遣使案問發疾狀久乃解初西河主降沈氏生一子錡無嗣
以沈氏子錡嗣然則西河公主又有再嫁郭氏一事而本傳

不載乃闕文也

唐書列傳

中四十四

李光顏立功漏落

李光顏傳云從高崇文平劔南

今案高崇文傳云光顏以後期懼罪請深入自贖故有功今
本傳不言蓋脫漏也

諸王有傳而無錄者

十一宗諸子傳中如夏悼王一儀王遜懷恩王敏之類皆有傳而
無錄

今案自宗室以下諸王其間有早夭無後或雖有名而無事
者多不入錄其稍有記述者皆有錄此似例也今夏悼王儀
王懷王之類亦略有紀敘而不入錄未知其說

隱太子傳李軌事誤

隱太子傳云涼州人安興貴殺李軌以眾降

今案李軌傳安脩仁興貴執軌送之斬於長安又案高祖紀

武德二年五月庚辰涼州將安脩仁執李軌以降然則非興貴殺軌也

貞觀四年日食火及紀志脫字

太宗本紀貞觀四年正月丁卯朔日有食之癸巳武德殿北院火志記武德殿北院火同

今案天文志則云閏正月丁卯朔蓋紀及五行志皆脫閏字也

蜀王愔傳漏晉王治一名

太宗紀云貞觀五年二月庚戌封子愔為梁王貞漢王暉鄭王治晉王慎申王瑁江王簡代王是同封者六王今蜀王愔傳止云五王蓋脫晉王治一名也

李子和傳脫字

李子和傳云武德元年獻款五年從平劉黑闥有功拜右武衛將軍十一年為婺州刺史

今案武德止於九年今此云十一年疑是貞觀十一年而脫

唐書糾謬

中四十五

貞觀二字也

霍王傳證本紀脫悞

霍王元軌傳云武德六年始王蜀與豳漢二王同封

今案元軌在高紀武德六年八年書為元璿疑紀傳不脫即悞已有說見別篇外武德六年止書云封子元璿為蜀王元慶漢王止有二王而已未嘗有所謂豳王者今傳所云豳漢二王者漢則元慶本傳云始王漢後改封陳又封道是為道孝王也豳則鳳也本傳云始王豳後改封號是為豳王也今六年本紀止書封元璿元慶為蜀漢二王而不書鳳在本傳則云二王同封疑本紀漏鳳一名也

高祖悞書戰地及漏書四將被執

高紀武德二年十二月永安王孝基及劉武周戰于下邳敗績

今案孝基及劉武周劉世讓唐儉獨孤懷恩等傳并太宗紀考之是時武周寇陷并州十月寇晉州而夏縣人呂崇茂殺縣令反以應之孝基奉詔討崇茂攻夏縣軍城南而賊將尉

遲敬德至與崇茂夾攻官軍大敗之執孝基等四人然則是時孝基在攻夏縣軍中無緣在下邳與武周戰且又案諸傳孝基與賊止有夏縣一戰而敗遂被執而紀全不書況武周自入寇止到晉絳蒲澮之境即未嘗涉河而南此云戰于下邳蓋悞也乃夏縣耳其孝基等四將戰敗被執此不書亦闕文也

新唐書糾謬卷第十一



新唐書糾謬二十卷五代史纂誤五卷

元祐中故朝請大夫吳君鎮所撰君字廷

珍成都人熙豐時名公師孟之子歷數

郡守俱以惠政聞生平力學博通古今多

求前史謬誤而參訂之然未嘗示人間有

傳者此二書而已今直寶文閣宇文公時中

自蜀來守吳興以郡庠有新唐書五代史

版本而吳君此書不可不附見也遂令併

刻之且俾元美序其後元美曰唐人稱杜

征南顏祕書為左丘明班孟堅忠臣今觀

新唐書糾謬後序

其推廣發明二子信有功矣至班左語意
乖戾處徃徃曲為說以附會之安在其為
忠也今吳君於歐宋大手筆乃能糾謬纂
誤力裨前闕殆晏子所謂獻可替否和而
不同者此其忠何如哉然則唐人之論忠
也陋矣惜乎君之志徒見於其書也紹興
戊午四月望左從政郎充湖州州學教授
長樂吳元美謹序

新唐書糾謬卷第十二

唐書糾謬曰事狀叢復



竊見嘉祐中進新唐書表云其事則增於前其文則省於舊言愚意以謂斯二者皆古良史之法今新書既成必有以稱斯言矣蓋增事者廣記備言之謂也省文者詳略適中之謂也廣記備言則後世得以考察詳略適中則無重複叢冗之弊後世有所矜式然今徐觀其所著則增事省文固未能皆如所陳往往一事數出而其大致則同可以刊省從一者甚衆今略條其事如左

王通

趙麗妃

獨孤懷恩

趙瓌

慶山

薛顛薛紹

沈皇后

來濟高智周

合浦公主

裴柔

定安公主

上官儀

唐書糾謬

下一

韋縉崔沔

裴行儉

韋倫

劉正臣

宮市

宜城公主

張錫蘇味道

冥報記

盧光啓

張楚金翰苑

李巨川

皇甫冉曾兄弟

張讀

張昌宗

崔顥

柳公綽

姜慶初

趙驊全文

嚴綬張延珪

徐賢妃徐堅

項斯

李揆李玄道

崔良佐

高重

高定

吉中孚

王裕

韋彤



注文選五臣

裴安時

帥夜光

段秀實

楊慎交

崔蝦

王通

王績傳云兄通隋末大儒也聚徒河汾間傲古作六經又為中說以擬論語不為諸儒稱道故書不顯唯中說獨傳

王勃傳云初祖通隋末居白牛溪教授門人甚眾嘗起漢魏盡

晉作書一百二十篇以續古尚書後亡其序有錄亡者十篇勃完

補缺逸定著二十五篇王質傳云五世祖通為隋大儒

趙麗妃

貞順皇后武氏傳云初帝在潞趙麗妃以倡幸有容止善歌舞開

元初父兄皆美官及妃進武氏麗妃恩亦施以十四年卒謚曰和生

子瑛而皇甫德儀生鄂王劉才人生光王皆藩邸之舊後愛薄而

妃乃專寵

唐書糾謬

下二

太子瑛傳云初瑛母以倡進善歌舞帝在潞得幸及即位擢妃父元

禮兄常奴皆至大官鄂光二王母亦帝為臨淄王時以色選及武

惠妃寵幸傾後宮生壽王愛與諸子絕等而太子二王以母失職

頗怏怏

王琚傳云初太子謂明皇帝也在潞州襄城張暉為銅鞮令性豪殖喜

賓客弋獵事厚奉太子數集其家山東倡人趙元禮有女善歌舞

得幸太子止暉第其後生子瑛者也太子已平內難召暉拜宮門郎

獨孤懷恩

獨孤懷恩傳懷恩謀作亂事

唐儉傳

劉世讓傳

此三傳文多難以具載姑記其重複傳名而已且又每傳各

有不同如元君寶或作元君實劉世讓作劉讓懷恩縊死

于獄乃云自殺劉世讓逃歸乃云武周還劉讓求罷兵唐儉

為內史侍郎又或作中書侍郎如此者甚多亦難以具紀也
趙瓌

中宗和思順聖皇后趙氏父瓌尚高祖常樂公主帝為英王聘后為妃高宗於公主恩尤隆武后不喜乃幽妃內侍省瓌自定州刺史駙馬都尉貶括州絕主朝謁隨瓌之官瓌以壽州刺史與主頽越王事死神龍元年追贈瓌左衛大將軍

公主傳云常樂公主下嫁趙瓌生女為周王妃武后殺之逐瓌括州刺史徙壽州越王貞將舉兵遺瓌書假道瓌將應之主進使者曰為我謝王與其進不與其退若諸王皆丈夫不應淹久至足王敗周興劾瓌與主連謀被殺

越王貞傳云初貞騰檄壽州刺史趙瓌諭以興兵且假道瓌得檄許為應瓌妻常樂長公主亦趣諸王蚤立功故瓌與主同日死

慶山

五行志云垂拱二年九月己巳雍州新豐縣露臺鄉大風雨震電

唐書綱錄

下三

有山湧出高二十丈有池周三百畝池中有龍鳳之形禾麥之異武后以為休應名曰慶山荊州人俞文俊上言后怒流于嶺南武后紀云垂拱二年十月己巳有山出于新豐縣改新豐為慶山赦囚給復一年賜酺三日

五行志云九月己巳與此不同已有說見別篇

武后傳云新豐有山因震突出后以為美祥赦其縣更名慶荊州人俞文俊上言太后怒投嶺外

薛顛薛紹

公主傳云城陽公主下嫁薛瓘子顛封河東縣侯濟州刺史琅邪王冲起兵顛與弟紹以所部庸調作兵募士且應之冲敗殺都吏以滅口事泄下獄俱死

越王貞傳云濟州刺史薛顛與其弟紹謀應冲率所部庸調治兵募士冲敗下獄死顛駙馬都尉瓘之子母城陽長公主封河東縣侯紹尚太平公主擢累右玉鈐衛員外將軍以主婚不加戮餓死河南獄

沈皇后

后妃傳云代宗睿真皇后沈氏吳興人開元末以良家子入東宮太子以賜廣平王實生德宗天寶亂賊囚后東都掖廷王入洛復留宮中時方北討未及歸長安而河南為史思明所沒遂失后所在

德宗紀云母曰睿真皇太后沈氏初沈氏以開元末選入代宗宮安祿山之亂玄宗避賊于蜀諸王妃妾不及從者皆為賊所得拘之東都之掖廷代宗克東都得沈氏留之宮中史思明再陷東都遂失所在

來濟高智周

來濟傳云初濟與高智周郝處俊孫處約客宣城石仲覽家仲覽行於財有器識待四人甚厚私相與言志處俊曰願宰天下濟及智周亦然處約曰宰相或不可冀願為通事舍人足矣後濟領吏部處約始以瀛州書佐入調濟遽注曰如志遂以處約為通事舍人

唐書列傳

下四

後皆至公輔高智周傳云智周始與郝處俊來濟孫處約共依江都石仲覽傾產結四人驩因請各語所期處俊曰丈夫惟無仕仕至宰相乃可智周濟如之處約曰得為舍人在殿中周旋吐納可也仲覽使相工視之工語仲覽曰高之貴君不及見之來早顯而未躡高晚顯而壽吾聞速登者易顛徐進者少患天道也後濟居吏部處約以瀛州參軍入調濟曰如志擬通事舍人畢降階勞問平生既仲覽卒而濟等益顯

合浦公主

公主傳太宗女合浦公主下嫁房遺愛并述主驕恣謀反等事至房喬傳又載之其事大抵皆同蓋重複也文多不錄

裴柔

楊貴妃傳云馬嵬之難號國與國忠妻裴柔等奔陳倉縣令率吏追之意以為賊弃馬走林號國先殺其二子柔曰丐我死即并其女刺殺之

楊國忠傳云晞及國忠妻裴柔同奔陳倉為追兵所斬柔故蜀倡也併坎而瘞

定安公主

公主傳中宗女定安公主下嫁王同皎同皎得罪更嫁太府卿崔銑主薨王同皎子諸與父合葬給事中夏侯銛曰主義絕王廟恩成崔室逝者有知同皎將拒諸泉銑或訴於帝乃止銛坐是貶瀘州都督

崔銑傳云銑尚定安公主為太府卿初主降王同皎後降銑主卒皎子絲請與父合葬給事中夏侯銛駁奏主與王氏絕喪應還崔詔可銛猶出為瀘州都督

上官儀

武后傳云后城寓深痛柔屈不恥以就大事帝謂能奉已故拔公議立之已得志即盜威福施施無憚避帝亦昏懦舉能鉗勒使不得專久稍不平麟德初后召方士郭行真入禁中為蠱祝官人王

唐書糾謬

下五

伏勝發之帝怒因是詔西臺侍郎上官儀儀拍言后專恣失海內望不可承宗廟與帝意合乃趣使草詔廢之左右馳告后遽從帝自訴帝羞縮待之初猶意其恚且曰是皆上官儀教我后諷許敬宗構儀殺之初元舅大臣怫旨不閱歲屠覆道路目語及儀見誅則政歸房帷天子拱手矣

上官儀傳云麟德元年坐梁王忠事下獄死籍其家初武后得志遂牽制帝專威福帝不能堪又引道士馱勝中人王伏勝發之帝因大怒將廢為庶人召儀與議曰皇后專恣海內失望宜廢之以順人心帝使草詔左右奔告后后自訴帝乃悔又恐后怨恚乃曰上官儀教我后由是深惡儀始忠為陳王時儀為詔議與王伏勝同府至是許敬宗構儀與忠謀大逆后志也自褚遂良等元老大臣相次屠覆公卿莫敢正議獨儀納忠禍又不旋踵由是天下之政歸於后而帝拱手矣

韋縉崔沔

韋縉傳云開元二十三年赦令以籩豆之薦未能備物宜詔禮官學士共議以聞縉請宗廟籩豆皆加十二及定宗廟獻爵所容并外族服制等崔沔於是亦獻議焉既已具載于韋縉傳而崔沔傳復載之不加其說何謂其文稍多難以具錄也

裴行儉

裴行儉傳云善知人在吏部時見蘇味道王勣謂曰二君後皆掌銓衡

王勣傳云尋加弘文館學士兼知天官侍郎始裴行儉典選見勣與蘇味道曰二子者皆銓衡才至是語驗

愚謂此乃裴行儉能知人之美獨書于行儉傳可也至王勣傳又見之則頗似重複若以為此語勣傳當載則味道傳中亦當具載今味道傳則止言行儉才之而已其語與此不同者蓋味道其後凡再為相不止於銓衡故也然則行儉之說雖得之於勣而猶未盡於味道也或者行儉當日品目二人

唐書糾謬

下六

器識既以遠到許之未必止於銓衡而史氏於勣傳欲必驗其言故止以銓衡目之尔殊不知其至於味道則又有所未盡也況士大夫既官至清顯則如天官典選皆其所揚歷之地亦無足怪者若於行儉傳止言其素許二子以遠到而其後果驗豈不愈於拘二子以銓衡之目哉

韋倫

韋倫傳云從狩奉天關播罷為刑部尚書倫在朝堂流涕曰宰相無狀使天下至此不失為尚書後何以勸聞者憚其公

關播傳云播從幸奉天盧杞白志貞已貶而播猶執政議者不平遂罷為刑部尚書韋倫等曰宰相不善謀使天子播越尚可尚書耶相與泣諸朝

劉正臣

劉全諒傳云父客奴以戍留籍幽州事平盧軍以材力顯天寶十五載以客奴為柳城都郡太守攝御史大夫平盧節度使賜名

正臣因龍衣范陽爲史思明所敗奔還王玄志醜殺之
劉悟傳云其祖正臣平盧軍節度使龍衣范陽不克死

官市

張建封傳云是時官者主官市置數十百人閱物屢左謂之白望無詔文驗數但稱官市則莫敢誰何大率與直十不償一又取閭閻所奉及脚傭至有重荷趨肆而徒返者有農貢驢新官人以數尺帛易之又取它費且驅驢入官而農納薪辭帛欲亟去不許恚曰惟有死耳遂擊手官者有司執之以聞帝黜官人賜農帛十疋然官市不廢也諫臣交章列上皆不納

李守筠傳贊云貞元以後中官市物都下謂之官市不持符牒口含詔命取濫縑惡布紅紫之倍其估裂以償直市之良賈精貨皆逃去不出列屢聞者惟粗雜苦賦而已又有強驅入禁中罄所車輦賣者不平因共歐笞之蒼頭女奴名馬工車惴惴常畏捕取而德宗蔽於左右前後莫知也

唐書糾謬

下七

宜城公主

宜城公主傳云始封義安郡王神龍元年與長寧新寧義安安樂新平五郡主皆進封

今按此即義安郡主本傳也而又云與義安等五郡主皆進封無乃重複乎況三宗十一宗諸子傳中似此同時並封而入傳者多矣未嘗如此重載也

張錫蘇味道

張錫傳云坐洩禁中語又賅謝鉅萬時蘇味道亦坐事同被訊繫鳳閣俄徙司刑三品院錫按纒專道神氣不懈日膳豐鮮無貶損味道徒步赴速席地菜食武后聞之釋味道將斬錫既而流循州蘇味道傳云證聖元年與張錫俱坐法繫司刑獄錫雖下吏氣象自如味道獨席地飯蔬爲危惴可憫者武后聞放錫嶺南纔降味道集州刺史

眞報記

藝文志第四十八卷雜傳記內有唐臨冥報記二卷

今案第四十九卷小說家又有唐臨冥報記二卷

上盧光啓

藝文志小說家有盧光啓初舉子一卷注云字子忠相昭宗

今案光啓自有傳此注乃重出也

張楚金翰苑

藝文志第四十九卷類書中有張楚金翰苑七卷

今案第五十卷摠集中又有張楚金翰苑三十卷未知何者

爲是

李巨川

藝文志第五十卷有李巨川四六集二卷注云韓建華州從事

今案李巨川已見叛臣傳此注重出也

皇甫冉曾兄弟

藝文志第五十卷有皇甫冉詩三卷注述皇甫冉并弟曾等事

唐書糾謬

下八

六十餘字

今案冉曾兄弟文藝傳自有傳此注重出也

張讀

藝文志有張讀建中西狩錄十卷注云字聖用僖宗時吏部侍郎

今案張薦傳末讀自有傳此注重出也

張昌宗

藝文志有張昌宗古文紀年新傳三卷注云昌宗冀州南宮人太

子舍人

今案文藝張昌齡傳自有昌宗事此注重出也

崔顥

藝文志有崔顥詩一卷注中述顥無行弃妻等事

今案文藝孟浩然傳末顥自有傳已具載其事此重出也

柳公綽

柳公綽傳始生三日伯父子華曰興吾門者此兒也至子華傳又

曰子華公綽諸父也豈非冗文乎

姜慶初

玄宗女新平公主傳叙姜慶初事

今案姜皎傳未慶初傳又載之此重出

趙驊全交

趙宗儒傳云父驊字雲卿少與殷寅顏真卿柳芳陸據蕭穎士李華邵軫善時為語曰殷顏柳陸李蕭邵趙謂能全其交也

今案蕭穎士傳云嘗兄事元德秀而友殷寅顏真卿柳芳陸據李華邵軫趙驊時人語曰殷顏柳陸李蕭邵趙以能全其交也穎士傳已載之矣又於宗儒傳附見之此重出也

嚴綬張廷珪

嚴綬傳未載張進賢事

今案張廷珪傳未亦載之此蓋重出也

徐賢妃徐堅

唐書列傳

下九

徐賢妃傳云惠之弟齊暉齊暉子堅皆以學聞女弟為高宗婕妤亦有文藻世以擬漢班氏

今案徐堅傳未云齊暉姑為太宗充容仲為高宗婕妤皆明圖史議者以堅父子如漢班氏此亦重出也

項斯

藝文志云項斯詩一卷注云字子遷江東人會昌丹徒尉

今案楊劼之傳未已敘斯之字及鄉里等事今藝文志又載之此重出也

李揆李玄道

李揆傳云系出隴西為冠族去客滎陽祖玄道為文學館學士今案李玄道自有傳在褚亮傳未其文曰李玄道者本隴西人世居鄭州然則揆傳與玄道傳既略相引綴玄道傳已云本隴西人世居鄭州揆傳又言之豈非冗文乎

崔良佐

藝文志雜史類內崔良佐三國春秋注云良佐深州安平人凡二十六字

今案文藝志崔元翰傳中已敘良佐始末事六十餘字甚悉今藝文志又載之蓋重出也

高重

藝文志春秋類內云高重春秋纂要四十卷注云字文明士廉五代孫凡四十二字

今案高重已附見于士廉傳末其敘說甚詳此注重出也

高定

藝文志易類云高定周易外傳二十二卷注云郢子京兆府參軍今案高定自有傳附郢傳後此注重出也

吉中孚

文藝傳下盧綸末云吉中孚鄱陽人官戶部侍郎

今案藝文志云吉中孚詩一卷注云楚州人始為道士後官

唐書列傳

下十

校書郎登宏辭諫議大夫翰林學士戶部侍郎判度支貞元初卒此說自與盧綸傳末不同且又中孚等當大曆時與苗發韓翃同號十才子其家世及聲迹皆已略見于綸傳矣如中孚之事宜刪定從一而乃重複兩見且又其說異同如此非所謂刊脩者也

王裕

公主傳同安公主下嫁隋州刺史王裕隋司徒柬之子終開府儀同三司

今案王方翼傳云祖裕隋州刺史尚同安大長公主官開府儀同三司卒謚曰文此二傳自可刪就一見足矣不必兩載之也

韋彤

穀齋李世倬臨抄



儒學韋彤傳彤京兆人四世從祖方質為武后時宰相

今案韋雲起及孫方質自皆有傳雲起京兆萬年人孫方質

光宅初為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今形傳止可云
韋彤光宅宰相方質四世從孫餘皆可刪去也

注文選五臣

藝文志有五臣注文選三十卷注具述五臣官位姓名共四十字
今案文藝云呂向傳末又載此五人姓名蓋重出也

裴安時

藝文志第四十七卷有裴安時左氏釋疑七卷注云字適之大中
江陵少尹

今案第四十八卷又有裴安時史記訓纂二十卷元魏書三
十卷其注亦與上文同蓋重出也

帥夜光

藝文志第四十九有帥夜光三玄異義三十卷并注十七字

今案夜光在方技張果傳後自有傳此注不唯重出兼與傳
不同未知孰是

唐書刪錄

段秀實

下十一

段秀實傳云秀實嘗以禁兵寡弱不足備非常言於帝曰文多不錄世多
其謀

今案兵志中已具載秀實之疏而傳又具述之其文意皆同
蓋重出也

楊慎交

長寧公主傳述下嫁楊慎交及貶官等事

今案楊恭仁傳又載慎交歷官貶官等事此蓋重出也
崔蝦

藝文志有崔蝦制誥集十卷注叙蝦事四十字

今案李德裕傳後已有崔蝦事七十餘字此注蓋重出也

新唐書糾謬卷第十三

十三曰宜削而返存

安樂公主覽鏡作眉

林蘊矜氏族

令狐德茶宜州人

杜審權手自下簾

蔣冽父墓植松栢

姚崇傳

嚴綬李達

宋之孫為刺史教婢

韓滉乘馬李巖服裘

五王贊中不字

楊恭仁為雍州牧事

安樂公主覽鏡作眉

唐書糾謬

下十二

安樂公主傳云臨淄王誅韋庶人主方覽鏡作眉聞亂走至右延
明門兵及斬其首追貶為悖逆庶人

今案玄宗紀云乃夜率劉幽求等入苑中玄宗率摠監羽林
兵會兩儀殿梓宮宿衛兵皆起應之遂誅韋氏又韋氏傳云
俄而臨淄王引兵夜破玄武門又劉幽求傳云臨淄王入誅
韋庶人預參大策是夜號令詔敕一出其手然則玄宗之起
事在夜而公主方覽鏡作眉何為哉斯必妄也設使其事誠
然尚不足書而況於妄乎

林蘊矜氏族

林蘊傳云蘊辨給嘗有姓崔者矜氏族蘊折之曰崔杼弑齊君林
放問禮之本優劣何如邪其人俯首不能對

今案凡史之所紀必繫乎興亡治亂禮樂政刑褒貶勸懲心
賢愚邪正有益於名教有考於後人則雖多書而無害若安
樂公主覽鏡作眉林蘊矜氏族之類雖連編累牘書之何補

於事乎是徒汙簡策而貽譏誚也

令狐德棻宜州人

令狐德棻宜州華原人

今案地理志華原乃京兆府之屬縣也其注云義寧二年以華原宜君同官置宜君郡并置土門縣以隸之武德元年曰宜州貞觀十七年州廢省宜君土門以華原同官隸雍州然則宜州雖嘗暫置數年然終於廢省則其名不當復存當曰雍州或京兆華原人可也

杜審權手自下簾

杜審權傳云或晝日少息則顧直將解簾即旁無人自起徹鈎手擁簾徐下乃退

今案此亦人之間居燕處常事末節又何足載於史乎

蔣洌父墓植松柏

高智周傳末蔣洌父挺之卒洌兄弟廬墓側植松柏千餘

唐書糾謬

下十三

今案丘墓之植松柏亦足紀歟若其以多爲貴則又非所聞也

姚崇傳

姚崇傳云況木積年而木自當蠹乎

今案此一句中當有刊脩之字不當冗長如此也

嚴綬李建

嚴綬傳載其未貴時于李達而達不禮既顯後達謁綬而綬不禮以報之之首末凡百餘字文多不錄何預於興亡治亂而載之歟

宋之孫爲刺史教婢

宋之問傳後叙之孫爲刺史教歌婢事

今案此於興亡治亂何所損益而記之邪

韓滉乘馬李巖服裘

韓滉傳云自始仕至將相乘五馬無不終擲下李巖傳云爲參軍時製一裘服終身

今案史之為書如此等事亦當記邪

五王贊中不字

五王贊云五王提衛兵中興唐室不淹辰其謀深矣至不盡誅諸武使天子藉以為威何其淺邪豐牙一啓為豔后豎兒所乘無亦神奪其明厚韋氏毒以興先天之業乎不然安李之功賢於漢平勃遠矣

今案所謂不然安李之功賢於漢平勃其不字可削也

楊恭仁為雍州牧事

宰相表貞觀九年七月辛巳恭仁罷為雍牧

今案宰相表楊恭仁以武德二年自黃門侍郎涼州摠管選領納言六年四月入為吏部尚書兼中書令檢校涼州諸軍事至九年七月罷自後表內不見復入為何官至此忽有此罷為雍州牧一事且案恭仁本傳止有武德末拜雍州牧而無貞觀九年為雍州牧事然則此九年七月罷者乃武德九年七月罷而貞觀九年七月恭仁罷一事本無之乃悞書也況本紀內亦不書即可見宰相表悞剩此一事可削也

唐書糾謬

下十四

新唐書糾謬卷第十三

新唐書糾謬卷第十四
十四曰當書而返闕

九宮貴神

穆宗改名

宰相表闕文

王思禮傳闕文

雨五十二日而不書月

蘇定方傳

薛大鼎傳

五行志

李子和傳

馬周傳

太子監國時宰相紀傳闕載

紀傳漏記蕭瑀事

唐書糾謬

下十五

李勣傳

長孫無忌傳

百官志

封德彝傳

忠義呂子臧傳漏載馬元規

鄭元璠朱粲傳

劉潼傳

九宮貴神

崔龜從傳云大和初遷太常博士最明禮家沿革定九宮皆列星不容為大祠詔可其議九宮遂為中祠

今案新書全不載九宮貴神之所本而其進新書表略云名篇立傳因革增損義類凡例具載別錄然其別錄今世罕傳皆不知其刊削之所謂今龜從傳既述其事則它志傳中亦當因事著九宮之始庶其本末相證而後世可考焉況九宮

之神自唐中葉以還世世崇奉人主嘗所親祝禮次皇天上
帝列為大祠迄今不改其禮蓋亦甚重此正古所謂有其舉
之莫敢廢而史氏所宜紀錄者也後世欲有所考據捨史籍
奚適哉今新書直削而不述使一代鉅典湮晦不傳後學無
復稽考罔然不知其所本實闕文也

穆宗改名

穆宗紀云穆宗皇帝諱恒始封建安郡王進封遂王

今案憲宗紀元和元年八月丁卯進封子延安郡王宥為遂

王

即穆宗也延安建安
字有悛也見別篇

元和七年立遂王宥為皇太子十五年正月

庚子憲宗崩閏月丙午皇太子即皇帝位于太極殿以上
穆宗之為皇太子其名宥也及本紀則諱恒新史又不載改
名年月今案澧王暉傳云初暉名寬深王察洋王寰絳王察
建王審元和七年並改今名以此推之當是元和六年惠昭
太子既薨七年乃立遂王為皇太子因此並與諸子改名皆

唐書糾謬

下十六

從心為文而穆宗之名必是此時所改以唐會要考之則可
驗矣蓋新史凡諸帝在潛之日諸事多所簡略不復詳述故
不能見尔然既為一朝之史凡人主或皇太子之名豈細故
哉當明加紀述使後人開卷而歷歷可考今乃削而不著使
覽者莫見本末則難免闕文之譏也

自後文武宣懿僖昭六帝在藩
本紀所載之諱皆不同又不見所

改年月其失皆
與穆紀同也

宰相表闕文

長孫無忌傳晉王為皇太子無忌自司徒為太子太師同中書門
下三品房喬傳自司空為太子太傅知門下省事蕭瑀傳自特
進為太子太保李勣傳自兵部尚書為特進太子詹事並同中
書門下三品

今案宰相表內止載蕭瑀李勣二人所命之官而無忌喬則
不載此乃當書實闕文也

王思禮傳闕文

王思禮傳云在太原器甲完精儲粟至百萬斛云

今案鄧景山傳云思禮在太原儲厰盈衍請輸半以實京師此一事當載於思禮本傳今言之不盡實闕文也

兩五十二日而不書月

五行志第二十四云貞元二年五月乙巳雨至于丙申

今案五行志載元和十二年八月壬申雨至于九月戊子自壬申至戊子止十七日猶且明書月以謹其事今自乙巳至丙申凡五十二日若乙巳在五月中旬後則事關五六七月凡三月豈可不明書丙申所係之月使後世何由而知哉實闕文也

蘇定方傳

蘇定方傳云定方討賀魯勒兵進至雙河與弥射步真合

今以定方傳上下文考之不見弥射步真是何人漢兵邪漢將邪蕃兵邪蕃將邪戎人部族名邪及以西突厥傳考之乃

唐書糾謬

下十七

漢所遣將二人阿史那步真然則在定方傳則皆不書姓豈非闕文也乎

薛大鼎傳

齊王祐傳長史薛大鼎屢諫不聽帝以輔王無狀免之

今案薛大鼎本傳則無之此當書也

五行志

太宗本紀貞觀三年六月己卯大風拔木

今案五行志不載此一事以武德二年十二月壬子大風拔木例推之則當載蓋闕文也

李子和傳

本紀貞觀六年正月癸酉靜州山獠反右武衛將軍李子和敗之

今案李子和傳不載此一事蓋闕文也

馬周傳

本紀貞觀十八年十一月甲午馬周為遼東道行軍大摠管
今案馬周傳不載此一事蓋闕文也

太子監國時宰相紀傳闕載

宰相表貞觀十九年二月乙卯士廉攝太子太傅劉洎馬周太子左庶子許敬宗右庶子高季輔少詹事張行成同掌機務
今案是時太宗親征高麗而皇太子監國于定州故以士廉洎周等佐之是亦宰相之任也故新書載之宰相表者以此然而不載於紀者何哉又案士廉洎周敬宗傳皆載其輔太子監國同掌機務之事唯季輔行成傳不載亦闕文也

紀傳漏記蕭瑀事

宰相表貞觀二十年四月甲子瑀罷太子太保

今案本紀及蕭瑀傳皆無此一節蓋闕文也

李勣傳

本紀貞觀二十一年三月戊子李世勣為遼東道行軍大摠管

唐書列傳

下十八

以伐高麗

今案宰相表及高麗傳皆同而世勣本傳則不載蓋闕文也

長孫无忌傳

本紀貞觀二十二年正月丙午長孫无忌檢校中書令知尚書門下省事宰相表亦同

今案无忌傳不載此一事然至於述高宗即位後乃云進无忌太尉檢校中書令猶知門下尚書二省既云猶知二省則是前此曾知二省矣本傳闕文無疑也

百官志

太宗本紀云高祖以謂太宗功高古官號不足以稱乃加號天策上將

今案天策上將亦官號也以翰林學士例言之亦當見于百官志今百官志不載實闕文也

封德彝傳

高祖紀武德六年四月癸酉封德彝為中書令

今案同時宰相裴寂蕭瑀楊恭仁傳各載其所命之官獨封德彝傳無此為中令一節蓋闕文也

忠義呂子臧傳漏載馬元規

高祖本紀武德元年十月壬午朱粲陷鄧州刺史呂子臧死之

今案呂子臧傳同時死于鄧者又有慰撫使馬元規一人其守職死事與子臧同而不得載名於紀豈獨闕文而已哉是無以旌忠節而助風教也

鄭元璠朱粲傳

高紀武德元年十二月辛巳鄭元璠及朱粲戰于商州敗之

今案鄭元璠及粲傳皆無此一戰蓋闕文也

劉潼傳

鄭裔綽傳云宣宗初劉潼由鄭州刺史授桂管觀察使裔綽固爭潼被責未久不宜付廉察帝已遣使者頒詔追罷之

唐書糾謬

下十九

今案劉潼傳止云為靈武節度使坐累貶鄭州刺史改湖南觀察使而漏此桂管觀察使追罷詔命一事不載蓋闕文也

新唐書糾謬卷第十四

新唐書糾謬卷第十五

十五曰義例不明

中宗紀前與諸帝紀詳略不同

宗室有書姓或不書姓者

一事兼該諸傳而諸傳中有載不載者

皇太后傳所書不同

薨卒書法不同

溫王不立紀傳

姚南仲傳書獨孤后事

太宗紀魏徵薨事

中宗紀前與諸帝紀詳略不同

本紀云中宗大和大聖大昭孝皇帝諱顯高宗第七子也母曰則天
順聖皇后武氏高宗崩以皇太子即皇帝位

今案諸帝紀初必書其始封或遷徙改名進爵及歷官次序

唐書糾謬

下二十

等事然後乃記即位而中宗自高宗時封周王又徙英王改

名哲武后時復名顯之類以諸帝紀例皆宜備書今乃略而

不述未知其故

宗室有書姓或不書姓者

太宗紀貞觀二年正月癸丑吐谷渾寇岷州都督李道彥敗之八

年十二月辛丑特進李靖為西海道行軍大總管膠東郡公道

彥為赤水道行軍總管以伐吐谷渾十二年十一月己巳明州山

獠反交州都督李道彥敗之

今案道彥即淮安王神通之子故八年為赤水道總管時紀

不書姓然十二年則又皆書姓何也

一事兼該諸傳中有載不載者

長孫无忌傳云太宗曰朕當評公等可否以相規謂高士廉心術
警悟臨難不易節所乏者骨鯁耳唐儉有辭善和解人酒杯流行
發言可意事朕二十年未嘗一言國家事楊師道性謹審自能無過

而懦不更事緩急非可倚岑文本敦厚文章論議其所長也謀略經遠自當不負於物劉洎堅正其言有益不輕然諾於人能自補闕馬周敏銳而正評裁人物直道而行所任皆稱朕意褚遂良鯁亮有學術竭誠親於朕若飛鳥依人自加憐愛无忌應對機敏善避嫌求於古人未有其比揔兵攻戰非所善也

今案太宗所評諸人短長唯揚師道一人載入本傳然亦有不同其外諸人皆不見於本傳未審當載之歟不當載歟此亦義例之不明者也

皇后傳所書不同

哀帝紀云母曰皇太后何氏又昭宗十七子傳云積善皇后生裕及哀皇帝

今案后妃傳凡所生必詔曰生某宗某王某公獨何皇后傳不書其生德王裕及哀帝不審其義例何謂也

堯卒書法不同

唐書糾謬

下二十一

太宗紀貞觀元年六月辛丑封德彞薨又公主傳中宗女定安公主嫁太府卿崔銑主薨又崔祐甫傳是歲被疾薨年六十

今案封德彞傳云貞觀元年遘疾卧尚書省帝親臨視命尚輦送還第卒年六十又崔行功傳末云孫銑尚定安公主卒崔祐甫病及卒然則封德彞在本紀則書薨在本傳則書卒定安公主在本傳則書薨在崔銑傳則書卒崔祐甫在本傳則書薨在其子傳則書卒不知其義例謂何新書之內此比甚多不可遽數今但略舉其二以見其書法之駁雜難明也

溫王不立紀傳

三宗諸子傳云中宗四子韋庶人重潤後宮生重福重俊殤帝今案新書凡列帝諸子間有史失其傳者亦必標其名而著其遺逸無傳之因不直尔晦其名也今此所謂殤帝者乃重茂也始封北海郡王神龍初進封溫王中宗崩韋后矯遺詔

立之爲皇太子遂即皇帝位既而臨淄王以兵討亂韋氏敗睿宗即位復封爲溫王景雲二年正月徙封襄王開元二年七月丁未薨追冊爲殤帝重茂之立凡二十餘日比於諸王事亦稍殊若以前史昌邑王北鄉侯例推之其始封進爵及平生事迹則宜列之爲傳其即位後所行之事則當編之於中宗睿宗之紀今此傳但記殤帝二字其餘則皆略而不述亦不顯其名及隱晦無傳之因返更不若列帝諸子之失傳者使後世覽者莫知殤帝之爲誰此又書法之不可曉者也

姚南仲傳書獨孤后事

姚南仲傳云大曆十年獨孤皇后崩

今案本紀大曆十年十月丙寅貴妃獨孤氏薨丁卯追冊爲皇后妃傳所載亦同然則獨孤氏當薨時止貴妃耳安得遂書爲崩此蓋不唯義例之不明蓋未嘗考其位號先後而書也

唐書糾謬

下十二

太宗紀魏徵薨事

太宗本紀貞觀十七年正月戊辰魏徵薨

今案新書例本紀唯書宰相而它官不書今據宰相表徵以十六年九月丁巳罷爲太子太師矣故於十七年正月表內更不書此徵薨一節蓋謂非宰相故也而本紀十六年九月不書徵罷至十七年薨則是尚以爲宰相乎若尚以爲宰相當書則表內不當記云罷爲太子太師至十七年正月猶當書其薨於表如此則於義方允於例爲合若以爲已罷宰相不當書則本紀內當記其十六年罷爲太子太師而十七年則不當更載其薨也此一事進退皆無所据依紀表二者必有一悞矣

新唐書糾謬卷第十六

十六曰先後失序

郭正一未相前對策今傳在為相之後

僕固懷恩為副元帥及橫水之戰紀傳前後不同

盧坦傳敘李錡柳晟閻濟美事失序

蔣乂傳記張孝忠事失序

元載傳殺李少良失序

記火災年次不倫

柳渾傳記事失序

郭正一未相前對策今傳在為相之後

郭正一傳載正一永隆中為平章事永淳中遷官等事次乃云劉

審禮與吐蕃戰青海大敗高宗召群臣問所以制戎正一曰云云文多不錄

劉齊賢皇甫文亮等議亦與正一合帝納之

今案高宗紀儀鳳三年歲在戊寅九月丙寅李敬玄劉審禮及吐蕃

唐書糾謬

下十二

戰于青海敗績審禮死之又永隆元年歲在庚辰正一為平章事永

淳元年壬午正一遷官而劉齊賢亦以是年十月方為平章事

其皇甫文亮亦非同時為相之人由是而言則審禮敗死在

永隆永淳之前相去頗遠而正一齊賢此對乃未為相時事

非為相後所言其證甚明今書於永隆永淳之後失其次序

矣

僕固懷恩為副元帥及橫水之戰紀傳前後不同

僕固懷恩傳云於是雍王以元帥為中軍拜懷恩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為之副時諸節度皆以兵會黃即橫字之誤次黃水

今案代宗紀寶應二年十月辛酉雍王适討史朝義甲戌敗

史朝義于橫水十一月僕固懷恩為朔方河北副元帥在本

紀則懷恩先破賊後為副元帥在傳則先為副元帥而後破

賊二者未知孰是

盧坦傳書李錡柳晟閻濟美事失序

盧坦傳云坦爲中丞時帝罷諸道長吏代還進奉旣而乃述有司毀李錡祖墓坦上疏諫止之事

今案憲宗紀元和二年十二月甲申李錡伏誅三年正月癸巳大赦罷諸道受代進奉錢其次序自如此而坦傳失之矣

蔣又傳記張孝忠事失序

蔣又傳云貞元九年擢右拾遺史館脩撰德宗重其職先召見延英乃命之張孝忠子茂宗尚義章公主母亡遺占丐成禮帝念孝忠功即日召爲左衛將軍許主下降又上疏以爲墨纓禮本緣金革未有奪喪尚主者繆鑿典禮違人情不可爲法

今案張孝忠傳云貞元二年河北蝗民餓死如積孝忠與其下同粗淡日膳裁豆錯而已人服其儉推爲賢將明年檢校司空詔其子尚義章公主孝忠遺妻入朝執親迎禮賞賚甚厚五年爲將佐所惑以兵籠襲蔚州入之然則孝忠傳所記年次甚明其茂宗尚主及親迎成禮殆止在貞元三年四年之

唐書糾謬

下二十四

間爾蔣又傳則載之貞元九年之後失其序矣

元載傳殺李少良失序

元載傳云大曆八年吐蕃寇邠寧議者謂三輔已西無襟帶之固於是載議河隴利害旣而敘載僭越不法等事然後云會李少良上書詆其醜狀載怒奏殺少良道路目語不敢復議

今案代宗紀大曆六年五月殺李少良今此傳先述八年吐蕃事後述李少良事則失其序矣

記火災年次不倫

五行志第二十四記貞元十三年十九年火事然後記二年七月洪州火事此亦記錄之失序也

柳渾傳記事失序

柳渾傳云本名載朱泚亂渾匿終南山羸服步至奉天賊平乃更名貞元元年遷兵部侍郎封宜城縣伯李希烈據淮蔡關播庸李元平守汝州渾曰是夫銜玉而賈石者也往必見禽何賊之攘

既而果爲賊縛三年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今案本紀建中四年

是歲癸亥

正月庚寅李希烈陷汝州執刺史

李元平十月涇原節度使姚令言反犯京師戊申如奉天朱

泚反興元元年

甲子六月

姚令言朱泚伏誅貞元元年

乙卯三年

丁卯正月

兵部侍郎柳渾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又案關

播傳敘播用李元平字汝爲李希烈所縛然後述從幸奉天

事然則元平失守在朱泚反之前久矣今渾傳則先叙朱泚

建中四年十月反事又及貞元元年事然後述建中四年正

月已前用李元平事此失其序矣



新唐書糾謬卷第十六

新唐書糾謬卷第十七

十七曰編次未當

蕭瑀傳書太子師保等事

太子三太三少次序

孟詵無隱槩而入隱逸傳

李栖筠傳方清事

僕固懷恩馬存亮贊夫所附

蕭瑀傳書太子師保等事

蕭瑀傳云晉王為皇太子拜太子太保同中書門下三品帝曰三師以德導太子者也禮不尊則無所取法乃詔師入謁太子出門迎拜

今案晉王之為皇太子也太宗以司徒長孫无忌為太子太

師同中書門下三品同三品自此始此見於長孫无忌傳以司空房喬為太子太傅知

門下省事房喬傳而瑀自特進為太子太保李勣自兵部尚書

唐書糾謬

下二十六

為特進太子詹事並同中書門下三品此觀於李勣傳此乃一時之所

謂妙選者今史欲著其事宜於无忌傳備書所命師傳保詹

事等姓名及所除之職次載帝所言尊敬師傳之意至於喬

瑀勣傳則略陳其事仍指諸傳以相援證庶後世備見一時之

事此亦史體當然者也今則太師傳內既不具載始末而太

傅詹事傳內但各述拜官至太保傳內始書其事又不云同

時拜師傳詹事者何人使覽者不能推見更有師傳詹事

此亦記述之未允者也

太子三太三少次序

食貨志唐世百官俸錢會昌後不復增今著其數太師太傅太保

錢二百萬太尉司徒司空一百六十萬太子太師太保太傅一百

四十萬太子少師少保少傅百萬

今案百官志云太師太傅太保各一人是為三師太尉司徒

司空各一人是為三公又東宮官太子太師太傅太保各一

人從一品少師少保少傅各一人從二品其次序皆如此獨食
貨志太子太傅少傅返居太保少保之下何也

孟詵無隱槩而入隱逸傳

今案孟詵本方術養生之士也舊書止列于藝術傳且未嘗
有隱槩今書乃入隱逸傳莫諭其說

李栖筠傳方清事

李栖筠傳云出為常州刺史蘇州豪士方清因歲凶誘流殍為盜
積數萬依黥歙間阻山東南馱苦詔李光弼分兵討平之

今案方清阻亂事本紀及李光弼傳皆不載唯栖筠傳有之
及劉晏李傳略見姓名然栖筠方是時止為常州刺史且
無討伐之職而方清自是蘇州土豪依阻黥歙詔自委李光
弼討平與栖筠無所預何為乃見於栖筠傳乎此當載之
光弼傳也

僕固懷恩馬存亮贊失所附

唐書糾謬

下二十七

僕固懷恩贊而列于陳少游傳後

馬存亮贊而列于仇士良揚復光之後

新唐書糾謬卷第十七

新唐書糾謬卷第十八

十八曰與奪不常

建定邊軍之策

論封建事

李愬李光顏平蔡之功

韓臯有大臣器

憲宗罷韓全義

嚴綬治太原事

建定邊軍之策

路巖傳云巖為劔南西川節度使承蠻盜邊後巖力拊循置定邊軍於邛州扼大度治故關取壇丁子弟教擊刺使補屯籍由是西山八國來朝以勞遷兼中書令封魏國公

今案南蠻傳云初李師望建言成都經總蠻事曠日不能決請析邛蜀嘉眉黎雅雋七州為定邊軍建節度制機事近且速

唐書糾謬

下二十八

天子喟然即詔師望為節度使治邛州邛距成都才五舍雋州最南去邛乃千里緩急首尾不相副而師望利專制諱不言此二傳言定邊軍利害自不同而各載之使後世何以取信歟

論封建事

宗室傳替云唐興疏屬畢王至太宗稍稍降封時天下已定帝與名臣蕭瑀等喟然講封建事欲與三代比隆而魏徵李百藥皆謂不然百藥稱帝王自有天命曆祚之短長不緣封建若乃百藥推天命乃臆論也

今案此替意蓋短百藥以為國祚短長本諸天命不在乎封建之與郡縣以為臆論不足取也然至於十一宗諸子贊則曰曆數短長自有底止彼漢七國晉八王不得其效愈速禍云斯言也亦何異於百藥之論歟

李愬李光顏平蔡之功

李愬傳贊曰平蔡功愬為多

今案李光顏贊曰世皆謂李愬提孤旅入蔡縛賊為奇功殊未知光顏於平蔡為多也此二人平蔡之功皆為多則與奪果安在乎

韓臯有大臣器

韓臯傳云臯資質重厚有大臣器

今案臯本傳臯為京尹而用小人言掎斂亟進以希時邀寵及百姓以旱災受弊則喑嘿不言德宗庸闇之主也猶知其非而逐之于外今史氏乃以為有大臣器則古之以道事君者固如是乎

憲宗罷韓全義

韓全義傳云全義討蔡無功班師過闕下託疾不入謁卒不見天子去時恨帝失政使姦人得自肆云憲宗在藩疾之既嗣位全義大懼願入覲又復用以太子少保致仕卒

唐書劇談

下二十九

今案杜黃裳傳云於是夏綬銀節度使韓全義儉佞無功因其來朝白罷之以全義傳言之則是憲宗素已疾全義之姦妄雖不因黃裳之白亦必罷去而黃裳傳則又全歸功於黃裳而隱憲宗之疾惡明斷史筆與奪豈當如是乎

嚴綬治太原事

裴均傳云嚴綬守太原政一出監軍李輔光均劾其懦以李廓代之

今案嚴綬傳云綬為河東節度使在鎮九年尚寬惠始稱流聞士馬孳息入為尚書右僕射然則綬治太原在本傳則為有治迹可取在裴均傳則為無治狀而可罪二者是非孰在乎

新唐書糾謬卷第十九

十九曰事有可疑

文德皇后傳所記恐誤

宜城公主傳所書可疑

段文昌傳有疑

牛氏表有可疑

朱敬則預誅二張可疑

張孝忠妻入朝迎公主事可疑

覃王字可疑

譙王傳裴巽未明

賈至論諸人善守

柳渾為張延賞所擠

王維王縉兄弟

裴寂兩書四月癸酉為左僕射

崔彥昭逐李可及

唐書糾謬
文德皇后傳所記恐誤

起后輿疾以從
文德皇后傳云從幸九成宮方屬疾會柴紹等急變聞帝甲而

今案帝紀并柴紹傳並未嘗有急變之事莫知何謂疑其無之
宜城公主傳所書可疑

年
宜城公主傳略云主嫁裴巽帝恚斥為郡主父之復故封神龍元

今案中宗自未改神龍未返江已前止稱太子神龍元年始
復帝位今傳云帝恚斥為郡主父之復故封則是神龍元年
以前明矣神龍以前曷嘗有帝所稱者何帝乎

段文昌傳有誤

段文昌傳云南詔襲南安帝以文昌得蠻夷心詔使下檄尉讓即
日解而去

今案文昌傳以本紀及南蠻傳考之自大和四年已後至九年並無南詔寇南安因得文昌檄而解去之事且南安不見屬何郡疑皆無之

牛氏表有可疑

宰相世系表云安定牛氏出自漢隴西主簿崇之後

遼允後周工部尚書臨淮公

弘隋吏部尚書奇章公

今案隋書牛弘傳云安定鶉觚人也本姓蔡氏祖熾郡中正父允魏侍中工部尚書臨涇公賜姓為牛氏然則是本姓蔡而弘父名允賜姓為牛今此表乃云遼允是遂以遼允為名又云出隴西主簿崇之後則其得姓甚遠與隋書殊為舛然古之牛氏實安定人故允封臨涇亦不出其地今此表則云臨淮又亦可疑且若弘之世系果出鶉觚則當日弘所封亦應不出安定臨涇之境今乃遠取奇章似必有說況近世史氏記人之鄉里多非其真如李則隴西王則太原姚則吳與之類昔人已嘗譏其失今此牛氏世表恐亦同之兼案集韻蔡字自是人姓暗而隋書乃唐初所脩去隋未遠所脩之人多隨時人其所載述必得其詳恐此世表後人所撰不知源因妄相附著云尔

唐書制謄

下三十一

朱敬則顯誅二張可疑

武后紀桓彥範敬暉等誅二張復中宗處其人名內有庫部員外郎朱敬則

今案敬則傳敬則當武后世已嘗為相罷後為成均祭酒冬官侍郎鄭州刺史致仕日未嘗為庫部員外郎而本傳亦不言其同誅二張雖有與敬暉密議誅之之策然傳亦止云暉卒用其策亦不言敬則同臨其事也疑此一名悞載

張孝忠妻入朝迎公主事可疑

蔣乂傳云張孝忠子茂宗尚義章公主母亡遺占丐成禮帝念孝忠切即日召為左衛將軍許主下降又上疏以為墨線禮本緣金

革未有奪喪尚主者繆監曲禮違人情不可爲法帝令中使者諭茂宗之母之請入意殊堅帝曰卿所言古禮也今俗借吉而婚不爲少對曰俚室窮人子旁無至親乃有借吉以嫁不聞男冒凶而娶陛下建中詔書郡縣主當婚皆使有司循典故無用俗儀公主春秋少待年不爲晚請茂宗如禮便帝曰更思之會太常博士韋彤裴堪諫曰婚禮主人几筵聽命稱事立文謂之嘉所以承宗廟繼後嗣也喪禮創巨者日以痛甚者愈遲二十五月而畢謂之凶所以送死報終示有節也故夫義婦聽父慈子孝昔魯曾侯改服晉襄墨纁緣金革事則有權變安有釋纁服衣冕裳去室室行親迎以凶漬嘉嘉爲朝廷葬法疏入帝迂其言促行前詔然心嘉入有守今案張孝忠傳云貞元二年河北蝗明年檢校司空詔其子茂宗尚義章公主孝忠遣妻入朝執親迎禮賞賚甚厚然則旣云孝忠遣妻入朝則是茂宗之母尚在安得復有在喪之說歟且又云茂宗母亡遺占丐成禮則是入朝者孝忠之後妻而茂宗之後母乎且觀傳之所叙似孝忠之妻將亡而有遺言丐速成禮故德宗從之則其人之亡固未久也而孝忠已娶後妻可乎朝廷亦以妻待之禮歟史官亦以妻書之可乎凡此者皆史氏不明白其事未免後人之惑也

覃王字可疑

古之封一字王皆國名至唐則有以州名者若延王通王沂王韶王彭王之類是也而其內有封覃王者不知此國名邪州名邪或潭之誤邪若是州名亦莫知其何在也

譙王傳裴巽未明

譙王重福傳云趨東都舍駙馬裴巽家

今案唐駙馬都尉裴巽有二其一尚中宗女宜城公主其一尚睿宗女薛國公主今重福所舍之裴巽其宜城歟薛國歟不可得而知然意者重福即中宗子今旣作亂必趨其所親姊妹之家然則無乃宜城之裴巽是邪史不明言特以意

度之尔且又薛國初嫁王守一守一以開元十二年死後始再嫁裴巽以是言之則宜城之裴必矣然則裴巽者一時果有二人邪或薛國之巽即宜城之巽邪皆不可得知然此亦史氏之所宜辨析者故載之云

賈至論諸人善守

賈至傳云至德中將軍王去榮殺富平令肅宗新得陝且惜去榮材詔貸死至諫或曰去榮善守陝新下非去榮不可守臣謂不然李光弼守太原程千里守上黨許叔冀守靈昌魯晷守南陽賈賁守雍丘張巡守睢陽初無去榮未聞賊能下也

今案肅宗紀至德二載八月靈昌郡太守許叔冀奔于彭城九月丁丑安慶緒陷上黨郡執節度使程千里癸卯復京師慶緒奔于陝郡十月戊申廣平郡王俶及安慶緒戰于新店敗之克陝郡又魯晷保南陽被圍凡一年晝夜戰人至相食卒無救至德二載五月乃率眾突圍走襄陽由是言之魯晷

唐書糾謬

下三十二

以二載五月奔南陽賈賁以至德元載死于雍丘而張巡代守許叔冀以八月奔靈昌程千里以九月失上黨至十月肅宗乃得陝而去榮殺人又得陝之後則數子者或死或失守皆已在得陝之前而賈至猶有此言無乃謬乎且至實當時朝臣也凡諸將得失無容不知而謬誤至此深可疑也

柳渾為張延賞所擠

柳渾傳叙傳渾為張延賞所擠罷相

今案延賞與渾在貞元三年同時為相是年延賞以七月壬申薨渾以八月己丑始罷然則其罷非緣延賞所擠此其一也又案延賞傳以病困不能事其所建請減吏負事尚不能主之而死何暇復擠柳渾乎此其二也由是言之延賞擠渾之言其殆妄乎

王維王縉兄弟

王維傳云縉為蜀州刺史維表已有五短縉有五長臣在省戶縉

遠方願歸所任官放田里使縉還京師久乃召縉為左散騎常侍
今案縉傳云祿山亂擢太原少尹佐李光弼以功加憲部侍郎
郎遷兵部史朝義平詔宣慰河北使還有指俄拜黃門侍郎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則縉未嘗歷為蜀州及常侍此可疑者
一也又縉傳云祿山亂擢太原少尹佐李光弼以功加憲部
侍郎遷兵部史朝義平詔宣慰河北而維傳云維以上元初
卒今案祿山以天寶十四載作亂是歲與其子慶緒及史思明
及其子朝義相繼叛逆至代宗廣德元年而朝義平中間
歷天寶十五年申丙至德二載丁酉乾元元年戊戌二年己亥上元元年
庚子二年辛丑寶應元年寅壬廣德元年癸卯是年春史朝義死縉宣
慰河北是時維之卒已久矣自丙申至庚子五六年之間縉
未嘗有入蜀及為常侍之事此可疑者二也又維傳云祿山
反維為賊得迫為給事中賊平皆下獄時縉位已顯請削官
贖罪肅宗亦自憐之下遷太子中允久之遷中庶子三遷

唐書列傳

下三十四

尚書右丞今案安祿山以天寶十五載甲丙六月陷京師至至
德二載丁酉九月復京師十月復東京凡陷賊官下獄當在此
際方是時縉官位已顯則何由復有為蜀州刺史等事此可
疑者三也由是言之維傳所言殆皆無之

裴寂兩書四月癸酉為左僕射

宰相表武德四年四月癸酉寂為左僕射至六年又云四月癸酉
寂為左僕射即裴寂也

今案本紀武德四年四月不書寂為左僕射至六年則書此
一可疑也又自四年寂為左僕射之後中間不載遷改罷免
無緣於六年再為左僕射此二可疑也又寂本傳止述自右
僕射遷左雖不載其年然亦不述其兩為左僕射此三可疑
也又案五行志武德四年八月丙戌朔日食今以八月丙戌
朔却而推之則是年四月內無癸酉日而六年十二月壬寅
朔日食以十二月壬寅朔却而推之則是年四月內有癸酉

日此四可疑也由是言之四年四日癸酉寂為僕射疑其候書本無此一事也

崔彦昭逐李可及

崔彦昭傳云伶人李可及為懿宗所寵橫甚彦昭奏逐死嶺南今案彦昭傳彦昭懿宗時為戶部侍郎由河陽節度使徙河東僖宗立授兵部侍郎諸道鹽鐵轉運使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又案僖宗本紀彦昭以乾符元年八月始為相時僖宗已即位暮年矣又案曹確傳云懿宗咸通中確為相時帝寵優人李可及可及憑恩橫甚人無敢斥擢為威衛將軍軍確諫帝不聽至僖宗立始貶死方懿宗寵可及勢盛之時曹確以宰相言之尚不納而彦昭是時又非宰相何由一言而可及遂貶死此可疑者一也况確傳云僖宗立可及始貶死而彦昭傳則云彦昭奏逐死嶺南即未審彦昭以懿宗時言邪以僖宗時言邪若以懿宗時言則曹確以宰相言之尚不從

卷之四

下三十五

事之官又無抨彈之職何由一言便逐若以

則當懿宗時可及已為眾人所憎確

後曹確返無一言直候暮

疑者二也然則彦



新唐書糾謬卷第二十

二十曰字書非是

昔班固為漢書其間存用古字使後世兼見古人文字之學且又不妨本書而餘光施及後人斯可謂一舉而兩得在小學家不為無助故其叙傳自去正文字維學林此實史家之一美而後世脩書者之所宜法也今新書則不然不唯失一舉兩得使人不忘古之意而又時載不經訛誤之字使後世何迷焉今略編其字如左

誤用字

姚宋傳贊

嚴挺之傳

藩鎮傳序

崔鄴傳

張珣珪傳

杜佑傳

蕭俛傳

蕭遘桓彥範等傳

康承訓傳

蕭至忠贊 隱太子巢刺王突厥等傳

袁朗傳

張建封傳

唐書糾謬

下三十六

屈突通唐儉崔寧傳

崔光遠傳

辛替否高郢等傳

薛嵩傳

孫述傳

韋待價等傳

狄仁傑傳

女奴臣傳贊

上官儀贊

李嶠傳

何皇后傳

竇建德傳

王義方傳

貞半千傳

鄭善果傳

吐火羅傳

安祿山史
思明贊

不經字

張建封傳

蘇源明傳

安金藏傳

田緒傳

吳元濟并李日知傳

孫思邈傳

盧弘宣傳

李栖筠傳

并目錄

鄭餘慶傳

李光弼楊炎等傳

韋處厚傳

五行志

呂誣傳

訛錯字

南蠻傳

王勃傳

太宗紀

李懷仙傳

侯君集傳

昭宗紀傳

韋挺傳

姜撫傳

唐書糾謬

元稹傳

李紳傳

李德裕傳

李錡傳

王凝傳

柳宗元傳

李晟贊

劉武周傳

悞用字

姚宋傳贊

李翰徐申等傳

岑文本等傳

吉溫傳

裴冕傳

史憲誠傳

韓滉傳

僕固懷恩傳

代宗紀

陳京傳

王播傳

魏徵陸贄等傳

劉氏宰相世系表

下三十七

王緯傳

百官志

李磻傳

劉崇望等傳

侯希逸傳

盧懷慎及吐蕃等傳

韓愈傳

蘇定方傳

姚宋傳贊云崇勸天子不求邊功璟不肯賞邊臣而天寶之亂卒悼其害可謂先見矣

今案卒悼其害不知謂何意者悼乃蹈之誤歟嚴挺之傳

嚴挺之傳云君子以為徧

今案此徧乃徧字當為徧亦有徧音然行之已久不可亂也

藩鎮傳序

藩鎮傳序云其人目視由羗狄然

今案由蓋猶字史臣之誤也

崔郾傳

崔郾傳云五子瑤瑰瑾珮瑤瑤任禮部侍郎鄂岳觀察使瑾禮部侍郎湖南觀察使環珮俱達官

今案初用瑰字未用環字可乎

張珪傳

張珪傳彫斲字

今案當作凋字而新書內二字通用之如是頗多難以具載今因此發之它不復云見前史中亦頗通用然考其訓釋自各不同似難以通用故不敢不辨也

杜佑傳

唐書糾謬

下三十八

杜佑傳云信安郡王漪表為靈州別駕

今案信安郡王名禕漪禕雖同音而義訓不同不可通用也

蕭俛傳

蕭俛傳云穆宗初兩河底定

今案底字疑當為底

蕭遘桓彥範等傳

蕭遘傳云迫畏不瞑

桓彥範傳云高枕而瞑

李涵傳云席地以瞑

今案古字瞑眠通其字當從目

康承訓傳

康承訓傳云留婦弱持陔

今案說文云陔阪隅也今此云婦弱持陔義不可曉疑當為攝字說文云攝夜戒守有所擊也

蕭至忠贊

蕭至忠贊云帝且悞往失而精來鑒已

今案悞字合是悟字

隱太子巢刺王突厥等傳

隱太子傳云高祖授禪

巢刺王元吉傳云帝授禪

突厥傳云皆授靖節度以討之

今案授皆當作受

袁朗傳

袁朗傳云至見危受命則無人焉

今案受當作授

張建封傳

張建封傳云與徐軍壩

今案壩當作確其字從石

唐書糾謬

下三十九

屈突通唐儉崔寧傳

屈突通傳云帝遣其家僮往召通趨斬之

唐儉傳云命趨還舟

崔寧傳云趨與禁兵雜往

今案三傳趨字皆當作趣儲字史臣之悞也

崔光遠傳

崔光遠傳云後召見悞非是

今案悞字當作悟

辛替否高郢等傳

辛替否傳云寺塔不足穰飢饉

高郢傳云不勞人以穰禍又云若以穰禍

今案穰穰皆當作穰

薛嵩傳

薛嵩傳云好蹴踘

今案踰當作鞠

孫逖傳

孫逖傳云父喪缺復拜舍人

今案缺合作闕

韋待價等傳

韋待價傳云朝野共蚩薄之

李商隱傳云黨人蚩謫

李齊運傳士人蚩之

今案說文云蚩蟲也又毛詩注云敦厚貌無蚩薄之訓疑當作嗤

狄仁傑傳

狄仁傑傳云如得上方斬馬劍

今案前漢朱雲劇勃傳百官表上方字皆作尚方然則為上

字者悞矣

唐書尉繚

下四十一

女奴臣傳贊上官儀贊

女奴臣傳贊三宰嘯凶北奪辰上官儀贊牝味鳴辰

今案此蓋取書牧誓之語其字皆當作晨

李嶠傳

李嶠傳云今百姓受窶

今案集韻受字注云被表切說文物落上下相付也通作受

受又同部殍注云餓死曰殍或作殍受孳然則受窶之字

當作殍受受則可若作受則本訓不同於義未允也

何皇后傳

昭宗何皇后傳云帝奔播旣屢威柄盡喪左右皆捍逆庸奴

今案捍字疑當作悍

竇建德傳

竇建德傳云使人如灌津祠充墓

今案史記及前漢竇后傳地理志皆作觀顏師古曰觀津清

河之縣也舊書亦作觀蓋唐初嘗於其地置觀州在地理志景州境內然則未嘗有作灌字者獨新書如是蓋悞也

王義方傳

王義方傳云光武失之逢萌

今案人姓逢字當作彖今從彖非也又案後漢紀傳皆作龐萌蓋逢龐得姓本殊為字亦異不可混同今改龐為逢非也

貞半千傳

貞半千傳安祿山史思明贊

安祿山史思明贊云張杜權論至今多稱誦之

今案半千之意欲與天下英才校其所長則權字疑當作角或作确張杜權論字當作確

鄭善果傳

鄭善果傳云從幸江都從字文化及至遼城

今案本紀武德二年閏二月辛丑竇建德殺字文化及于聊

唐書糾謬

下四十一

城又淮安王神通傳云進擊字文化及于魏化及敗走聊城神通追北賊願降神通不受竇建德拔聊城勢遂張竇建德傳云建德引兵討化及連戰破之化及保聊城乃四面乘城拔之然則化及之敗在聊城而善果傳以為遼則非也

吐火羅傳

吐火羅傳云有稻麥粟豆

今案麥字當作麥

不經字

張建封傳

張建封傳地迫于寇常困蹙索不支

今案字書無蹙字疑當作蹙集韻蹙迫也

蘇源明傳

蘇源明傳云市井餒餒

今案字書無餒字此蓋殍殍表切餓死曰殍殍又作殍字誤為此爾

安金藏傳

安金藏傳去桑杜絀之

今案杜字字書所未見疑當作黻

田緒傳并目錄

田緒傳賈耽目錄賈耽

今案耽當從耳今皆從身非也

吳元濟并李日知傳

吳元濟傳去以馬惣為留後李日知傳諸子方惣角

今案馬惣字會元以義考之字當作惣且諸紀傳皆作惣字其字俱從手獨此從牛蓋流俗不典之字字書所無也日知

傳亦同

孫思邈傳

導以藥石救以鉞劑

今案字書無鉞字當作砭說文去以石刺病也

唐書劄考

下四十二

盧弘宣傳

盧弘宣傳去下撒費諭

今案字書無費字當作脅

李栖筠傳

李栖筠全傳栖字皆從手

今案其字從手不見于經典案集韻則當從木

鄭餘慶傳

鄭餘慶傳去損增儀矩又去准漢舊事

今案矩當作渠准當作準

李翰徐申等傳

李翰傳去析骸以爨

徐申傳去繇蠶

今案說文當作爨此二傳字皆非也

李光弼楊炎等傳

李光弼傳去設么幄城隅
楊炎傳去貌么陋

今案么字皆當作么
岑文本等傳

岑文本隋楊炎傳愍字

今案愍當作愍

韋處厚傳

韋處厚傳去皇子方襁襁

今案說文襁當作緥

吉溫傳

吉溫傳去見溫緥襟時

今案其字當為襁緥今作緥襟非也

五行志

五行志貞觀十三年三月壬寅雲陽石燃

下四十三

今案燃當作然

裴冕傳

裴冕傳去再調渭南尉

今案再當作再

呂諲傳

呂諲傳去志行整飭

今案飭當作飭

訛錯字

南蠻傳

南蠻傳去入自邛峽關圍雅州

今案雅州止有邛峽關峽乃峽字之悞也

史憲誠傳

史憲誠傳去丌志紹

今案其傳作志沼及文宗紀亦沼然則作紹者誤也

王勃傳

王勃傳云客劍南嘗登葛嶺山曠望慨然
今案地理志彭州九隴縣有葛嶺山作嶺者誤也

韓滉傳

韓滉傳云為元佐辦裝

今案方述劉玄佐事復云元佐蓋玄誤為元也

太宗紀

太宗紀貞觀二十二年九月眉眉叩雅

今案當作邛字印字悞也

武德二年劉武周據并州宋金剛陷滄州

今案劉武周獨孤懷恩尉遲敬德傳乃滄州作滄者悞滄

案地理志本絳州翼城縣武德元年置四年廢時劉武周方作亂河東絳滄正其境也若滄州則太遠矣

僕固懷恩傳

僕固懷恩傳云諸節度皆以兵會次黃水

唐書糾謬

下四十四

今案代宗紀及史朝義傳乃橫水作黃者悞也

李懷仙傳

李懷仙傳云故懷先與田承嗣薛嵩

今案先字悞當作仙

代宗紀

代宗紀廣德元年永泰元年書戰于盩厔又云盩厔稽變生渾奴
刺寇盩厔

今案其字皆悞當作盩厔

侯君集傳

侯君集傳云為積石道行軍摠管

今案太宗紀貞觀八年十二月君集為積石道行軍摠管

宰相表亦同然則積字悞當為積也

陳京傳

陳京傳云天子尚允豫未剛定

今案九字必悞合是九字如馬璘傳諸將允疑張文權傳允
豫少決李抱真傳內允豫皆與此同意也

昭宗紀贊

昭宗贊云昭宗爲人明雋乃

今案雋乃字悞當作雋

王播傳

王播字明敷

今案當作敷

韋挺傳

韋挺傳云蓋牟城

今案牟當從牛今從干誤也

魏徵陸贄等傳

魏徵傳云龍逢比干也

今案逢當作逢

唐書糾謬

魏徵傳云蕭然耗矣陸贄傳全卷皆作耗

今案耗當作耗

姜撫傳

方技姜撫傳云旱藕杜蒙也

今案本草藥中無杜蒙疑是牡蒙牡蒙紫參也見嘉祐

本草第七卷沙參注中

劉氏宰相世系表

宰相世系表劉氏注云尉氏房有仁軌琢

今案尉氏劉氏在唐無名琢者爲宰相止有琢相宣宗琢字

乃琢之悞也

元稹傳

元稹傳豈暇陳治安議教化

今案暇字合從日今從目誤也

王緯傳

王緯傳云浙西觀察使

今案浙乃浙字也

李紳傳

李紳傳末云屢為怨仇所報却

今案此報字當作根其字從手今從木悞也

百官志

百官志大理獄丞所掌職事內云家人入待

今案此乃侍字之悞也

李德裕傳

李德裕傳舊制歲抄運內粟

今案此抄字合從禾

李磻傳

李磻傳云反摘磻奏

今案當作返摘

唐書糾謬

李錡傳

李錡傳云天下權酒漕運

今案擢當作推

劉崇望等傳

劉崇望傳即河中鏤諭

鏤宙傳鏤諭之

今案皆當作鏤

王凝傳

王凝傳云州有冶賦羨銀常摧直以優吏奉

今案摧字恐是推之誤

侯希逸傳

侯希逸傳云人苦之

今案苦乃苦字之誤

柳宗元傳

柳宗元傳貞符內云後之祗淫囂昏好怪之徒

今案此囂字疑是囂字

又云琢斲屠剔膏沐節離之禍不作

今案此琢字疑是掬字

盧懷慎及吐蕃等傳

盧懷慎傳疆場有警言

吐蕃傳疆場不定又疆場不明

今案此皆合作場

李晟贊

李晟傳贊云捉孤軍抗群賊身佩安危而氣不少衰

今案郭子儀傳贊曰子儀自朔方提孤軍轉戰逐北詎不還顧又五王贊曰五王提衛兵誅嬖臣中興唐室蓋提之為言總勒統御之謂若乃命之為捉於文殊為不典今李晟贊所謂捉孤軍者即提字之悞歟

唐書別記

四十七

韓愈傳

韓愈傳所要光決於心

今案乃是先決於心

又贊云無抵悟聖人者

今案當作抵

又云以苟況楊雄為未淳

今案當作醇

劉武周傳

劉武周傳云破之於美食川

今案獨孤懷恩及秦瓊傳皆為美良川蓋良悞為食也

蘇定方傳

蘇定方傳云縛賀魯以還又云遂面縛降

今案其字皆當作縛

新唐書糾謬卷第二十

唐書糾謬

進新唐書糾謬表

臣縝言準

尚書省劄子節文資政殿學士太中大夫守吏部尚書兼侍讀胡宗愈奏昨蒙

恩命侍讀邇英竊慮將來當次讀唐書按新唐書乃歐陽脩宋祁據舊史所撰脩與祁皆當世名儒所撰唐書亦雜採諸家異說脩撰帝紀表志而祁爲列傳各據所聞商略不同故其所書事迹詳略先後不免或有差誤竊見左朝散郎前知蜀州吳縝撰成新唐書正謬分二十門是正差誤伏望

聖慈指揮下本官令繕寫進呈取進止三省同奉

聖旨許脩寫投進者唐家新史久模印以頒行蜀地鯁生忽著書而竊議邇臣建請

眷旨俯從祇奉

唐書糾謬

下四十九

詔文伏深兢惕臣縝誠惶誠懼頓首臣竊惟唐室最近

聖朝著紀者將三百年傳世者凡二十帝其國家興衰之迹及君臣治亂之端賢人君子功名德業之成規元惡大女效禍敗破亡之明鑑簡編叢夥駁混淆訖于末年未有完史暨五季天福之際有大臣趙瑩之徒綴緝舊聞次序實錄草創卷帙粗興規摹僅能終篇聊可備數斯蓋時異光華之且人非宏傑之才辭采不足以發揮幽潛書法不足以儗動觀聽紀述取舍乖戾舛差我

仁宗皇帝所以臨文咨嗟

當宁感嘆思成書於

盛際冀垂憲於永年



申命名儒博招時彥訪朝紳之撰述發策府之祕藏無使逸遺悉歸采掇討論潤色積十有七年刪削增多成二百餘卷然而篇第浩博事條猥并刊脩之官既分編集之負不一好尚各異責任靡專記事止於筆端定論出於言下曾不參考了無適從善惡多